

工党的展望

[英] C.R. 艾德礼 著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工党的展望

[英] C. R. 艾德礼著
吴德芬 赵鸣岐合译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1961年·北京

O. R. Attlee
**THE LABOUR PARTY
IN PERSPECTIVE**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7

內 部 讀 物

工 党 的 展 望

(英) C. R. 艾德礼著

吳德芬 赵鳴岐合譯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人民大学印刷厂印装

统一书号:3917·44

1961年7月初版 开本850×1168^{1/32}
196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46千字
印张5^{9/16} 印数1—2,500册
定价(9)0.8元

序 言

早在1916年，列宁就已经指出：“‘资产阶级工人党’这种政治现象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已经形成了，不同这些政党（或集团、派别等等，反正都是一回事）展开坚决无情的全面斗争，就根本谈不上反对帝国主义，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① 列宁还指出“资产阶级工人党”（这原是恩格斯给当时的英国工人政党所加的称号，列宁沿用了它）及一切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其他机会主义派别或政党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暂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以帝国主义为其广阔社会基础的长期的国际现象。列宁把同这些派别或政党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提到首要地位，看作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开展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前提。列宁的这些教导，对于我们今天争取持久和平、支援民族解放、支持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仍然具有鲜明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在一切“资产阶级工人党”中，英国的工党是牌子既老，影响也大，又是最狡猾的一个。所以对于英国工党的叛卖性质及其一贯的欺骗言行加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更是十分必要。

英国工党于1900年以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名义创立，1906年定名工党。它以英国职工会成员为其基本党员，另外包括一些地方组织、各种社会主义团体（如费边社、社会主义协会等）和一些个人党员（工党现有党员六百余万人）。工党的诞生正值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工人党”，是

^①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7页。

英国壟断資本忠誠馴服的奴僕。在工党的成員中必須特別提一提的，是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已建立的改良主义团体費边社。这是由英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組成的謀士团。这帮人被英国壟断資本用大学教职、“学术”地位和高官厚祿豢养着，在优裕安适的生活中，远远脱离工人群众，专门宣傳小市民的空想和資產階級自由主义、坚决反对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散布了广泛的恶劣影响。恩格斯很鄙視这帮人，把他們看作一帮想腐化工人、想以反革命思想影响工人的資產階級恶棍。列宁认为这批人的观点和行动是“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的”。^① 工党与費边社的关系酷似狼与狽的关系：工党以費边社的“理論”为其政策基础；費边社則賴工党来推行它的主張。在理論和实践上沆瀣一气。

費边社和工党所鼓吹和执行的改良主义在英国之所以有着久远的傳統，是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英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紀中叶到八十年代之間，当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还处在資產階級革命时期，英国已經取得了“世界車間”（或世界工場）的地位，英国的資產階級已經是世界市場上的壟断者。继而英国竭力向外擴張，掠奪了大于本土一百五十倍之多的殖民地，成为全世界的剝削者。这种长期的壟断者和剝削者的地位，給英国資產階級带来了巨額的利潤，使得狡黠的英国資產階級有可能、而且乐于拿出一点錢来收买英国工人組織的上层人物，使之成为工人貴族阶层。对于一般主人群众，資產階級則通过举办某些点滴的社会改良和社会福利事业来进行籠絡和迷惑。这里需要說明的是，我們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一切社会改良，我們一向支持工人群众为提高生活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問題是，工人階級

^① 《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論》，《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7頁。

除了为着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外，同时必须坚持运动的未来，即坚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改良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则是只要眼前利益，只要经济利益，不要政治斗争，更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英国工党所实行的社会改良，就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抵制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麻醉剂。对于这种以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为局限的社会改良，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在上述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英国的工人阶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建立起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恩格斯在 1881 年和 1882 年先后说过：“在差不多二十五年之中，英国工人阶级一向可算是甘心作了大自由党的尾巴。”^①“这里并没有什么工人政党，只有一些保守派的和自由派的激进党人，而工人也就安然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②直到 1920 年，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才告成立。这个党一经成立之后，就一直在同英国的改良主义传统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事实证明，不管英国资产阶级如何阴险狡猾，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方向终究是不可阻挡的。

由于英国改良主义思想具有悠久的传统，工党在英国又曾几度执政，它的根基是相当顽固的。它在一些觉悟不够的英国工人群众中，至今仍然具有深厚的影响；在国际右翼社会党之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行动上，英国工党都还是个领头的，有相当的号召力量；在某些民族独立国家中，它的变种——民族改良主义也还颇

① 恩格斯：《工人的政党》，原载 1881 年 7 月 28 日英国伦敦《工人战旗》报，见《英国工人运动》，工人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44 页。

② 恩格斯 1882 年 9 月 12 日致考茨基的信。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 23 卷）一文。

为活跃。所有这些，都说明彻底批判英国工党的改良主义，乃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这个斗争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艾德礼(生于1883年)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1935年)和《工党的展望》(1937年初版,1949年曾作修订,此译本系据初版)两书,就是这位英国工党右翼领导人宣扬改良主义、鼓吹工党政策的代表作,对于我们揭露、批判英国工党,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反面教材。这两本书都是在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遭遇到特大经济危机冲击之后写的,当时英国广大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有极为强烈的愤懑情绪,可是这时的英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广大无产者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处于彷徨困惑的境地之中。而艾德礼本人此时已爬进英国议会,充当下院中工党的领袖,他利用这个时机和他的政治地位,大肆贩卖改良主义,目的就在于转移人民群众的斗争目标,并为英国工党猎取政权、直接报效壟断资本放出钓饵。看一看这两本书,就会更加清楚艾德礼的用心所在。

这两本书的内容大体上是一致的。主要是如下两点:一是大力宣传工党的纲领和各项政策,以及准备采取的若干具体措施。艾德礼在这里说尽了甜言蜜语,开的尽是空头支票;二是彻头彻尾的反苏反共的调调,对马克思主义极尽污蔑、歪曲之能事,而重点则放在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上,力竭声嘶地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宪制改革和平演进;毒骂共产主义为“极权制度”,恶毒地把苏联的苏维埃政权同法西斯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这两本书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工党的展望》中用很大篇幅叙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在他叙述的这段史实中,处处贯穿着改良主义观点;而《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则是从分析当时世界

局势說起的，他竟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的独裁統治来向英国人民进行政治訛詐和恫吓，从而兜售工党的改良主义。

由于这两本书是猎取政权的釣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又确曾把政权騙到了手(而且执政达六年之久)，艾德礼本人又恰恰担任了这一期間工党政府的首相，所以，倘若把艾德礼在这两本书中許下的諾言同他和他的政府的实际“政績”(1945—1951年期間的作为)对比一下，将大大有助于揭露工党和艾德礼本人的伪善面目。

可揭露的实在太多，这里只能举其犖犖大者說一說。

工党吹嘘的所謂“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范圍內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神話)的一張王牌就是“国有化”政策，而艾德礼在这两本书中特別着力宣揚的是煤矿业的“国有化”。我們就从这里入手剖析一下“国有化”政策的实质。

艾德礼一再強調煤矿业对于国計民生的重要性和煤矿业應該实行“国有化”的必要性。他說“煤是我們发展工业的基础。它是我們全国人民最大的財產之一。”^① 又說“……我认为煤矿业是社会的供应一定的必需的基活动，是許多必須加以改变的事业中的第一个。”^② 不仅如此，他还装出一副悲天憫人的口吻說：“由于煤的开采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以及用煤的各种工业之間缺乏协作，因而矿工們——他們是工业金字塔的真正基础——在工資和工作条件方面处于极恶劣的境地，这是一个悲剧。”^③ 而他认为摆脱目前混乱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以統一的国家所有制和經營来代替它。

工党政府一共实施了七个国有化法案，包括煤矿、国内运输、电力、海外航空、煤气、电报和英格兰銀行等各企业。其中銀行和

① 见本书第100頁。

② 同上书，第71頁。

③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88頁。

铁路事实上早已是国营企业，其余各业大都是设备陈旧或生产成本高和无利可图的、私人资本家不愿经营的企业。尤其是煤矿业，由于设备陈旧、采掘方法落后，长期减产，矿主不愿投资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革，是一个难以维持下去的烂摊子。工党政府应英国工业家联合会的请求接受了这个烂摊子。于是在“国有化”的美名下大大造福于一小撮煤矿业巨头。工党政府付给这批矿主以超过其原股价额三、四倍之多的所谓“补偿费”，而且此后不论经营盈亏，都要给他们高额的利润债券。使他们在得到四亿英镑的“补偿费”之外，每年还要取得一千二百万英镑的债券利息。除此之外，经过工党政府的任命，原业主依然保持了他们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地位。这样一来，英国的七十万矿工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却必须用终年的辛勤劳动来保证国家每年支付这些矿主以巨额的利息。

这就是煤矿业“国有化”的真相，它是一个绝大的骗局。举一反三，其他各业的“国有化”也就无须详述了。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国有化”，就是作为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国家”同高度发展、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结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结合反映出资产阶级固然对于日益增长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无力驾驭，但又不得不尽力在资本主义关系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把这种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加以控制。于是，当资产阶级国家把生产力愈多地攫取到自己手中时，它就愈多地把这种国家变为总合的资本家，而它所剥削的人数也就愈多。资本主义关系不但没有因此而消灭，反而由此达到了顶点。工党的“国有化”措施也正是如此，它丝毫没有触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仅仅是改变了剥削的形式——由私人股票变成国家债券。资本家不仅没有损失，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劳动人民不仅没有得到好处，而且深受其害。

再看看工党和艾德礼在国际问题、外交政策以及对待殖民地

的态度等等方面的“言”和“行”。

艾德礼說：“对工党来說，帝国主义当然是被咒詛的东西。工党不主張一个民族剝削另一个民族，正如不主張人剝削人一样。”^①他在闡述工党的外交政策时，把工党的外交政策概括为“对世界和平的忠誠”，并且說：“这种忠誠包括坚持仲裁的責任——坚持我国政府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一切与它有关的糾紛；贊助制裁的責任——支持集体的行动；以及反对战争的責任——拒絕支持我們自己的政府，如果它是侵略者或者抗拒仲裁并且卷入了战争。”^②又說：“工党因此贊成取消一切軍备……”，“如果工党重掌政权，它将設法领导世界走向和平、裁軍和繁荣，从而为英国获得对世界有最大貢獻的光荣”；还說：“工党不接受这样的假定，即在国家之中應該有特权国家，而某些国家具有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权利。”^③

听起来，艾德礼和他的工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国主义和战争，拥护世界和平和裁减軍备的。何等冠冕堂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个时期，美帝国主义以欧洲为其侵略活动的中心地区。美帝国主义用馬歇尔計劃、北大西洋公約、舒曼計劃等等将西欧各国縛在美国的战車上，并复活西德的“国防軍”作为侵略軍的骨干。而在美帝国主义这一系列的侵略活动中，英国工党政府是亦步亦趋地紧紧追随，为美国的战争政策作了特殊的效劳的。

为了扩大欺騙宣傳、統一步調、糾集右翼社会党人的“国际”力量，更好地为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服务，英国工党以国际右翼社会党的头目身份，于1951年7月在西德法兰克福召集了各国右翼

①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48頁。

② 见本书第115頁。

③ 见本书第45-48頁。

社会党大会，成立所謂“社会党国际”。操纵这次會議的英国工党总書記菲利浦斯曾大声疾呼，要求加速扩軍，号召“社会主义者”应该以贊助扩軍的必需支出为自己的責任。在成立“欧洲軍”，建立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推行舒曼計劃等問題上，英国工党是最积极的响应者和执行者。工党政府不仅接受美“援”，而且允許美国空軍駐扎英国本土，把自己的国土献給美帝国主义作空軍基地。工党的一些領導人物更无耻地謳歌美“援”和馬歇尔計劃，竟說那是什么“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实践”；頌揚帝国主义战争是什么“有創造性”的行动。大家还記得，在美国发动侵略朝鮮战争的前夕，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貝文曾奴顏婢膝地敦促美国抓紧时机及早动手；而在美国果真发动了那次战争后，工党政府是全力帮凶的。

艾德礼在本书第 149 頁中表示：“工党一直坚决反对这个政府（指英国政府）的重整軍备政策”，但是当他做了工党政府的首相之后，这个艾德礼却杀气騰騰，于 1951 年 1 月提出龐大的軍事預算，并且宣布“英国可望在今后一年內組成二十二个装备齐全的步兵师。从現在起，将于六個月內九十万人装备完竣，可以随时参加战斗”。^①艾德礼又在 1951 年 2 月对苏联进行了最恶毒的誹謗，顛倒是非，硬把苏联的和平政策說成是侵略政策。这些就是工党和艾德礼在国际、外交和裁軍問題上的真实嘴臉。

在殖民地問題上，艾德礼虽然也假仁假义地說过什么“工党的意图是要彻底抛掉視为英国資本家独占的剝削領域的殖民地帝国的观念”，“工党将永远坚持把最充分的选举权交給土人”，“工党政策的目标，将准备使土人去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务并达成自治”^②等等。但是他在执政以后，于 1948 年 1 月，在議會中发出了赤裸裸的殖民掠夺的叫囂：“西欧是不能作为一个經濟单位而独自存在

① 黄葆楨：《右翼社会党》，世界知識社 1956 年版，第 139 頁。

② 均見本书第 133—134 頁。

的，因而有与非洲及其他海外領土更广泛地結合起来的願望”。事实上工党政府是用加紧掠夺殖民地来維持英国的资本主义經濟的。尽管他們巧立名目，把掠夺殖民地的各种方式渲染成什么“殖民地的开发和福利”、“帮助落后地区的人民”、“击败饥饿和貧穷的世界計劃”等等，事实終于是，連英国殖民地开发公司的刘易士教授都不得不承认的：“英国口口声声說什么开发殖民地，但其实恰恰相反，倒是非洲和馬来亚的农民們向英国輸送資本”。在对待殖民地方面，工党并不比保守党仁慈些，而是同样地凶殘与貪婪。纵使工党政府曾在国际民族独立运动高漲的形势逼迫下，不得不答应某些殖民地以名义上的独立，但事实上工党政府一天也沒有放松对于这些地区的实质上的殖民地剝削。

关于英国国内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福利，艾德礼及其政府的所作所为同他們所曾經許諾的就相去更远了。

在本书第24頁中，艾德礼把“一般的促进人民在政治、社会和經濟方面的解放，特别是直接依靠体力或脑力劳动謀生的人們”的解放，作为工党政綱的目标之一。他还說：“当工党再度执政时，它建議不仅制定計劃，而且要履行它的計劃，并不忽視在現行制度下遭受苦难的人們的迫切要求”^①，“……工党的政府不仅要把为少数人賺取利潤的工业轉变成成为大多数服务的工业，而且要用征稅方法来降低較富裕的階級的购买力，并且通过增加工資和建立社会事业，来扩大群众的购买力。”^②对于农民，艾德礼說：“……农村的劳动者将得到安全、地位和耕耘土地的机会……土地本身……将成为国家的巨大資產而加以利用，为整个社会生产財富。”^③关于解决失业問題，艾德礼說：“工党坚决彻底消

①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26頁。

② 同上书，第21頁。

③ 同上书，第81頁。

除千百万人由于失业和丧失生計的恐惧而感受的不安状态”^①，“……工党政府将会立即实行一个偉大的建設計劃。……将直接使許多人就业，并且間接地使那些因貧困而現在还不是有效的消費者增加对商品的需要，从而把一大部分現在沒有工作的人吸收到工业中去。”^②艾德礼还痛斥貧民窟，說它損伤了英国人民的体质，說它是社会生产以私人营利为动机的恶果，并发下宏願，說“工党建議每年至少修建二十五万幢工人租得起的房屋，作为它的經濟計劃的一部分。英国的貧民窟必須消灭，这些貧民窟是从英国是世界工場(或車間)而工人是生产商品的一个因素的时代起就遺留下的。”^③另外还說工党政府要加强对工人的保护，要延长儿童的在学年限，要增加养老金，使幼有所教，老有所养，要兴办大宗的社会福利事业，要保證人民得到合理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坚决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

好話可謂已經說尽。实际情况如何呢？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党政府一贯追随美帝国主义实行扩軍备战政策，备战的龐大負担落在劳动人民身上，造成劳动人民的进一步貧困化，而一小撮壟断資本家則从中大发橫財。1948年英国一小撮資本家的利潤高达二十九亿二千二百万鎊，相当于英国全体工人全年工資的百分之八十。工党政府冻结工資而提高物价。零售物价自1947年6月到1949年9月上漲了百分之十二，其中以衣食兩項上漲最巨。不仅如此，工党政府还增加捐稅、削減粮食配給額、削減社会福利費和房屋建筑費。不言而喻，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上升了，而是急剧地下降了。甚至连約克郡大主教哈尔貝特也不得不叹息：“由于工党政府政策的結果，住在

① 见本书第105頁。

② 见《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志和道路》，商务印书館1961年版，第36頁。

③ 同上书，第40頁。

貧民窟的人数不是减少而是逐年增加了，生活状况也变得更加恶劣了”。这就是艾德礼对“坚决消灭貧民窟”的宏願的实践。

工党挂工人阶级政党之名，而行反工人阶级之实。工党政府不仅沒有解决失业問題，而且由于扩大軍事生产，縮减民用工业，使数以万計的工人陷于失业，当然就更談不到什么增加工資和加强劳动保护了。工党政府更千方百计压低、冻结工人工資，破坏工人运动。他們借口某些企业是所謂“国有化”的而剝夺了这些企业中工人的罢工权利；他們利用工会官僚控制职工大会，阻止工人的斗争，制止工人群众同共产党接近，驅使工人群众支持統治集团的扩軍备战政策。艾德礼于 1948 年 2 月发表旨在冻结工人工資的“个人收入、支出和物价的声明”的白皮书，工人群众对此极为不滿，提出反对冻结工資的議案，而职工大会的领导机构却强迫工人群众接受这一白皮书，并横蛮地宣布凡工人未經工会领导人准許不得参加罢工，否則就将被剝夺一切工会权利。工党政府更曾以“第 1305 号命令”公然規定非經政府同意的罢工为非法行为，違者須受刑事处分。工党政府也曾經直接使用警察镇压过罢工运动。凡此种种，难道能說这个工党政府的作法同保守党有什么区别嗎？

綜上所述，工党和艾德礼在沒有执政之前，竭力用花言巧語进行欺騙，而在执政之后，則极尽倒行逆施之能事，以實現他們为壟断資本效忠的真正意图。

但是尽管英国工党的右翼头目极力反对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們却口口声声說他們所要走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欺人之談是所有新老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的共同伎俩。工党領袖和費边派分子就一向致力鼓吹用和平的宪制改革从資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工党过去的領袖之一兰姆賽·麦克唐納的一个臭名昭彰的謬見是說資本主义会“不知不觉地滑入社会主义”；費边派分子声称他們的任务就

是用“社会主义去浸透资本主义”；艾德礼则以英国人的保守的民族气质和资产阶级的妥协传统来强调和平渐进是英国的必由之路。如此等等。其实，工党的“社会主义”本是资本主义的别称，当然用不着经过什么暴力革命，就可以“不知不觉地滑”进去；至于“浸透”，那就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浸透”资本主义，而是这帮人的资本主义在浸透着英国的工人运动。

工党右翼头目更捏造国家的中立性、超阶级性，千方百计地抹煞国家的阶级本质，硬说象英国这样的具有强大军事官僚机构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竟是超然于阶级、党派和政治斗争之外的公正的调解人，因而强调这种国家机器是完全可以继承的。工党的“理论家”G. D. H. 柯尔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表示过，如果他们当政，就将全盘继承保守党政府建立起来的一套政权机构。艾德礼在本书中说：“政府制度和行政制度在我国经过几百年已有所发展并且时时适应于新的情况”^①，“不列颠人民有天才来改革旧的制度并使之适应新的目的。”^②于是他断然肯定：“工党决定保存不列颠政府体制的主要结构。”^③事实上当艾德礼接替丘吉尔就任首相时，他的确一无遗漏地把丘吉尔保守党政府的官员全班人马接受了下来（包括首席私人秘书在内），并且还恬不知耻地称赞了一番，说什么英国的文官是绝对真诚可信的。这就再一次暴露工党和保守党原来不过是英国垄断资本的左右手，对于英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来说，艾德礼和丘吉尔确是同样“真诚可信”的。艾德礼之流反复宣扬利用在封建贵族和资本家手中玩弄了几百年的英国议会，说什么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就可以把它从“剥削者的统治工具变成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工具”。大家知道，工党曾几度

① 见本书第92页。

② 见本书第153页。

③ 见本书第93页。

取得議會中的多數，其結果不過是引誘工人階級放棄革命鬥爭，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已。我們認為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打碎剝削者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來作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杠杆；乃是自巴黎公社以來屢經証實了的馬克思主義顛撲不破的真理。對於這個問題的任何一點歪曲和乖離，都是機會主義的行徑。

另一個極端荒誕的觀點是把一切形式的國家行為都算作“社會主義”，把國家所經營和控制的一切事業都叫做“社會主義”。這同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硬要指鹿為馬，把社會主義說成國家資本主義，而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是一樣的騙術。按照英國工黨這套謬論的邏輯，資產階級國家的軍隊、警察、監獄和一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都是“社會主義”成分。其實，關於這種捏造和詭稱，恩格斯早在八十多年前就無情地揭穿過了，他說：“可是近來，自從俾斯麥力倡國有化時起，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偽社會主義，它在有些地方甚至蛻化為一種自願的奴僕行為，直截了當地把生產資料的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式的國有化，都宣布為社會主義。”^①今天的改良主義者之更勝於昔日的偽社會主義者，在於他們已不止於把生產資料的任何一種國有化叫做“社會主義”，而是進而把任何一種形式的國家行為都叫做“社會主義”了。

1951年工黨因它的政策和措施不得人心，在競選中失敗。工黨內部提出重新建立“理論”、改變政策，以爭取再度執政的要求。自此，有一批人埋下頭來“著書立說”^②；工黨又在歷屆年會上陸續通過了一些綱領、政策聲明之類的文件。這就是所謂工黨“新思想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4頁注。

^② 例如C. A. R. 克羅斯蘭編有《新費邊文選》（1953年），著有《社會主義的前途》（1956年）；約翰·斯特拉徹著有《現代資本主義》（1956年）；社會主義協會編有《二十世紀社會主義》（1956年）等等。

家”和“新理論”的由来。难道能指望这批“新思想家”們所“建立”的“新理論”会有实质的改变嗎？事实証明，帝国主义及其辯護士的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們翻来复去，还是一套改良主义的貨色。如果說其中总是变了一些什么的話，那就是这帮人在他們的“新理論”中更露骨地和更多地乞灵于帝国主义的經濟理論凱恩斯主义。

在階級观点和階級斗争观点方面，老牌改良主义者、費边派分子否认階級斗争，宣揚階級調和，但至少还承认客观上确有穷富階級对立的現象存在。現代改良主义者却連階級存在的事实都一概否认了。据他們說，过去也許真的存在过資本家和工人之別，而現在，美国的无产階級已經消失，英国的无产階級正在消失，剩下的只是一些階級殘余人物，一些階級“感”，一种階級对立的历史回忆。归根結底，这帮“新思想家”的說教是为了要說明，資本主义已經改变，社会主义的含义也在改变，馬克思主义已經过时，因而馬克思对于資本主义制度的分析也就完全用不上了。

的确，資本主义是在变，但却不是象現代改良主义者所說的那种变法，而是在进一步地腐烂，进一步向着壟断寡头同国家机器融合一体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变，在向着总崩潰演变。这些現代改良主义者却抓住帝国主义的学术走卒凱恩斯的所謂有計劃有控制的資本主义理論当作救命草，据以宣称人們已經能够按照計劃管理資本主义，使之成为“人民的”資本主义了。据說資本主义已經不再有竞争，不再有壟断，也不再有危机了。据說資本家不再亲自管理企业而把它交給其代理人經理去管理，这就足以証明資本家的生产資料所有权同支配权分离了，所以資本家这个階級也就消失了。据說代之而起的經理階級引起了一个所謂資本主义革命：把資本主义为追求利潤、剝削工人而生产的本性改变成了为增加效率而經營。如此說来，資本家既已不是剝削者，无产階級同他們

也就没有什么矛盾可言，当然就更談不到階級斗争了。所以工党的“新思想家”們和工党发表的綱領文件《工党为你提供的前途》中提出了他們的奋斗目标之一就是要由政府、工会和雇主三方面真誠合作，共同制定《企业行为守則》，要培养工人同資本家之間的“合伙感”。总而言之，在这批現代改良主义者先生們的头脑中，連階級和階級斗争的影子都沒有了。

他們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窜改，比之他們的前輩更是駭人听闻，更是厚顏无耻。他們把“社会主义”变成單純的道德概念，变成組織化观念和合伙关系。“新思想家”之一的約翰·斯特拉彻說：“……我們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道德的，而不是物质的信仰……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合伙精神和服务精神。”^①当前工党右翼領袖盖茨克尔則說他們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自由和公平股份”，就是要消灭“貧困的黑斑，……消灭貧民窟……”等等。至于今天英国的社会性质，据他們說是已变成“既非資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了^② 老改良主义者不管怎样，总算还承认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才有从前者滑入后者之說，現代改良主义者則进而声称两者基本上是一而二，二而一，不过資本主义多一点黑斑；多几个貧民窟和少一些合伙精神而已。据說只要按照凱恩斯的办法，实行經濟膨脹政策，扩大国家投資，增办公共事业，冻结工人工資，加强国家財政控制，就能实现社会主义了。其实問題很明显，凱恩斯的办法不过是更进一步地向工人階級的利益进攻，多为壟断資本捞一把。这只能是飲鴆止渴，一时的强心剂是根本挽救不了病入膏肓的資本主义制度的。当前美国及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証明。帝国主义一天天

^① 轉引自寇因和克卢格曼：《现代改良主义批判》，商务印书館 1950 年版，第 83 頁。

^② 同上书，第 18 頁。

烂下去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就是无情的历史向现代改良主义者所作的回答：

现代改良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们仇视马克思主义，仇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残羹剩汁的豢养下，唱着同一调调。列宁早就告诉我们：“英国的费边社分子，法国的内閣主义派，德国的伯恩斯坦派，俄国的批评派，都成了一家弟兄，他们彼此称赞，彼此学习，大家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① 现代改良主义者就是费边社理论的鼓吹人，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伯恩斯坦派的后裔，所以他们称兄道弟，互相标榜，一起在搞反马克思主义的勾当。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支援民族解放斗争，支持争取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现代改良主义和一切机会主义，彻底清除它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影响，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孙静淑

1961年6月

^①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8页注。

目 次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顧	17
第三章	工会与合作运动	34
第四章	組織	46
第五章	工党的策略	61
第六章	社会主义目标	74
第七章	簡短的計劃	91
第八章	外交政策	109
第九章	大英联邦和帝国	126
第十章	工党与国防	137
第十一章	展望	151

第一章 导言

大約三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刚从牛津毕业的青年律师的时候，我在东伦敦从事多种多样的社会工作。那个地区人民的情况，由于我接近地观察了他们，引起我研究他们的问题，并重新考虑关于我所属的这个社会阶级的一些臆断。我转变为一个热烈的社会主义信徒。我加入了费边社和独立工党，成为我国工会、全国职工联合会的会员。作为这个运动的一个普通成员，我工作了许多年，参加过支部活动和街头宣传集会工作。我分尝了在一个当时还很落后的地区里从事社会主义工作所容易遇到的希望和失望。

战后，我当过市长、市参议会議員和貧民救济委員，有了充分的市政工作經驗。后来，我被选入国会。环境促使我在这个运动中占据一个高級負責的地位。这些年来，我从未动摇过我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我从未丧失过我早先的热情。我从不怀疑，无论工党可能有何过失或缺点，它是这个国家获得社会新秩序的唯一有效工具。

我曾眼看着党成长起来，直到拥护它的人在全体选民人数中超过了八百万人。我曾见到这个在独立的工人阶级代表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三十个工党議員的小集团，转变为在下議院中占有近三百个男女議員的工党，其中各个人的社会背景很不相同，但是他们团结一致地拥护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已经成为这个运动的公认的目标。

所有这些年間，无时无刻沒有基层黨員的責詢和分裂运动的建議。对执政工党的政策和成就，从来就不缺少坦率的批評。我曾看見好多叛党的領袖陸續出現，可是用一句頗有意义的話來說，

我往往看見他們後悔莫及地埋怨他們自己。我自己也时常参加这些批評与責詢，并且不滿意于一些已經作出的決定，雖然我已經接受了它們。但是，不顧右派的叫囂和左派的譴責，黨沿着自己的道路繼續前進，在人數上和影響上穩步地發展起來。即使有些著名的領袖在緊急關頭叛離了黨，也至多只能在人數上阻礙黨的進展，黨在這時反而加強并純潔了它的信心和目的。

今天對工黨的批評和任何時候一樣的多，特別是來自這樣一些人的批評，他們的熱烈願望顯出當前執行的政策和行動好象太慢了。能產生這樣的情況，我覺得很高興。自我批評永遠是一件健康的事情，只要它不致于麻痺人們的意志。我不願意看到工黨和存在在社團國家^①內的那些黨團同一類型。那些地方嚴格地服從和效忠於一個領袖，窒息了自由思想，也毀滅了個人的創造性。在左翼政黨內，應該常有表示不同意見與不同着重點的余地。如果黨要吸取新生一代以更新自己，就必然會有不同的意見，而這些不同的意見是由于青年人在成長過程中所處的環境不同而產生的。

另一方面也有一種危險，就是一個黨也許會過於關心它自身的健康，以致成為政治上的懦怯病夫，而不能積極地參加事務。它可能過多地討論它自己的內部情況，以致凡是它所接觸的人都討厭它。

新生的一代正在這個國家成長起來，他們不大知道工黨開創時的種種情況。在他們看來，始終就有着一個工黨。在政治舞台上，它是一付熟識的面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爭論，固然是當前人人都知道的最主要的問題，可是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的舊時分歧，固然對他們的父母說來仍是記憶猶新的，在年輕人看來

^① 社團國家又稱職業團體國家，是把全國最高權力集中在一個各業勞資聯合會，或把各業勞資聯合會做基礎的國家，如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意大利。——譯者

这段历史却无异于輝格党^①与托利党^②之間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已經在社会主义者的家庭中养育出来了。在他們看来，社会主义是正統信仰。他們很难体会我們比較年老的人的感情：对于我們，工党作为一个偉大的政治力量而出現，仍然好似一个奇迹，并且在我們看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仍然带有向維持现状派的密集队伍从事决死进攻的性質。他們亲眼看見社会主义俄国的偉大經驗。他們看見一个社会正在确实施行二十年前他們的長輩只能作为一个遙远的梦境而憧憬着的社会主义經濟制度。

在这比較年青的一代与这一运动的老将之間，横亘着一条世界大战的鴻沟。战前若干年的許多假定已經消逝了。回忆它們，很費气力。所以在許多方面，有了一种新的眼光，这种眼光不仅影响了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也影响了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在1907年下議院的多數議員看来，今天一个多才的青年保守黨員的普通設想，似乎是粗野地褻瀆神明，而他討論資本主义制度的見解，也似乎是絕對地大逆不道。

因此，比較年老的一代与比較年青的一代有着不能达成諒解的危險。时常有一些老年人保持了青春，容易同情新时代的精神。也常有一些青年人能够尊重他們的长者的思想态度。但是，就我們多數人來說，無論做到哪一方面都意味着一种不断的認真的努力。所以，一个既不是老年的开拓者，也不是青年的后进者，而是这一代在大战浩劫中的幸存者，如能瞻前顧后，試图看出远景中的工党，或許是一件有益的事。或者这个任务由一个能够靜坐凝思，从一个超然而悠閑的地位来观察过去、現在和将来的人担任，比較

① 輝格党成立于17世紀70年代末，代表商业和銀行資產階級上层分子的利益。曾和托利党論流执政。19世紀末与其他政党合并为自由党。——譯者

② 托利党是成立于17世紀70年代末，代表地主貴族和英国教会高級僧侶的利益。曾和輝格党輪流执政。19世紀中叶改組为保守党。——譯者

由一个被日常紧急问题困恼着的大政党领袖来做好得多。另一方面，密切接触日常现实、经常交接党内积极分子，也许可以供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远景。它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已经完成了任务的人不致过多地沉湎在回忆中和过度地美化过去。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对未来作不着边际的想象，而实际上，将来要达到的目标固然是清楚地宣布了，但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和道路上的障碍，则只是模糊地指出了一点端倪。

因此，这才是我写本书的意图，首先，我要说明，工党从它的历史背景上看，是一种为推进社会主义而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表现。我要说明，工党是英国方式方法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和英国人政治本能的产物。我要检查它的各种特征，说明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并且要反驳或者赞同对它发表过的批判。最后，我要依照目前情况考虑它的将来。在这本书中，我必然会表示我自己的意见。我不是在对工党公布的政策作任何解释，虽然我想我所写的是符合这个政策的。我相信，在这个运动中人们同意的程度要比他们经常体会到的广泛些。或许每个党员会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一些不同意的看法。在他看来，我会不恰当地强调政策的某一面，而不够充分地着重另一面。这是很自然的。我是作为一个个人从事写作，而这个展望也是我自己的。然而我的愿望是尽量能够提出党的一个普通成员的意见。在我参加这个运动的这些年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党的力量并非依靠个人的辉煌灿烂，而是要依靠一般党员的品质。使我对前途满怀希望的，是那些在祖国各地日常忙于党务的男男女女的自我牺牲精神、理想主义和个人品格。在一个伟大运动的进展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理论学说，而是倡导这些理论学说的人的言行。

对于工党，可以从两方面——作为一个伟大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和作为一个英国政党——来加以研究。

我們縱觀历史，就能够透过表面上的差异，識別各种偉大的运动，这些运动影响着所有生活在同一普通文化水平和受同一經濟势力活动所支配的各国人民。这些运动在个别国家中，按照当地的历史和流行的情势，以及各国居民所具有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习性，各有不同的表現。一个偉大的运动犹如一股浪潮。这股浪潮会或先或后地泛濫各地。它会坚定地、悄悄地漫流到低洼的沙滩，但也会汹涌起伏，万馬奔騰地冲击着別处的岩壁。它可以被逆風阻擋或被橫流冲偏，但它还是这同一股浪潮。它正在流冲着的海岸，已經受到了过去力量的影响。

如是，在十九世紀期間，有一个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偉大运动。在英国，大体說来它是平靜的，并且表象着旧束縛的扫除和中产階級权力的增长。在法国，革命的爆发标志着它的过程。在俄国，它被迫轉入地下，从革命党人的恐怖行动中表現出来。它有种种差別很大的表示，但基本上还是同样的精神。

在背后支持这种解放思想的，是一个反抗地主权力的工业制度的經濟势力。当时有許多互相冲突着的橫流。在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利益与另一民族所施的压迫相符合的地方，自由主义就和民族主义結合起来。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階級同某种特殊形式的宗教联盟的地方，斗争就在宗派的基础上进行。从个别国家的观点来看，斗争似乎是屬於地方性的，但是我們現在回顧过去，就能識別这个統一性就是那种多种多样形态的基础。

自由主义——或者毋宁称为自由資本主义——是十九世紀最占优势的力量。它在各国各种不同的表現。它的方式方法适应着每个国家的环境和民族特性。它的信徒們常常拒絕和那些采用他們所不贊成的方式方法的人发生精神上的血緣关系。外国革命党的过激行动激怒了躊躇自滿的英国自由党人。他們很少團結一致地去攻击共同的敌人。

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最主要的问题。工党是一个世界性的运动在英国的表现。在世界的各个国家中，凡是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达了的地方，必然会发现某种形式的暴动，这些暴动的发生，是由于人们不堪忍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假定。任何地方的经济制度发展到了如此状态，即生产工具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而工人们除开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或者一无所有的时候，那里就会出现社会主义运动。各个国家的暴动形式不会相同。社会革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型式。

社会主义不是某一个人的发明。它基本上是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产物。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罪恶，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不同的深度，但是一旦洞悉了这个灾难的根源，有思想的男男女女就会看出同样的补救方法。这个根源是生活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补救的方法便是公共所有制。社会主义的要义，已经很好的由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予以说明：

“社会主义意味着土地和资本的共有制，连同—个民主形式的政府。它意味着为使用而不为利润的生产，以及产品的这种分配方式或者平均地分配给所有的人；或者也至少是的确结合公共利益加以不平均的分配。它意味着废除一切不劳而获的财富和对工人们谋生手段的一切私人控制。它必须是国际的，才会充分地得到实现。”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采用的方法将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形势。

没有政治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地方，人们不可避免地会诉之于暴力。自由主义时代的事业还没有实现。个人的与政治的自由，还须在反抗独裁暴政的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去追求。在沒有自由的地方，这个运动将被迫转入地下，如战前的俄国和今天的法西斯国家那样，并且会显示出地下活动的特性。在政府和压迫经常成为

同义語的地方，就会有陷入混乱状态的趋势，如在西班牙。在民族解放还没有完成的地方，社会主义可能有一个时期潜伏在民族主义之下。由教士統治的地方，它可能成为激烈的反僧侶运动。沒有寬容的傳統和沒有民主政治訓練的地方，它可能轉化为极权的和不能容忍的。

然而，在有个人和政治的自由、民主宪法与广泛的公民投票权的地方，就有用宪法方式达成社会主义目的的可能，政治行动也会成为常规手段。

对于这个遍及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考察，将表明它們的形式是怎样以它們的环境为条件。主要的区分取决于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傳統是否存在。許許多多的欧洲国家几乎不知道这个名詞的意义。它們的全部历史是一部推行民主政治的失敗史，因之重陷某种独裁政治的复轍。社会主义运动已經在那些国家沿着“危机”的路綫进行。另一方面，在西欧，那里很早就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运动已經是宪政所許可的，并且稳步地发展起来。在斯堪的納維亚各国，在比利时、荷兰与法国，一些强大的政党已經建立起来，有的已經取得了政权，有的已經参与了政权。它們为工人获得了显著的利益。它們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建立了半社会主义的綠洲。它們減輕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酷程度。由于这些国家比較繁荣，統治阶级已对工人作了一些讓步。

瑞典或許提供了一个在欧洲可以找到的最出色的例証，表明它通过宪法途徑如何成功地发展了社会主义。虽然它还远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財政与工业由国家管制和国家所有，却已經得到广泛的发展了。国家拥有中央銀行、航空公司和占很大比例的铁路系統。它拥有大約一千万英亩森林，并且卓著成效地开发了这些森林。它建立了一个动力站网，并且是这个国家的电力的主要供应者。它拥有国内最大鉄矿的开采权，同一个私营公司联

合开采。它对所有烟草原料的进口、雪茄和卷烟的制造与批发，享有专利权。与这些半国有的工业并存的，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合作运动之一，这个合作运动经营着全国约百分之二十的批发和零售贸易，另外还有很多工厂。

发展合作社与国家所有制的结果，可以在瑞典工人的相对幸福中看出来。瑞典已经领先发展了养老金制度，它还曾担负起到处可以发现的、最好的房屋的设计工作。在这次经济恐慌中，国内发生的失业现象始终没有达到其他国家所达到的比例。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任何流血牺牲、只有最小可能的摩擦的情况下完成的。作为向社会主义目标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阶段来说，这确能称为表现了一个运用宪法方式的出色范例。

然而，去年却产生了我们所曾见到的宪政社会主义最令人兴奋的发展。当然，我指的是新近选举出来的新西兰工党政府的工作。在十二个月内，这个政府已将新西兰由一个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一切灾难、失业人数很多和大部分工人异常穷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人都有生活保障和繁荣浪潮逐渐升高的国家。中央银行系统已经从私人手中摆脱出来，成为国营事业。还采用了优厚的养老金制度，制定了四十小时工作周，其最低工资远远超过以前新西兰所存在的标准。牛奶产品的出口——这是该国全部出口中最大的一宗——已经收归国家管理，由国家对所收购的产品付给农民一定的保证价格。所有这些和其他成绩，都是在一个英国自治领内根据宪法产生出来的工党政府在执政第一年度完成的。在它执政的第一届任期終了，新西兰将顺利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保持着充分的民主权利，而没有丝毫独裁政治的痕迹。

英国工党是适应英国情况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种表现。它也是英国人民一贯继承其他许多运动的一种政治运动。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主要标志是它的连续性。我们的民族习惯，是我们每次向

前迈进一步时，必須寻求一些过去的先例。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自由权利一直追溯到反抗国王、貴族和主教們的斗争。我們把政治的和个人的自由的成长追溯到**大宪章**^①与**人身保护法**^②。我們注意到自由的扩大和它从一个階級扩展到另一个階級的过程。达成那种自由的手段，在性質上差別頗大。有时国王制止了封建貴族的专橫跋扈，有时貴族和紳士們削弱了国王的权力。有一个时期是由教会出头来保护人民。过些时候又由人民起来抵抗教士們的专权。

爭夺自由的戰場时时在变更着。須要攻克的堡垒更是多种多样。国王的专制权力和少数人对于立法控制，都被推翻了。言論自由、信教自由和参加政治的权利都被成功地維護住了。但是，在所有这些为获得政治权利的斗争背后，隐藏着利用那种权利来达到經濟目的的願望。

自由党人是工党的直系前輩。他們企图使个人从国家的权力中解放出来。他們相信經濟自由意味着政治自由。由于覺察到英国人的自由基本上是有产者的自由，他們以为在自由竞争之下，只要个人财产分配得广泛，就可以达到自由的目的了。

整个十九世紀的主要問題，对当时头脑最清楚的人們說来，似乎是政治自由。二十世紀的問題是經濟自由和社会平等。社会主义者了解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必須用經濟自由加以补充。那种自由不应由个人，而只应由集体获得。工业設施在規模方面的变化——从一小群使用简单工具工作的个人过渡到男男女女合作使用由机械力推动的龐大机器的雄厚队伍——使那种用扩展私有财产

① 大宪章是 1215 年英王約翰被迫頒布的，保障英国公民自由权利的宪法根据。——譯者

② 人身保护法又名出庭狀，是傳犯人出庭，判定其被拘禁是否依法的令狀。这个法案是在 1679 年由英王查理二世頒发的。——譯者

及于多数人的办法来取得自由成为不可能。集体控制由近代科学解放出来的伟大力量，是取得自由的唯一方法。集体安全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工党是那些自由战士们过去争得的成就的继承者。它所同情地回顾的，不仅是往日的政治斗争，而且也是经济斗争。它认识到在政治斗争背后工人们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作出的努力。它决心保持它已经继承了的自由，并且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进自由。它的目的是和先辈一样的。它企图解放人类的精神，但是它的直接目标是那些由当代情势决定的目标。

我们必须将工党的这种历史地位记在心中。它不是一个理论家的创作。它不宣传产生在另一国家的某种理论。它正企图向英国人民表明，它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其目的是要在现代条件下充分实现本民族的精神。

为发展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运动，两件事情是必需的：第一，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第二，某一个人物的出现，这个人物会对雇佣劳动者的不满予以综合性的分析，并且将这些不满和一个共同的事业联系起来。为使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为一个宪政的政党，必须有一个民主的宪法，连同一种使人民群众能获得政权的充分广泛的公民投票权。

要了解何以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沿着它自己特殊的路线发展，以及工党何以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产生，就必须考虑到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流行的种种情势。工党是英国三大工人运动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在工会运动与合作运动已经强大之后很久，它才跟踪而来。在我们看来，这件事似乎是正常的，但是许多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组织，却是由社会主义政党的有目的的工作所产生的。这种次序先后是许多因素的结果，对于这些因素，我们必须加以考察。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比其他国家为早，因此工人的组织也开始得比较快。在十九世纪初期的若干年间，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工业单位仍然较小，并且为一些小厂主所有。工业各部门还没有十分齐全。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部分工人的利益使他们在思想上忽视和看不清整个阶级的共同利害关系。有几类专门行业的工人凭借熟练技巧赋予他们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可以给自己赢得一些便宜。工人们自身之间的地位悬殊，逐渐显出它的严重性。个人发迹的可能性妨碍了工人们的团结一致。

然而在十九世纪的上半期，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很大，好象就有工人发动革命的可能。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以先知先觉的身份应时而起，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指出了社会主义这一补救的方法。在这时候，人们很可以指望这个国家会发生一个伟大的、政治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固然，有一个时期在英国好象有发生一个暴力革命的可能，但是这个时机立刻就过去了。革命的工会主义熄灭了。革命的宪章运动^①事实上也被其他运动如反对谷物条例^②的骚动所代替，因为这种运动更有直接的号召力量。英国工人转向了比较有限制的和似乎更切实际的目标。工会运动、合作运动和工厂立法，大部应归功于欧文的精神感召。他们从内部打击资本主义制度，企图遏制它的猖狂，或者在旧社会中建立一个新社会。但是废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动消逝了。革命让位于改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成为自由主义总体中的一个个体了。有组织的工人议会党团，从此用施加压力于国内两个旧政党

① 宪章运动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是最早的、真正群众性的具有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译者

② 谷物条例是指限制或取缔谷物贸易的法律，特别是限制谷物进口的英国法律，这个法律在1846年废除了。——译者

的办法，着手从国会尽力逼取它能够取得的东西。

但是，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发展缓慢，却另有一个缘故。我们今天习于看到经济问题在政治生活中所占的优势，至于我们要了解十九世纪的政治问题，如公民投票权的改革或爱尔兰的自治，是怎样吸引了工人的政治思想，就很吃力了。现在我们还更不容易估量各种政治派别之间的争吵在当时是怎样受人重视的。十九世纪在我们年轻人看来似乎是沉闷的、闭塞的和维多利亚式的，但它却是各种信仰遭到反对和各种斗争都正在进行的时期。如果凭我们的感觉认为无关重要而不理会这些情况，那是没有好处的。对那个时期的男女说来，它们是重要的。在这维多利亚时代，有许多先知先觉者宣传了形形色色的福音，如果谁想要发现劳工运动的行动的源泉和了解它的特性，就必须将这点牢记在心。号召先驱者为社会主义运动服务的观念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不是某一个先知者的一个单独福音的信徒。他们不肯接受仅仅一种的受到精神感召的启示。这就是区别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与大陆上许多运动的地方。大陆上的一些政党已经主要地建立在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基础上。这个运动环绕着他的学说开展起来了。对于他的主义，已经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有些国家中，其他强大的势力已经发生影响，他的使徒们的性格和他们所属国家的形势，也必然引起个别政党实行不同的策略，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受马克思言论的启发，形成了确定的社会主义运动。

在英国，这个运动的历史却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他的影响曾被广泛地传播开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信条来接受的人数却始终很少。那些作为他的学说的直接结果而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们，只是全体人数中极小的部分。你必须从其他方面去寻找大多数英国社会主义者所受到的精神感召。

除欧文和早期的先驱者而外，我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运动的

各种影响中，首要地位应当给与宗教。英国在十九世纪仍然是一个诵读圣经的民族。将圣经交在英国人的手中，是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他会在那里找出那种可以使他到处传播某些宗教的、社会的或经济的教义的材料。这个国家的大量的宗教派别和它们中间许多人所主张的各种不同的教义，就证明了这一点。

圣经充满了革命的教义，这就难怪在一个思想自由的国家，许多人都从它那里吸取了他们本能地为反抗资本主义带来的不人道状况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我想，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建立起来的那些人中，大概大多数本来是基督教的信徒——并且不只是信徒，而且是某些宗教团体的热烈的成员。从社会主义讲坛宣扬的圣经题目，或许比所有其他党派宣扬的还要多些。不仅非国教派团体的信徒们（他们的特权地位较差，在政治上使他们倾向左翼路线），而且许多国教的僧俗们，都感到资本主义制度是和基督教极不相容的。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是由金斯莱（Kinsley）和莫莱斯（Maurice）所领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填补了在欧文主义终结与社会民主同盟出世之间的时间空隙。就在这里，你可看到一个区别英国人的运动和海外大多数人的运动的特点。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曾象英国那样在颇大程度上转变为社会主义。在其他社会主义运动中，基督教的思想都没有这样强大的潜在影响。在英国，可能有一个牧师宣布他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会有数百万忠诚的天主教徒拥护工党。由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反抗信念已经深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心中，他们大量地迁到不列颠这件事，可视为能够在广大的基础上建立英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些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了压迫的憎恨，英国劳工运动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恩惠。

工党必然与大陆上的那些国家不同。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所面对的教会，不是与国家就是与财产或阶级利益

相結合，并且仇視思想自由。例如在許多國家，如果那里的工人們在社会主义运动形成时期被一种控制着他們的各个生活方面的教条信仰所束縛，这种反抗运动自然是带有反僧侶的性質的。为了应付这种情势，当时建立了一个同等偏狹而排外的教条主义。这样扩展到每一活动中去的、紅黑分明的党派之間的分裂就絕對化了。任何一方都不能影响对方，正如深塹固守的两支敌对的軍隊一样。这样一种分裂无疑地会給予一个运动以巨大的推动力和結合力，但是在整个國家中，它会造成这样的裂縫，其結果不是陷入僵局就是革命。哪一方面都不能前进或者后退。反之，英国政治的和宗教的分歧不是合而为一的，由于彼此之間的接触，这些分歧就有了不断的松弛。

当时还有其他許多影响正在发生作用，准备为社会主义种子开辟园地。卡萊耳(Carlyle)和腊斯金(Ruskin)对工业資本家和曼彻斯特派經濟学的严詞抨击，以及以狄更斯(Dickens)的作品为卓越代表的有关揭发社会弊病的文学著作，都产生了它們的效果。以后那些宣傳土地改革者的工作，特别是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宣傳运动，也有助于造成一种人心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情势。一股根据人道主义的、艺术的和經濟的不同观点批評現存秩序的洪流，在十九世紀高漲起来。它影响了旧政党的拥护者，但是在一个政治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真正发生效力以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時間。在下一章，我将討論工党形成的实况和幫助成立工党的各种社会主义社团所作出的成績。在本章中，我只指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特性。

然而，由于这个运动所吸取的鼓舞力量的来源相当龐杂，必然的結果是：工党經常包括一些見解頗不相同的人，而它也一向以包罗万象的特征著称。英国人对于异教和反国教的天然傾向，防止了死板的社会主义正教法典的制成。那些試圖拼湊这样一种法典

的人，經常沒有实际的进展，始終成为派系而不能算是政党。宗教方面，正如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一样，不列顛人要求有独立思考的权利。

英国运动的另一特征是它的实用性。它从来不是由一群醉心烏托邦梦想，以致不願处理日常生活现实的理論家或革命家組成的。从开头起，英国社会主义者就曾尽可能地分担了他們对政府的责任。英国地方政治制度已經証实是一个优良的訓練場所。在只有极少数的工党議員参加国会之前，社会主义者已經节节胜利地打进了地方議會，并且影响了行政工作。由于成功地表现了在小範圍內能够作出什么成績，他們得以将許多只相信眼見为实而抱怀疑态度的工人轉化过来。特别的是費边社的工作，鼓励了許多人去促使地方当局大大改变他們对社会問題的态度。关于济貧法案的推行，兰斯伯雷(Lansbury)和克魯克斯(Crooks)等在革新人民的思想方面所作出的成就究竟有多大，这是今天在运动中的許多人都不易体会到的。

回顧过去三十年，本国各阶层人民的心理中一种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們对待社会問題的态度已經有了轉变。一些基本的假定也改变了。在九十年代遭到激烈反对的主張，現在已經为大众所接受。我能清楚地記得，过去有一个时期，人們以为每个失业的人之所以失业，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今天人們確認，就多数情形而論，失业現象是經濟机构失調所产生的不幸，而不是由于品質敗坏，这一事实主要应归功于社会主义者。

所以，在評定工党工作的时候，重要的不仅是記住它的工作的直接成果，而且还要記住其間接成果。如果只凭贏得的議席和自命为党的信徒的人数的增加去估計进展，就必然看不見所发生的事情的真实意义。突出的事情不是攻击資本主义堡垒的部队力量的加强，而是敌人外圍工事的相繼陷落、基础的崩潰和守軍士气的

銷沉。社会主义宣傳的性質在近三十年間已經改变了，因为今天的宣傳者能够根据早期被否定过的前提提出他們的論証。今天所強調的，不是破坏，而是建設。这种工作是更为艰苦。在譴責资本主义之后，将社会主义交托給几条一般的原則，这在今天是很不够的。現代的社会主义者必須能够指出在他們获得政权后将采取哪些紧急的步驟。对于未来的想象必須在現在化为实际的行动。工党公布的簡要綱領就是这种变化的証明。

第二章 历史的回顧

在上一章中，我已經試圖指出那些賦與英國勞工運動以特殊性的與眾不同的條件。現在我想扼要地回溯一下工黨的發展和發展。我曾說明，當時這個國家所存在的一些條件迫切需要社會主義，以及向工人揭露他們的不滿並指出補救方法的思想。有許多人引起人們注意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病。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許多人受到良心的責備，力求以個人行動來補救他們親眼見到的災難，但是工黨的創立是由於兩件事情——自願為理想而犧牲的數以百計的男男女女積極地作了社會主義宣傳，其次是需要把承認罷工和互助辦法必須用國會行動來補充的工人組織起來。英國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光輝的人物，如羅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就曾為使工人轉而信仰社會主義，作出了極大的功勞。這個運動偶爾也產生了許多人民團體或派系，參加這些團體或派系的信徒們宣揚了各種不同的社會主義福音。然而，有三個組織是在這個國家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和創立一個政治性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貢獻者。這三個組織都有它們自己的特點。

第一個是社會民主同盟。這個由漢德曼（H. M. Hyndman）創設的組織是明確地以卡爾·馬克思的主義為基礎的。它有些傾向於空談理論和保持排外性和嚴格性，而這些都是和本國人民的性格不相融的。有一個時期，當社會主義宣傳者往往遭遇武力對付的時候，它的信徒們表現了無比的勇氣。它飽經艱險地生存着，它的成員也卓有勞績地參加了八十年代與九十年代工業方面的鬥爭。它的開拓工作極為寶貴，但它並沒有造成一個群眾運動。它的成員一直是很少的。

費边社，本質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团体，和社会民主同盟恰恰相反。它抛开正面的进攻，而做了渗透緩进的工作。悉尼·韦伯(Sidney Webb)和他的同志們在思想战綫上工作着。他們将一种带有社会主义性質的酵母放进一堆无定形的左傾言論中，其酝酿的成效是日漸增加了。他們着手用日常生活的名詞来解釋社会主义。他們确实发展了理論，但是他們做得更多的是揭露事实并以武器供給积极的宣傳者。他們使社会主义脱离抽象的境界，說明它的原理能够怎样地被应用到实际的、現存的社会制度中去。

第三个組織，独立工党，是基尔·哈迪(Keir Hardie)創立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不同，它是兼容并收和非教条式的。同时又象社会民主同盟那样，它在街头巷尾、大小工厂、矿山和工会基层进行工作。它的积极分子对他們的工作抱着使徒一般的热情。它带几分宗教团体的性質。它对于英国社会主义的特殊貢獻是，它承認英国工会运动仍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主要基础，虽然这个运动大部分被自由党人所控制。它是“工人們，团結起来。”这个口号的实际表現。它的宗旨是要使已經在阶级基础上团結起来的工人放弃对资产阶级政党的忠順。在它的活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它是这个国家最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它的福音一周又一周地从数以千計的講坛上被人們傳播着。它吸引了中产阶级的成員和工人。那些知道独立工党只能作为一个日漸衰微的派系的人們，很难体会到在它的偉大的日子里，它曾經是一个愉快的令人感到同志情誼的团体。

这三大組織用各种方法在輿論方面做着工作，成为在工党誕生时最活跃的社会主义力量，但是它們自身却没有发展为一个强大的政党。

工党的起源只能在事实上而不能在理論上去发现，乃是英国劳工运动的特点。工党原来是工会活动的副产品。对于需要由国

家行动来处理的有关共同利害关系的一些特殊問題，工人階級是一致关心的，这个事实导致了政治方面劳工活动的最初开端。终于在1874年使第一届工会代表选入下議院的这个运动，还决不是革命性的，而这些人本身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們参加国会，并不是要推翻資本主义制度，而只是要为工人們贏得某些明确的改革。除开在劳工問題上他們有特別要求外，他們构成了自由党的一部分。

今天年青的社会主义者或許难以充分估价托馬斯·伯特(Thomas Burt)和亚历山大·麦克唐納(Alexander Macdonald)以及后来追随他們的人所完成的工作。人們也不容易回想到有一个时期工人們曾經被确認為屬於“下等階級”。他們在“世界上最土等的俱樂部”——下議院出現，可算是不速之客。这些人表明，工人們在世界上这个要求最严格的議會中能够坚守立場，并第一次将工人階級的見解和心境帶到那里。

这群在以后称为“自由-工党分子”的人們，都是一些頗有聲望和地位的，他們的意見和示范作用自然对一般工会主义者的心理产生了有力的影响。他們的影響在許多年間大大阻碍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形成一个独立的劳工运动。社会主义者的酝酿力量虽然从1885年起就在有組織的工人中間發揮作用，却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所有那种在今天以人民陣綫这一观念为中心的情感，在当年都倒向自由党的一边。企图提出劳工候选人去和自由党的資本主义者竞选，就等于是分裂进步势力。对此情况，社会民主同盟作了斗争而毫无效果，而費边社員运用他們的渗透緩进的策略，却在进步势力的团结方面发生了影响。

第三个社会主义团体——独立工党——的出現，是促使工会运动脱离自由主义的有效力量，而它的领导人基尔·哈迪确实可被認為是它的真正創立者。他所作出的偉大貢獻不屬於理論范

疇，而是在于实践方面。他能預見到一群工人被选入国会，宣誓保証在行动完全不受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任何一方的支配，并且必定会自然地服膺社会主义。因此，他专心致力于目前实际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使有組織的劳工不再依靠自由主义，并在全国和下議院中創立一个独立的工党。

这个最初的独立工党，是造成工党的这个运动的鼓舞力量。这个組織同它的遍布全国的支部組織，为了促进社会主义以及使工人轉而相信独立政治行动的想法，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宣傳。它的特征是包括一切。它并不宣揚脱离现实的社会主义，而是利用費边社供給的工具，宣揚了一种以倫理为基础的实践主义。

哈迪和其他一些人年年在工会大会上提出独立政治行动的請求。同时，从1889年碼頭工人大罢工以来最引人注目的非技术性工人的大暴动，給工会运动带来了新生命。这些最著名的领导人都是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員，或許就在这一陣地，这个同盟对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它的最大的貢獻。

最后，在1899年，工会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动議，要求召集各工会、社会主义社团和合作运动举行會議，来組成一个劳工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00年成立了，由腊姆賽·麦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先生担任書記。在这个新的組織中，有影响的力量是工会和独立工党，因为社会民主同盟很快就退出去了。

或許，英国所特有的情况是：終于使基尔·哈迪、克魯克斯、夏克耳頓(Shockleton)和汉德逊(Henderson)等一小群人当选为議員，以及第一个真正工党在1906年有人当选为議員这一事件，并不是由于某一偉大領袖的鼓舞或某种严重的工业恐慌，而是由于剝夺了工会多年以来享有的合法地位的上院的裁决。“塔夫·維耳”(Taff Vale)案件的判决刺激了各地的工会，使他們行动起来，要求修改这个法律。二十九个独立的劳工議員选进了下議院，而工

党也诞生了。热心的工党人士很有理由将霍耳斯伯里勋爵 (Lord Halsbury) 的肖像和基尔·哈迪的肖像并排地挂在他的壁上。

工党党员的选入议会，是这个新工党组织的极简单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所有这些年間，这个简单的目标已经足够了。在 1917 年，正如在 1906 年一样，它的目标被规定为：“在议会和全国，组织并维持一个政治性的工党”。

那时工党的概念在沃德耳先生 (Wardle) 于 1911 年发表的主席致词中表明得很清楚：

从一开始起，维系本党的各种纽结就是再宽松不过的。它经常坚决地，据我看来，也是明智地拒绝为任何纲领所束缚，不愿赞同任何教条或制定任何信条。它的力量就在于它宽大容忍，欢迎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甚至革命思想，如果它的主要目标——工人们的政治权力的统一——不因此而遭到破坏或妨害。

他继续描述它的政策，认为那是利用其分离的和独立的生存，在当前要求所能许可的限度以内，为工人获得最高利益的政策。

在下议院中，工党看到和自己并列的，是一群主要由矿工组成的、以自由党党员的身分获选的、力量大约相等的工会主义者。他们来到议会，也抱有和工党党员同样的目的——企图向资产阶级政府为他们所代表的人们索取一些利益。我们很可能认为这两个党团的差别只是策略上的不同，但是，真正的区别还在于工党的队伍中包括很多以强大的宣传机构——独立工党——为后盾的活跃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大群深信他们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热烈拥护者。

在大战以前的若干年間，关于能否从这些开端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问题，还是没有最后肯定。它很有可能退回到仅是自由党的一个派别的地位。促使这个国家趋向两党制的力量是很大的。普通选民愿意支持一个获胜的政党。一个不想在竞

选中取得政权的政党就处在一种非常薄弱的地位。

这个决定的产生，不是由于議會工党的光輝行动，尽管它获得了某些惊人的成功，特别是“塔夫·維耳”判决在立法上的撤消，主要的还是由于社会主义宣傳者在各工会和在全国各地做的工作。1910年矿工加入工党的决定，使自由劳工主义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以后，这个集团不再值得任何重視，而且随着年老議員們的死亡而完全消失了。它並沒有在这个国家生根。

同时，在市政治的範圍內，那些盘踞在地方參議會中的旧政党遭到了不断的攻击。凡屬这种攻击成为难以抵抗的地方，它就遇到自由党的和保守党的資本主义者的联盟抵抗，以致旧的左派的統一被一个基于阶级利益的右派的統一所替代。

战前的国会工党，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們和占压倒优势的工会干部組成的。虽然有些中等阶级的人士在战前的年代里当过工党的候选人，但并无一人当选。直到1922年，才有人以中等阶级的社会背景当选为議会的工党議員。事实上，工党主要是工会在政治方面的表現，而它的成員，除少数独立工党的代表外，都在工业运动中消耗了他們工作的一生。它是一个沒有任何理論上的联系的純粹工人阶级政党。那些出身中等阶级而願意为劳工运动效劳的男女，不外是費边社、社会民主同盟或独立工党的成員。这些团体的人数在那个时期很少，致使任何一个来自专业或商业阶层而贊成劳工运动的人的行动格外显得怪僻。

党的这个組織自然反映了它的阶级成分。大約有一百五十万工会會員被接納为黨員。有很多的职工理事会和将近八十个地方工党。这些都是由工会和社会主义会社的地方分会組成的。在全国的一些大区域里，独立工党是党的唯一的地方組織。

工党仍然主要的是一个工会团体。它还不是一个和旧政党爭

夺政权的重要对手。它的候选人，合計起来甚至不到一百人，还需要各附屬組織随时給予財力的支持。工党在大战結束以前实际上还只是一个派系，大体上只有局部的号召力量。

战时工党

世界大战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个轉折点。如同对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政党一样，这次战争揭露了工党队伍中两种意見的严重分歧——有些人为了共赴国难，認為和全国同胞站在一起，甚至担任資产階級政府的职务，是正当的；另一些人却認為繼續从各方面反对一个参战的政府，才是他們的責任。在工党中，采取后一方針的多数人士所以如此作法，是出于基督教和平主义的信心，而不是站在階級斗争的立場。它沒有遭到瓦解，很可証明这个已經建立起来的机构是坚强的；并且由于这个国家人民的气質关系，工党縱然受尽了战时的一切苦楚和显露了意見上的巨大分歧，仍然保持着它的团結，并且准备在这次和平带来的新世界中作为一个統一的力量而有所作为。

如果沒有发生这次战争，英国政治的途徑和工党的命运究将如何，这件大事怎样加速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降临，这些事思考起来是很有趣的。在政治陣地上最突出的事情是自由党的瓦解，这就为它的繼承者扫清了道路。在工业陣地上，这次战争和战后的最初年代使成員大量增加，使工人認識到自己的重要性，这种認識破除了以往承受的很多卑下情緒。在思想領域方面，政府的插足工业和具有計劃組織中的大規模事业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者的論点而削弱了变革方面的阻力。尤其重要的，或許是旧生活习惯的消灭，使得普通男女——因为妇女当时已取得了选举权——能够更多地接受新思想。

这个新时代，是以工党的两大变革做标志的。第一个是組織

上的变革。个别会员的建立和地方工党因此而获得的发展使工党能够对这个社会的更广泛的区域发出号召。它空前地加强了选区组织的力量。党充分在地域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

第二个是意识上的变革。党现在已经采取社会主义作为它的目标。它不再仅以工党议员的选入国会为满足。党在1918年拟定的目标，和现存的相差不多。

党的目标

国内的

1. 在国会和全国范围内组织并维持一个政治性的工党，并且保证在每个郡选举区和每个选举国会议员的市区设立一个选区工党，再在这些划分了的市区的一些部分选区设立相应的分支组织。

2. 在符合党章和定则的政治性行动或其他联合行动中，与职工大会的理事会或其他同类组织合作。

3. 力求切合实际地实施工党代表大会随时通过的原则。

4. 在生产、分配和交易工具的共有制以及目前关于各种工业或服务部门大众化行政和管理的最切实际的基础上，保证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果实并由此获得可能的最公平的分配。

5. 一般的促进人民在政治、社会和經濟方面的解放，特别是直接依靠体力或脑力劳动谋生的人们。

自治領間的

6. 为了促进党的宗旨，与自治領和附屬地的劳工和社会主义的组织合作，并采取一致行动提高有关各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和經濟的生活水平。

国际的

7. 与其他国家的劳工和社会主义组织合作，协助組成一个国

际联合会以维护自由与和平，設立相应的机构，用和解或司法仲裁来调整并解决国际争端，并成立切实可行的国际立法。

党的綱領

1. 党代表大会应随时决定把有关立法、財政或行政改革的特种建議列入党綱。

非經党代表大会不少于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决通过的建議，不得列入党綱。

2. 全国执行委员会在每届普选以前公布的政綱中所应列入的条目，由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国会工党执行委员会决定。这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會議还应确定党关于由普选引起，而不包括在政綱中的主要問題所持的态度。

在确定这个綱領以后，就发表了第一个內容广泛的工党政策的声明。以前党的行动是由年会通过的各种決議来指导的。研究这些決議就会很清楚地看出工党的态度。那些決議，除了一些极普通的決議以外，表明了一个寻求有限改革的少数集团的目的。它們沒有试图对优先事項有所指示，也沒有为党一旦获得政权之后制定任何政策。的确，这种前景过于遙远，不值得考虑。这些決議表現了以上所引沃德耳先生演說詞中提到的形形色色劳工意見的統一。一个还在宣傳阶段的党，会吸收各式各样和一切社会情况的男男女女，而这些男男女女是提倡当时还不受欢迎或者少数人的主义的。有些人或許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但是，因为少数人有寻求互助的必要，他們会和社会主义政党一道工作。工党在它的草創阶段，沒有必要来仔細考虑它所倡导的各种建議之間的相互关系。

“劳工与新社会秩序”是工党对剛經過一次大战的男女同胞們发出的号召，也是一个不平常的文件。这个文件行文冗长、內容龐

杂，涉及到多种多样的题目，诸如爱尔兰的要求自治、已婚妇女的所得税以及禁酒改革。这个文件表达了所有拥护工党的人的各种改革意见。但它完全不代表那些期望很快就被请去执行国家事务的人们的思想态度。它是一个充满信仰和热望的宣言，而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纲领。然而，它是一个毫不妥协的社会主义者的文件。它申明它的建议是从确切遵守的原则出发的，并进而宣称，劳工为了所有参加体力或脑力劳动的人的利益，主张一种在生产和分配方面慎重规划的合作。这个宣言是正在战争进行的时候拟定的，因而必然会非常关切这个国家将怎样回到和平时时代基础的问题。它丝毫没有考虑到重新建立战前资本家的工业。它宣称：这个战争看到了“一种特殊工业文明的登峰造极和一败涂地，对于这种文明，工人们是不会设法重建的”。这个战争见到了政府对于工业管制的迅速扩展。劳工渴望能够保持社会权力来控制那些民族幸福所必需的工业。

然而，这个纲领虽然承认了国家在1918年所处的地位和今天的地位是不同的，但就一般原则说来，它表明了当年工党的主张就是今天的主张。“劳工与新社会秩序”继续成为党的正式政纲达九年之久。

党在这个国家的组织工作是和这个纲领的发展齐头并进的。在战时和战后最初期间，大量人群涌进工会，增加了拥护工党的人。地方工党、连同个别小组的组成，扩大了党的基础。党一向坚决支持的妇女投票权，促成了妇女团体的成立，并且征集了许多专诚为妇女运动效劳而成为熟练的演说家和组织者的人们加入了这个行列。

选举权的扩大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崭新的选举团，其中包括本国绝大多数的青年。它还撤消了小选举区，因为在这些选区中，选举团难免受到著战和施舍的影响。党很幸运得到了它的书记阿

塞·汉德逊，他是一个第一流組織者，在这个国家創造了这部最有效的政治机器。

在1918年声名狼籍的战时选举中，工党在人数上加强了力量，但它仍然只被視為反对党派中的一个派系。那时或許自由党还有复活的可能。工党被平等地看成同反对参加联合政府的自由党一样。它在下議院的实力，不如在全国的那样大。在統治階級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对革命非常切身的恐惧情緒。失业退伍軍人紀律严明而情緒激昂地举行了示威游行，他們为数甚多，这就含蓄着危險的可能性。工会在人数上是强大的，并且充滿着战斗精神。尤其重要的是全体工人已經明了他們的重要性。在一切要求的后面，隱孕着总罢工的威胁。矿工、鐵路职工和运输工人的三角同盟，是导致政府制定大量社会改革法案的强大势力，因为这些法案被当作一种抵抗革命的保險。

这次标志着結束战时联合政府的普选，使工党的力量增加到将近150个国会議員，同时把它提高到正式反对党的地位。成立工党政府的念头第一次变成了可能。1923年鮑尔溫(Baldwin)先生突然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这使得这个念头变成了事实。

第一任工党政府

腊姆賽·麦克唐納先生由于独立工党的投票被提升为党的領袖，因而成为第一任工党首相，领导一个天天依靠这个或那个资产階級政党支持的政府。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有很多成就的。这个政府采取的总的路綫是一个想証明男女劳工能够管理国家的路綫。毫無疑問，这个証明是有它的效用的。英国选民非常容易怀疑任何他未曾見過的事情，仅仅工党政府的組成及其九个月的寿命，就說明了在政治形势上起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从此以后，工党成了两者之中任擇其一的政府了。在另一方面，在工党这

次执政时，一个比較大胆的政策或許得到了更大的成功。最大的成功是表現在外交方面，关于这一点我将另作討論。理由是只有在这个範圍內工党政府明确地定出了政策。至于在內政方面，关于哪些事情应当优先实行，沒有作过明确的决定。有益的工作是做了，但是沒有做出惊人的事。

这次工党政府的下台是由于一次普选造成的，在这次普选中，选举票虽然增加了，但在下議院中的工党議員名額却减少了。在以后的五年間，工党处于反对党的地位，因而战斗接續在工业陣地上进行。我們試图举行总罢工，可是失敗了，但是，縱然有些挫折，党的力量还是加强了。1928年，党拟定了一个新的綱領，以代替“劳工与新社会秩序。”这个新文件“劳工与国家”，在其采用的方針方面和先前的那个文件有很大区别。它首先反映了党所改变了的地位。它是党期望通过正常途徑取得政权的一种号召。因此，这个文件是比較富于建設性的。然而，它是一个很长的文件，虽然不如以前那个文件那样无所不包，但它包含的問題也多得令人头昏眼花。一个四頁长的摘要列出的建議竟不下七十二項之多，这些建議，是工党政府一旦当选准备实行的。很明显，即使工党拥有絕大多數議席；任何手法都不能使它在一屆国会期間将所有这些議案通过成为法律，然而并沒有任何人建議将其中某一議案优先提出来。的确，它是打算把各式各样的拥护者团結在工党周圍。它給首相一个机会来选择那些合他心願的条目。它給每个不惬意的人以无限的机会，来責备工党屢次破坏信义是因为沒有履行所有这些諾言。

在討論第二任工党政府以前，在党的活动中还有某些发展值得我們注意。当党在国会中的名額增长得緩慢的时候，已經迅速地為劳工組織夺取了一些地方參議會。战前时代的微小开端已經大大扩展起来了。1919年，十六个都会的市參議會都被工党控制

了。在某些省分中，許多大城市有了社会主义者的多数派。在德兰姆(Durham)、格兰摩根(Glamorgan)和孟卯斯(Monmouth)等矿区中，一些长久以来認為难以攻克的郡参議會都被工党压倒了。虽然有些偶尔的挫折，但战争爆发以后所取得的进展一直沒断。有些城市如格拉斯哥(Glasgow)、里茲(Leeds)和設菲尔德(Sheffield)以及很多較小的城市，都給工党男女提供了实行他們的理想的机会。长期抵抗的倫敦郡議會現在也陷落了，而且在1933年赢得的这个胜利在1936年又出現了。这种效果对于党來說是双重的。它首先給了它的很多成員以极宝贵的經驗，并且使他們能够具体地証明当权的工党能作些什么。在另一方面，它难免減少了許多社会主义干才的宣傳活动，因为他們已被吸收到地方行政机关。

第二任工党政府

在1929的普选中，工党第一次成了在下議院拥有288个議員的最大政党。反对它的是拥有267个議員的保守党，同时有举足輕重之势的是拥有59个議員、暂时团結在劳合·乔治先生(Lloyd George)領導下的自由党。自由党已經向全国选民公布了一个进步的社会改革綱領。它所得到的五百多万票連同工党的八百五十万票，合計約有一千四百万票，对抗一个贊成保守党政策的总数不到九百万的票数。因此，这个国家的选民是明确地要委托一个会一般左傾的綱領。

在另外一方面，自由党集合了許多見解非常不同的人，他們所以团結在一块，据說是由于他們都不信任他們的領袖。

在我看来，工党有三种可能的途徑来選擇：拒絕組閣；接受組閣；冒着失敗的危險，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政綱而将反对这个政綱的責任加在自由党身上，或者与自由党达成某种会在下議院取得联合行动的協議。第一种途徑在当时是頗不切合現實政治的，并且可

能意味着另一普选，而另一普选是党在当时所不能担承的，同时它由于被認為缺乏勇气与不願意承担責任反而会丧失已得的地位。第二种途徑，虽然难免有同样造成另一普选的危險，可能是一个好的战斗政策，而且，从这时期的經濟趋势看来，是最明智的策略。第三种途徑提供了太量的可能性，但是也有缺点，因为不易同时获得西門派(Simonite)自由黨員和工党左派的支持。根据一个大胆而富于挑战性的綱領团結起来的行动可能获得良好結果。

这些途徑都沒有被采取。麦克唐納先生想得十分正确，他認為在外交范疇內可以为爭取和平与裁軍树立一个偉大的榜样，但是他对內政方面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針却没有明确的观念。他似乎以为他能够用一种十分溫和的办法来緩和对方的反对，而同时只須有所作为就足以保持部下对自己的支持。好些年来他已經越来越被富裕阶层的社會环境所誘惑了。他越来越脱离黨員群众了，与人們必然对一个偉大运动的領袖的宣傳几乎分不开的阿諛奉承窺进了他的头脑并且滋长了他的天生的虛荣心。他經常保持着緩进的哲学思想，这思想几乎与保守主义沒有区别，而他天生地不願意采取必要的行政决定使他輕易地認為对現存的特权势力采取任何重大挑战是不可能的。史諾登(Snowden)先生是他的主要助手，不幸有一种消极的思想，这种思想由于他在財政部服务而变得更加頑固。其結果是那些願意在內政方面进行坚强領導的人們发觉他們随时随地被推脫一旁并遭受挫折。

然而，这个政府的成就是很可觀的；而在外交方面的成就非常輝煌，則应当归功于汉德逊先生。很可能，如果这个时代比較正常，所遵循的这个政策可能已經成功，但是世界經濟恐慌的降临改变了这种形势。十分清楚，仅仅将現存事物延續下去是不够的。必須采取断然的行动。然而，麦克唐納先生完全从維護現存制度的人当中抽出人来組成一个經濟顧問會議，以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而这些顾问的建议加强了他不采取英勇行动的决心。他凭借独立工党左翼行动的大力帮助得以保持他在党内的地位，而这个左翼的战略使得那些心怀不满的人重新集合起来支持这个政府。

我们不可能知道在工党政府执政期间的哪个阶段麦克唐纳先生决心出卖那些曾经信赖他的人。我认为，好些时候以来在他的心灵深处就已经有了这种念头，并且在他与党实际决裂以前的几个月就定了计划。毫无疑问，他的虚荣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他对党的影响，他并且想象他可以得到比他过去得到的更大的拥护。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来详细叙述联合政府的组成以及随即在1931年举行的普选和工党在下议院名额的所剩无几等事变过程。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只有如此少的党员追随麦克唐纳先生的叛党勾当。除了史诺登先生和托马斯(Thomas)先生以外，再没有其他领袖与他同流合污。除了土议员桑启(Sankey)和阿末里(Anulree)与威廉·乔维(William Jowitt)爵士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重要人物背弃工党。任何附属团体，地方的或全国的，都支持他。当人们考虑以往政党的破裂，例如在自由党内自由主义工会派的脱离或劳合·乔治——阿斯葵斯(Asquith)的争执所引起的分裂时，就会看出差别是很大的。事实上，这一次并没有分裂，只有几片附有少数寄生物的叶子从树顶上落了下来。主干和重要枝叉经受住了暴风雨的吹打。

然而，对党的影响是深刻的。象麦克唐纳和史诺登这样的人物——他们在过去为了促进运动做了许多事——叛离了这个运动，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忠实党员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并且严重地动摇了他们的信心。一般公众估计，国会失去了许多竞选失败的最能干与最有经验的议员阻碍了党的进展。这个左翼的反对派又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独立工党，以伪善的姿态站在世态的外边，企图推掉它对工党执政时期的行动所应负的任何责任。在另外一

方面，阿斯瓦·摩斯里(Oswald Mosley)和一小撮伙伴另外組織了一个党，这个党很快地发展成了一个法西斯組織。

这一刹那的震动虽是严重的，然而对工党的一般影响还是有益的。它使党重新考虑了它的基本立場并重新肯定了它的宗旨和目标。麦克唐納先生已經把党引入一个甘心緩进和滿足現狀的境地。党在他的指导下过于重視了历史的連續和社会的基本統一，而忽視了它的內在矛盾。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資产階級队伍中的意見不和，工党在下議院的人数才得到了增加，这使得工党的男女黨員以为从选举团的变化中所获得的进展超过了实际的情况。1931年，資本主义陣营整頓了它的队伍，显出了实在的形势。从麦克唐納主义发生的反感促使党宁願过偏地傾向对进展結局抱不幸的看法并过分着重还在經驗中的危机情况，而低估了資本主义制度的复元力量。

在以后的年代里，下議院中的工党小团体在极有才能的乔治·兰斯伯雷的领导下，大显身手地进行了一场以寡敌众的战斗，同时工党却在全国範圍內逐漸恢复它的力量和信用。

麦克唐納主义的一个特点，需要特別着重說明一下。这个主义試图使人民相信，由于善良的人們都是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努力，所以实在沒有必要成立不同的政党。事实上，麦克唐納主义的哲理實質上是法西斯主义。麦克唐納亲自使用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說过的詞句。他时常把党和国家的利益分割开来，他的理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确有某种应当遵从的理想途徑，而党的政策是由仅仅朋比为奸促成的偏向。如果麦克唐納真地迷惑了工党的多数，那么全国就十分可能陷入了他的主义。工党队伍的立場坚定，屬实拯救了英国的民主政治。

我将在其他地方討論有关目前党在社会主义策略上感到棘手的爭执。这些爭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交方面的困难产生

的。我决不相信它們会招致象严重分裂那样的結果，因为党内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靠了。

我已經从党的一些微小开端直到目前的地位回顧了党的历史，它目前所处的地位是，在政治斗争中它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交替力量。今天这两种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間的分歧比以往更突出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合理的政治哲学死亡了。它里面有价值的东西已經被工党吸取了，而它的某些精神甚至已經趋向于修改保守主义。

第三章 工会与合作运动

我已經說过工党原是工会运动的产物，而这工会运动是与社会主义运动共同协手，在政治方面采取行动以便輔助工业行动的。劳工运动的这两方面的关系需要我們进一步仔細考察。

工会运动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点，它是資本主义社会机构中一个工資劳动者的組織，其目的是为了維護成員免受不公正的待遇，并為他們爭取实际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它还反对它要改造的現存的社会組織。这种双重功能使得它的行动方法必須能滿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它不能將成員的目前利益完全从屬于所要达成的終极目标或純粹政治性的目的。在另一方面，它也不能为了替部分成員、甚至全体成員获取暫时的利益而牺牲它对整个社会的理想。它必須保持一种持平之道。它的領袖对成員負有責任，因为这些成員参加他們的組織是为了某些确实的利益。把工会單純地視為一种屈从其政治領袖的要求的革命力量，是无益而有害的。工会把这些政治家只当作替劳工組織攫取特殊利益的工具也同样是危險的。

我可以在討論工会运动的两种状态时來解釋这点。有一部分人認為在遵奉階級斗争学說的时候，在工业战綫上永远不应当休战，并且認為与敌人締結任何协定就等于出卖工人的事业。因此，他們就反对工会的合法領袖。他們煽动未經正式批准的罢工和少数人的行动。他們为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直在准备号召罢工；例如，由于某一强国压迫工人，他們就要求我国运输工人采取直接行动阻止軍火运往那个国家。采用这种策略，必然会給那些負責指导广大工人群众的行动并支配工人繳納的大量款項的領袖人造成巨

大困难。这些领导人的任务，有如军队的参谋一样，要仔细考察战场。他们必须决定何时何地进攻，何时防守。他们必须集中力量攻击那些最有成功可能的目标。他们不能鼓励一种不正规的游击战术。他们处于一种责任政府的地位。当他们赢得一次胜利后，就必须加以巩固；当他们在工业界订了明确的协定，因而建立了法律的管制时，他们就必须遵守这些协定，否则只有向无政府状态屈服。使人们对共产党发生恶感的，莫过于他们在工业阵地的地下活动。

在另外一方面，时常有些建议容易使得工会完全成了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庸。为了酬答某些肯定的利益，这些人愿意与资本家结成类似合股公司的组织。蒙德—腾铎（Mond-Turner）会议，在我看来，就有这种趋向。更阴险的是那些时常提出来的倡议，倡议要求部分工人与资本家合作，利用某一特种工业的地位，不顾公共利益地向社会其他人民勒索让与权利。例如，一个庞大的垄断组织完全可能对它的工人在工作条件方面作出超过一般标准的让步，试图拉拢他们为它服务；使他们成为剥削人民大众的帮凶。

我把这个问题的双重性用极端的方式写出来，是为了使它更加明显。事实上，这种双重性很少以这样简陋的形式出现，然而它的确是存在的。

还有一些工会，他们的日常工作与雇主合作得那样密切，以致他们的领袖易于忘却，甚至漠视了工人运动的终极目标。他们变得那么奉公守法，以致他们在本质上成了保守党人。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例子说明那些过激分子占有了一些工会，使用一种不断斗争的方法终于葬送了这个组织，因为他们经常强求成员付出牺牲，而这种牺牲却只有在重大争端上才应当要求的。

绝大多数的例证都证明，工会成功地避免了这两类途径的危

險。在既未牺牲終极目标、又不容許紀律伤害工作热情的情形下，工会为成員謀得了安全和地位。在另外一方面來講，工党不只是工会主义的一种政治表征，虽然它的創立是由于一群工会主义者被送进議會，抱着一种在政治陣地采取行动来維護劳工組織的特定目标。工会是这一运动的骨干，但工党却代表着某些超乎劳工組織需要的东西。它是具有社会主义目标的全国性的政党。因此，它在准备支援劳工組織的要求时，还須相应地照顧全体工人和整个国家的利益。它可能得出下列結論，某一工会的目前要求是和社会主义政策相冲突的。它可能发现必須強調某些为工会所同意的办法的临时性質。它是工会总会的伙伴，而不是它的僕役。同样，工党也无权希望工会总会替它工作或負起应当由自己承担的決議責任。事实上，这些困难极少发生，因为在这两个团体之間有着密切的接触；虽然在工党执政时，两者之間的关系并不是象应有的那样一直是圓滿的——这正是因为缺少接触造成的。

工会是在一个比較狹隘的範圍內活动的。它們关怀着成員們作为貨品生产者或劳役供給者的利益。它們忙于处理工資、工时和劳动条件等問題。在策略上可能有不同的意見。在各行业間，甚至在各区域工人之間可能出現利益上的分歧，但是可能促成分裂的严重逆流是不存在的。工会主义者的武器就是团結一致。一个工会的成功有賴于全体會員的共同行动和高度的忠誠。因此工会主义的要点是，必須使大多数人的意志占优势。一旦达成某一决定，全体成員就必須遵照。一旦大事已决，就无个人行动的余地，不管成員之間关于决定的明智与否有任何不同看法。在工会的一切活动中，都能做到团結一致。当某一工会或工联总会的首腦作出决定时，所有成員，不論以前有何意見，都应一律支持。

在任何政党中，这种絕對团結性是无法获致的。一个政治家所必須应付的問題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範圍——政治的、宗教的、

經濟的和文化的。他必須表达全体成員的意見，不仅代表財富的生產者，而且代表消費者和公民。他代表家庭婦女，也代表工人。他代表地方，也代表職業團體。所以，議會的工黨與工聯總會比較起來，必然會處於一種更易遭受非難的地位。

我們試舉一個明顯的例証。有人可能提出一個關於教育的議案。工黨可以贊成或反對它的主要條款。這一議案，從工人利益的普遍觀點來看大體上可能是一項有益的法令，但是也可能存在着某些特殊利益。某些議員可能屬於特种宗教教派或者代表着堅持一種特別見解的選民。這個當選的議員必須記住他對黨的一般忠誠，也不要忘記他對選民的義務。再者，另外有人可能提出另一議案或這個議案將特別涉及某一特別區域或某一工業。從一部分勞工組織的目前利益的觀點來看，這一議案可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普遍推行，就可能同時體現一些充滿危險的原則。在決定所有這些案件以前，必須保持平衡並予以仔細考慮。

還有一點，在外交事務方面常常發生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會影響某些與大多數信仰不同的議員的堅深的宗教信仰。對於這些事件，工黨總是明智地採取相當放任的辦法。我想指出的一點是：在議會中必然面臨的問題常常是錯綜複雜的；要對成員強加硬性的紀律必然要冒嚴重麻煩的危險。這種困難並不是工黨獨有的。除了某些甘願把一切自由意志屈服於一個專制元首或地方選舉委員會把頭的獨裁統治的運動以外，在一切政治運動中都會碰到這種困難。然而，在工會運動的政治和工業兩翼之間，是很少發生任何嚴重爭端的。

如果這個運動的工業和政治兩方面要協調地合作，那末，雙方就必須牢牢記住兩者功能的異點。在勞工運動三大行政部門的成員中也必然存在相當分歧的看法。工會總會大部分是由各工會的總書記組成的，他們忙於繁重的日常行政事務。因此，由於工作

性質的相同，这些成員之間在很大程度上持有共同的态度。在另外一方面，工党行政部虽有許多工会干部，但其成員成分是比较复杂的。它集中了行政人員、政客和宣傳員。議會工党行政部在成分上虽和工党行政部門沒有不同，但它組成的代表們的眼光必然是在議會背景下形成的。他們是在与敌人在下院會場上进行不断斗争的特殊环境下工作。他們每周会見他們的直屬成員，即議會工党的議員，并和他們商定政策。在这三大部門共同关切的事务中，工会总会的决定权比議會工党行政部受到委托的权力大。总而言之，后者履行协定的能力是不如前者的。

当三大部門在共同有关的事务上遇到联合行动的問題时，这种区别就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并且可能成为彼此摩擦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忘記的区别，那就是各部門的工作条件。

工会代表在应付雇主时，当然要处理目前的問題以及长期政策的事务。他們必須排解爭执，必須会見雇主，尽量爭取最好的条件并劝服成員接收或拒絕条件，但在一切事件中，他們有机会撇开敌人去互相磋商或与成員商量。在下議院的政治斗争中，这种战斗就必須在公开的場所进行。工党領袖必須把他手下的議員們領導起来，这些議員实际上正在在他背后与敌人周旋。在这些情况下的那种紀律和領導和工业陣地上通行的紀律和領導是完全不同的。

在議会的斗争另有一套技巧，沒有經驗过的人是很不容易了解的。

因此，在这个运动中，工业和政治两方之間常常发生誤会，是不可避免的。工会領袖們并不是时刻都了解政治斗争的微妙的，但是，同样，議會議員們有时对工会行动所需要的条件也茫然无知。他們易于認為工会領袖的权力比实际上的大。例如，在第一次工党执政时，曾发生过許多令政府感到头痛的工业爭执。在工

党的政治领袖中，有些人似乎以为只要工会领袖说一句话，就可以停止工业方面的行动。他们完全看错了。工会领袖和政治领袖一样，只有一定限度的权力。这种权力是由拥护他的人那里取得的，但是他不能轻视他们的愿望。

关于工会对工党的影响这一点，劳工的敌人所持的态度是有趣而好笑的。他们常常把工党描写为完全握在工会“大头”的手掌中。他们还形容，这些工头和发饷官对工党领袖们发号施令，而后者则须脱帽鞠躬，唯命是听。这些政敌还说，一个政党完全被工会的一些“胸襟狭窄的独裁者”所控制，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在别的时候，他们又把老实和爱国的工会领袖与朋比作乱的社会主义政客相对照。前者被刻划为有判断力和负责的好人，而后者最好不过是一群驯羊式的空想家，最坏就是一些外国佬的工具和革命阴谋家。

他们所采取的态度当然是随着当时的情势而决定的。其实关于政治和工业双方关系的真相是非常简单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把持”对方的意图。双方都承认他们是为工人利益活动的伙伴，并且承认彼此在自己范围内的活动是自由的。

为了求得最大限度的合作，我们成立了全国劳工理事会，由工会总会、工党执行部和议会工党的代表出席参加。这个团体的主要工作是属于联络性质，而不是委托性质的。它并非一个超级权力机关，有权强迫它的组成团体实施它的决议。它最多只能提出建议。工业和政治两方面的活动情形常常由互相交换，但是互不侵犯彼此的工作权限。必须采取共同行动时，行动就总是协调的。有时，三大行政部门举行会议——尤其在最近，讨论有关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最后大家取得了一致行动，但这不是由一个部门强迫另一部门接受它的意见，而是通过协商制定一个共同政策方针实现的。

可能有人以为工党主要是由工会代表组成的，并且以为既然工党大会是由控制着大多数选票的工会来代表，那就沒有如此商議的必要了。有人可能以为，并且有时确有此种想法：工会的意见必然会控制一切。这种想法忽視了一个人的活动范围对他的思想所起的影响。人們的态度必然会受到他所履行的特殊职务的影响。他們不受某些成見的严刻摆布。同一个人，他在負責工会工作时所采取的态度，与他作为一个工党领导干部或議會議員的态度可能就稍有出入。他內心的考虑自然不同，而他所得到的結論也会受到他与其他人結交的影响。假如情形不是如此，协商也就沒有什么好处了。

当取得政权的时候愈来愈近时，工会运动的两翼的密切合作也就显得更为重要。麦克唐納先生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当他身为首相之时，他沒有与工会維持必要的接触。双方必須互相影响。政治方面必須牢記社会主义并不只是国家資本主义。由国家接管一种工业并非接管本身的目的，而只是获取自由的手段。这暗示着工人的地位将有变更。他将在将来成为具有工业和政治資格的公民。一个工党大臣永远不应讓自己忘却社会主义在工业方面所将造成的变化。同样重要的是，工会領袖必須了解当社会主义来到时，工会将在工业方面由敌对的地位轉变到合作的地位。

工党与合作运动

工党和形成合作运动的各大消費組織的关系不如它和工会的关系密切。这三大运动基本上都是由同一立場出发的。三者都要求用一种以服务 and 劳动为基础的新社会組織来代替以私人利潤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旧社会，但是三者的行动方法和活动范围各有不同。合作运动在早年进行試驗以后，就安定下来主要从事长久打算，尽可能去采用一种基于互助性質并用購物分息的办法来維

持的貿易制度以代替个人牟利。在生产方面，虽有不少欧文派的生产合作类型出現，但主要的发展实际上还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形式，在那里生产者向代替資本家的有組織的消费者領取工資。

多年来，合作运动都在避免卷入政治漩渦，甚至今天的合作社还相当敌視部分社員的政治行动。如果在議會中那些設有分支組織的大型公司和小商販組織不时常对这个运动进行攻击，它会不会完全投入政治戰場，这确实是令人怀疑的。这些公司組織不遺余力地企图通过立法抑制它們的商业勁敌。然而它們只在全国受騙选出一个“国民”政府后，才达到目的。

大战結束以后，合作党才开动起来，虽然这种运动的各单位早已在地方上时时扶助工人，并且在参加游行示威，特別在大力协助劳資爭执方面，表现了它与工人的团结一致。直到1918年，才有一位合作党黨員选入了下議院。从那时起，議員人数逐渐增加起来。

合作党議員采取合作党黨員的立場，但是，他是与工党結成同盟的。关于在下議院的工作，双方之間从未发生过任何困难。合作党議員与工党議員是作为同一球队队员合作的，而且实际上是分不清彼此的。

在組織範圍內，有些困难正在設法克服。两个全国性政党之間的明确关系必然是难于調整的。組織方面的問題，如选拔方法、財政协助以及联络員地位等等，引起了不同看法的爭論。

关于政策方針，双方获取了极大程度的協議。当然这种協議在共同反对資产階級政府时比在工党执政时容易。可能发生爭論的是有关經濟改造的实际細節。一个显明的例証是有关工党政府的市場交易計劃，而这些計劃事实上是向农民强制推行一种国营合作体制以便換得某种利益。这样一来，由于政府建立的分配組織类型与合作社的类型发生竞争，就有使两党疏远的可能。然而

双方的善意和常識沒有使双方的关系破裂。

在政策的另一範圍內，也曾經有過發生競爭的可能。熱心市區交易者提出了似乎與合作社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的要求。市政當局聲稱，既然可以由市參議會經手向市民供給水電，也就應該向他們供應牛奶、麵包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這位熱心的合作家存心占有全部。在這一爭端中，共同討論又使兩黨靠緊了。雙方都明了彼此的消費組織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裡的問題完全不是原則性的，而是方便不方便的問題。泛而言之，這一分界綫要看實際情形而定：如果某一貨品得到普遍需要而質量又劃一，那末最好由國營或市區經理機構負責供應，但是，在適宜於選擇的地方，合作社却給消費者以更大的自由。

將來還將有更重大的問題出現。一個工黨政府在組織全國食品供應時，必須應付進口問題。這一工作可以由一個政府部門或合作社批發會社——後者已擔任極大一部分的主要食品供應工作——處理，或由雙方聯合處理。合作運動擔心，一旦工黨政府下台，它的地位不會受到損害。同時，它還願意根據一些能夠保持自身完整的方針和國家經理機構合作。

這裡又產生了一種困難，多少和以前討論工會問題時所談到的相似。這一問題就是，合作運動能否全心全意地與一個工黨政府聯合起來，共同為創造新社會秩序而努力？在下次普選工黨失敗時，是否有使它遭到資本家報復的危險呢？

這件事的另一面是這樣一個問題，合作運動能否置身於全面社會改造的事業之外？如果能夠，它本身的事業能不受到限制或被人代替嗎？

那些仍然認為有可能在政治鬥爭中保持中立的合作主義者，必須面對這些問題。他們不能對私人企業對待他們的態度存有任何幻想。研究一下意大利和德國所發生的事件，就可以看出一個

偉大的运动在集权的社团国家中怎样会遭到清算和毁灭，也可以看出从敌人手里得到的刑前懺悔的时刻是如何短促。

最后，我們必須承認一点。一个合作运动者在观察事物时，必須从一个消費者的观点出发。作为一个消費者，他会要求物价低廉，但从生产者的地位來說，他又会要求工資优厚。如果这两种以不同立場代表工人的組織不密切合作，那末双方就有可能发生爭吵。今天，合作社和“全国分配与同盟工人协会”之間的爭执一般來說圓滿地解决了，但是意見的分歧可能在政治方面呈現出来。某些部門的工人由于經濟情况的影响可能贊成关税制度，而合作主义者却是一个当然的自由貿易主义者。恰恰在这个地方，工党可以作为这两种运动之間的一个紐带，而在下議院內，工党議員与合作主义者之間的亲密关系已經証明这种作用的价值。再者，工会运动主要是代表男人的利益，虽然这种程度目前不如过去厉害，而合作运动是代表家庭妇女利益的。工党在它的組織和活动范围方面，却代表着这两种利益。

依我来看，最重要的是，合作运动应当与工党和工会运动步調一致、共同迈进。事前进行充分协商——不仅在一般原則上而且根据工党綱領的具体建議——将消除一些困难。我深信，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消費者的組織必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值得重視的是，苏联政府怎样在俄国发现极需发展合作运动，使之成为經濟机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他們对合作运动用途的看法大不相同。为了讓消費者有机会充分提出他們的要求，一个真实而有活力的合作运动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会关于应当在什么条件下制造、运输和分配物資的問題，理应起重大作用；但是关于究竟应当生产什么，将主要由合作运动，集体的或通过全体社員在購買中的联合行动来决定。最近，合作运动已被邀請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劳工理事会。我希望他們及时地接受这个邀請，从而使这

个团体成为整个运动中联合协商的工具。

合作党使它的成员深切地感觉到政治行动的重要性，并且将使成员时刻记着这个运动的理想，这是合作党的一项巨大贡献。一切庞大的组织都难免让自己的机构腐蚀。工党面临的危险，是专想选票和支部组织或赢得的议员席次一类的事。工会面临的危险，是专考虑目前的利益。合作运动面临的危险是为红利与物质收益设想。他们的成功大，将这种危险变得更大。对付这种危险的唯一方法，就是竭诚拥戴三方面的共同理想，而这些理想只有通过它们的联合行动才能实现。最重要的人物是那些实际参加运动的理想家。总有一些门外汉，为了理想，总想批评实际工作者。他们专心注意批评，因而他们的工作效果是微不足道的。有时，他们的脑子充满了理想，以致他们不能理解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有时，他们变成了超人，以致忘却了普通人是什么样了。要加强劳工运动的力量，就必须坦率地承认它的各个组织的特殊功能，并且必须随时贯彻相互了解的精神。

工党与国际

工党是“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的组成部分，而这个国际是继承旧日的第二国际的，并获得欧洲大部分民主政党及其他各洲一些民主党派的拥护。与苏俄共产党建立和控制着的第三国际不同，“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对其附属组织是不能发号施令的。它作出的建议是依据各国的现有情况被应用在各国的。它在政策方面采取决定，而这些决定是在各该政党同意之下发生拘束力量的。全体会员依据需要经常举行会议，而设在布鲁塞尔的办事处则经常有定期会议。办事处共有十四国会员，在全体会员休会时担任执行部的工作。因此“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是一个谘议机关，负责布置联合行动，并调整策略，并不是一种在各国政党之上的超级

权力。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进展大大削弱了“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的力量，尤其表现在那个伟大而有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毁灭，这个政党多年来在这个国际的审议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各主要国家的情况不同，实际上使得各国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行动。造成软弱的另一原因，是第三国际的建立和因此而产生的内訌。然而，“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在维持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办事处按时发布公报，使各个组成的政党了解彼此的活动情形。我们募集了大量款项并且支付救济在暴政下的牺牲者。同时还有许多例证，说明由于给予法律上的协助和动员世界舆论，阻止了陷人于罪的司法谋杀。马提阿蒂(Matteotti)基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创立的。“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与国际工会联合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必要时双方举行联席会议。1936和1937年，这两个团体合作援助了西班牙社会主义者为自由与民主而进行的斗争。这两个团体募集了大量款项并供应了大量物资。他们用食物和衣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工作是采取大规模形式进行的，虽然由于海岸封锁的明显原因，在当时是不能公开宣扬这些活动的。这两个团体当时决定默認不干涉政策，只要它能够公平进行并发生效果，虽然坚持西班牙政府有获得武器与军火的权利。“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利用集体与通过各组成的政党的方式，经常努力督促实现这个政策。

除了它的比较正规的活动之外，“劳工与社会主义国际”还给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领袖提供了一个获得个人接触的机会，而这些接触对于相互了解是必不可少的。

第四章 組織

工党的組織，不可避免地是它的历史的发展結果，并且表現了产生它的各种力量的平衡。有些社会主义运动从开始就是某一个人的創举，而这个人的权威人格把这个党造成了特殊的形式。其他的社会主义运动是由一群人共同創造的，这些人具有明确的目标来共筹方法。我已經指出过，工党是属于另一方面的，它是建筑在現存的基础之上的，这个現存的基础就是工会主义的工业运动。那个基础主要是联盟式的。今天大多数的偉大的工会是在行业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工人們的混合团体在緩慢前进中形成的。在許多事例中，如兰开夏紡織工业，除了行业区别以外还有地区的分别。

悉尼和俾阿特立斯·韦伯，在他們的关于工会运动和工业民主的經典著作中，曾追述了工会运动的支队組成联队再由联队組成大軍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地方性和行业性的独立主义进行了多年的斗争，今天工人运动的青年成員，看到偉大的工会成員中有可敬佩的人物，就易于忽略他們的非常事业的历史并且易于輕視必須克服的个人主义的力量。如果人們願意了解工党的組織，記取这项过去的历史还是很重要的。

工党在組織方面，本身是联盟的而且是联盟組織即工会总会的幼兒。它在結構方面体现了前輩遺傳下来的特性。一个国家里有以代表式的民主原則为基础的宪法，这个国家里政党的自然基础就是个別成員。这个国家在地理上所划分的选举区为地方政党的組織提供了雛型。其結果得着一个簡單而合乎邏輯的結構。

然而工党不是建筑在个别成員身上的。它原来想成为工会运动的政治体现物。它的各个組織单位不是个人，甚而不是各选举

区的政党，而是支部。它的模型是工会总会。正如工会总会是若干独立团体在某些目的方面的一个联盟，所以工党在其成立初年，是某些工会和社会主义协会在政治目的方面的一个联盟。要成为工党党员的唯一方法就是加入一个支部组织。只是在1918年以后，工党的大门才敞得比较宽阔并就吸收个人党员作了决定。这一历史性的发展的结果使党的组织变得极为复杂。

今天的工党包括三大类型的组织。首先是工会。这些工会就所有会员都签字约定缴纳党费方面来看，是全国性的。第二是社会主义协会……，第三是选举区的组织。还有一个全国性的合作社。

选举区的组织即区域的工党，是由区内所属的工会地方分会和社会主义协会以及合作社的地方分会所组成，此外还包括个人党员小组，这个小组包括以个人资格入党的以及通过或不通过其所属的任何其他团体的联系入党的一切党员。

区域工党在郡的区域里也可以包括若干地方工党。在许多情况下，也可有妇女小组和青年联盟的支部，青年联盟是二十一岁以下的青年的特别组织。

人们可以看出有双重会员身分的人是相当多的。皇家兵工厂合作社的会员同时可以是一个工会会员，费边社的社员以及区域工党的个人党员，这样一来一个人有四重会员身分并且通过各种不同的团体缴纳四次会费。在每年的年会上他的选票将要作为不同团体（他是其中成员）的会员的投票单位而计算四次。工党党员的总数接近二百五十万人，但因为党员有双重甚至三重身分，因而必须减少相当多的人数。在总人数中大约有二百万人是工会的真正会员，其余的则分属其他组别，其中个人党员最多，大大超过其他部分的人数。在考虑组织工作的时候，最好从较小的单位着手然后及于全国执行委员会。

区域工党

在工党的整个组织中，我们是遵守民主原则的，较小的单位则给予可能的最大自主权。区域工党是整个组织的缩影。它由当地的所有个人党员及其所属的工会和社会主义协会的各该地方分会的会员所组成。它的事务由所属各组织的代表所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这些组织是按照会员人数而享有推派代表权利的。每个选举区的正确组织是略有不同的。区域工党是一个自主的单位。它征收党员的党费，按比例上缴总部一份，其余部分则可在一定的范围内动用。它选择国会的候选人时须得到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它有权在每千名党员中推选代表一名出席党员大会，费用由区域工党担负，其余不足一千的人数另外增加代表一人。区域工党中可以有若干地方工党小组散在选举区的村镇。这些地方工党小组对于选举地方机构的候选人可以有自主的措施。同样，在城市中，市区委员会有代表权。区域工党本身可以成为市工党或郡联盟的一部。这些较大的单位可以直接派代表出席工党年会。

社会主义协会

许多年来，独立工党一直是附属工党的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协会。它的八百或九百个基层党部往往是当地唯一的活动的政治势力。它的影响不在于它的党员众多，而在于所做的工作的强度和它的政治意识。具有个人党员小组的地方工党的发展在大多数地区有代替它的趋势，而工人运动的队伍对它的主义信仰的改变使得它所采取的态度与其说是建设性的不如说是批评性的。它最后决定与工党分裂，而在进行过程中失去了许多党员。它的不满从工党中夺去了宣传的有力助手，这个助手至今在某些地区还没有补充。

社会主义同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从前的独立工党党员組成的，它一度完成了一个有力的和宣傳机构的任务，但随后又陷入了独立工党所犯的一样錯誤。它沒有認識到联系較大的群众团体的好处必然意味着对于它的決議的忠实。它的短促而頗为复杂的生涯于1937年的夏季結束了。

其他的社会主义协会不是吸收专业部門，如行业的或大学的會員，就是以从事特別工作为限，如費边社所做的。社会民主同盟执行旧的傳統。忠誠地承認較大单位的党员所具有的条件。近年来，大学工联在肄业的学生中发动了强大的运动，特別在牛津和劍桥，那里的工人俱乐部是最强大的政治組織。工党迄今很明智地允許他們有广闊的活动园地，并且認識到不能严格限制青年与持有不同政治見解的人們来往。

各 工 会

各工会把它們的全体會員和主要財政一并供給工党。會員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范围，以及它們选举和推派出席工党年会的代表的方法，各工会都互不相同。以后我将要討論它們的地位。

工 党 年 会

工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员代表會議，每年定期召开一次，必要时临时召开。會議由所屬組織的代表組成，这些組織有权推派代表并有权按照它們繳納党費的党员人数而行使投票权。

在这里必須談談工党的財政情况。在一个以工人階級为主的运动中，不可能有机会利用富人捐助而筹得一笔秘密党費作为他們已得的或期待的利益的交換。工党所依賴的是辨士而不是英鎊。党员向他們的組織所繳的党費是不定的，但向总部所繳的数目每个党员是相同的，按照今天的标准來說，每人每年四辨士。这

党費决定代表权和投票权。工会在年会上所获得的控制权不是由于它繳納較多的党費而是由于它有很多黨員的集合体。在年会上所适用的方法与区域工党所适用的方法毫无差別。在这两种情况下，代表的投票权都是取决于若干黨員所繳的党費。并且在这两种情况所投的票可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見而不能代表另一部分人的意見。

保守党的會議只是通过一些決議，而这些決議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工党代表會議則与之相反，它决定党的政策并且发出指示，这些指示，执行委员会、所屬各組織以及它在国会和地方机构的代表都必须执行。一般說来，保守党會議偏于形式而不注重內容。它的領袖們上台演說；但是他們并不是真正根据會議来制定方針政策；他們更沒有履行諾言的决心。

工党代表會議实际上是工人运动的議會。不仅如此；它是一个立宪大会，因为它有权修改自己的党章。

在早期的几次大会上，工会所占的优势远胜于今天。当时工会理事会和地方工党数目少而影响小。社会主义协会在它們會議的工作中起很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們的力量是質胜于量并且它的影响是依賴工会中同情它們的代表。1918年工党基层的扩大，征求了个人黨員，这就使會議的力量对比有了一些程度上的变化。工会理事会的會員减少，而地方工党的黨員增加了。政治上的单位，即选区的工党，在国会目前发生的許多事例中都已說明，比早年開創时所处的地位重要多了。

會議的事务永远是超过其所能及时完成的限度，但事务的性質也在改变。以前对于完全不同的主題辯論不休；現在的趨勢是把大部分時間用来专心考虑执行委员会提出的政策文件上所列的主要問題。

出席會議的代表們密切遵守指示的程度是不同的。有些地方

工党就日程上的每一項目仔細加以說明并且确切地指示它們的代表，而另一些地方工党在許多事件上都是听任代表自由处理的。人們可以想到代表所接受的指示意味着发言和討論都不能发生影响，因为爭論的問題事先都已决定了。这种情形无疑地在某些問題上可以遇到，但一般說来，傳閱的日程在各党派进行协商事务的过程中已經变动，而协商目的是为了爭取对主要事件而不是对措詞表面的支持，所以代表可能发觉終归他必須解釋这些指示而他解釋指示的精神就是討論的精神，會議上出現的爭論还往往产生于年会的报告或者发生于代表們接受指示时未能料到的某些局势。因此會議就有被爭論所左右的可能，而且事实上这种情形是常見的。

此外还有一个妇女劳工的年会，这是由工会和妇女小組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代表組成的。这个年会在不忽視一般問題时自然会集中討論对妇女有特別利益的主题。

执行委员会

會議选举一个执行委员会，任期一年。它負責执行已經商定的決議，負責解釋政策，并于大会閉会期間負責作出决定。此外它还管理党的普通行政。执行委员会反映工会运动的綜合性質。二十三个委員分成四組，每組按照提名候选执行委員的組織成立一个单独选区。其中十二名分配給工会，六名分配給地方工党，一名分配給社会主义协会，合作社和职业組織。还有四席分配給妇女，妇女的候选人可由任何組織提名。为了投票，代表們組成一个单一的选举团。任何一組都可以选举所有議員的席位。代表們联合一致投其組織所享有的票数。

在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許多大型工会联合起来能够决定整个执行委员会的組織，如果它們这样選擇的話。沒

有它們当中某些团体的支持；誰都不要指望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因此較小的組別就坚持选出来頂替他們組的席位的委員不能代表它們那些組的代表的願望。這項主張是公道的，因而无法否認。我以为，得到地方工会多数选票的候选人最后落选这件事肯定不是不常見的事。我們沒有必要來說这是故意做成的或者說这是討价还价的結果，虽然这种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所采取的方法的必然后果。人們常常表示，每一組的代表应当只由該組的选票选出。反对者則說这种办法可能在执行委员会本身会产生宗派主义。此外还有两种不滿的說法：一种認為較小的組別的代表是由于控制多数一致投票的組別的贊助而获得席位，因而这些代表对工会或它們的職員來說就似乎毫无用处了；另一种說法是工会在执行委员会的代表是为了相互支持通过协商而得的，这种协商有时造成下列結果：选出的执行委員在工会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地位并不足以使他們成为一个必須执行重要任务的机构的有用委員。

我認為这些不平之鳴是有些根据的，但是也有人反对采取其他的选举方法。如果对代表的投票任其自流而不严格要求會員資格，則勢将使代表名額有所增加，以致使运用已感不灵的大会过于龐大而不利于进行有效的工作。如果大会的人数不增加，就有可能鼓励华而不实的演說和歇斯底里式的陈訴而不利于比較朴实的品德。工党已有一些不幸的經驗感到有些人宣傳鼓动的能力远远不如他們的其他品德，而这不能在謹慎和不謹慎方面來責备他們。

我認為有可能把这些困难問題用一些協調的方式来解决，所謂協調是指加强执行委员会的力量而不使其冒着上述的危險。关于在这一方面改組的問題，执行委员会正在积极考虑，而处理这个問題的工作似应由下届工党大会來負責。

执行委员会的工作

选出来的二十三个委员和党的领袖、书记及司库(他们三人因职务关系为当然委员)执行党的常务工作。许多工作由常任小组委员会来做,例如财政和总务委员会、组织和政策委员会。政策问题由负责财产和贸易、组织问题、工业的改组、地方政府、农业以及其他事项的一系列政策小组委员会处理。

这些小组委员会共同选择党内兼有专门知识的杰出党员,研究各项政策,并就它们有关的党务工作中的特别事项向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此外,还有若干与工会总会联合组成的小组委员会讨论有关共同利益的事项。

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总部工作人员和全国九个区域的组织干事以及区域工党书记。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由于财政来源缺乏甚而在工会运动内部也不能一贯地实现。工党的收入由各附属单位缴纳的党费而来,每年约为四万到五万镑(工党与其他党不同,永远公布它的全部账目),国会的每一小组平均占八十镑。执行委员会必须用这笔款项支付一个庞大办公室和约有六十或七十个工作人员的开销,筹备大会和安排全国的宣传员,编印党的文献,并对财政困难的基层支部给予补助。如果没有自愿捐助的额外收入,党的事务当然是不可能执行的。有些支部能够担负专职的工作人员,而另一些支部则完全依靠自愿捐助。在这两种情形中,值得讨论的是党员的自愿工作。

这就是工党与旧政党之间的巨大区别。当然,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也有自愿服务的热心者,但比起工人运动中的自愿服务则是微乎其微了。我们有成千上万的男女把全部业余时间用在工人运动之中。在选举的时候他们把节用的房间借给党作办公室或委员会使用。他们愿意参加在会上演说的令人振奋的工作,但是也愿

意做些干燥无味的杂乱工作，如写信，奔走竞选，抬講演台，售买文献書籍和募捐。他們做这些事一周又一周、一年又一年并无报酬。他們是工人运动的实力的組織者。他們往往要遭受社会的物議。他們因公受伤(过去，他們有时被人毆打)；他們往往为了自己的信仰工作得筋疲力竭。

工党的地方活动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實驗学校。男女在那里学习如何与他人共事；他学习或者应当学习容忍；他学习在工作环境不利情况下如何保持热情。他要花費許多時間百折不撓喋喋不休地劝告他的同伴接受他認為正确的路綫。他还要花費許多時間調解个人的爭論或討論无关重要的問題，但是所有这些都是民主政治中政治訓練的主要部分。沒有在自己的地区經歷过运动的日常工作的苦役的人，都失掉了一些他不能用其他途徑取得的东西。

我現在已談到了工党組織的大概情形并且指出有些事情与其說它是邏輯的設計不如說是历史成长的结果。毫無疑問，如果要从新做起，建立一个比較簡單的組織是可能的，但是現在要进行任何变更，困难是很大的。

人們的最普通的反对論調是，工党为工会所把持，工会用一致投票的威力决定一切重大問題。更有人提到決議与其說是工会的會員所做的，不如說是書記和其他执事人員所做的。我将在另一地方討論工党与工会总会的关系。在这里談到下列这件事就够了，即不平之鳴确有些根据，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如果把一致投票的办法取消了，所通过的決議的性質是否就有任何本質的改变則很值得怀疑。

代表的每一选票意味着少数人是不能被代表出来的。某一工会代表代表五万會員投票，其中可能有三万票贊成这一方而两万票贊成另一方，但同样地，在五十个地方工党中每个单位投一千票，可能它們的所有选票都包括不能被代表的少数人。的确民主

政治的必然面貌当然是少数应当服从多数的決議。

縱然这个党只是由地方工党单独組成，其間仍有表決力强弱之分，而且仍有不平的可能。人們会強調某些具有少数會員的区域感到它們的利益被忽視并且它們的決議被力量較大而組織較好的区域的选票所压倒。

真正的困难是任何龐大組織必有的意外事件。一个代表出席年会，赴会以前接受过詳細指示或者接受过一般的指示；議事日程永远是繁多而复杂的，而发生的爭論問題又往往无明确的指示可循。有时决定性的投票不是根据實質的动議，而是根据上次的決議或根据下一事件的动議而投的。掌握多数表決权的代表們在这里就占了优势。在許多場合下，这种权力是公平行使的，虽然可能有某种傾向保守态度的趋势。另一方面，人們必須坚决反对这一点，即大会陷入不明智而又慌張的行动中的危險。总的說来，我認為，工会領袖們不专橫地行使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事实上，主要的反对意見一般說来是反对投票方法的少，而反对投票結果的多。那些严厉譴責一致投票方式的人在遇到按照他們的想法投票时就默默无言了。

批評常是針對選擇执行委員會的方法而发的。有些人一貫要求有一个能干而积极的領導；又有一种流行的說法，認為群众是永远走在領袖們前面的，但我認為这是錯誤的。我不同意这些看法。我們必須記住，对政治始终有兴趣而积极的只有一小部分人。他們在工业方面的爭論得到許多通常是滿足于挂名黨員的人的支持。他們在政治方面得到許多对斗争感兴趣的人的支持，这些人在这方面的兴趣正象他們对其他形式的游戏那样感兴趣。他們还可能时常被热情所支配，但通常有吸引他們的其他兴趣。热心的黨員是容易与思想相似的人打成一片的。他可能很容易对于情感的力量得到一种十分錯誤的印象。常常参加會議的宣傳家易于从

他所得到的回答中判断人们的情感，却不留意到会的人是多么少。这就是那些被号召带头试行发动热情并把热情引入所希望的途径的人的任务，但他们必须与群众保持密切的接触以便了解群众支持他们的程度。

有些人总是诧异为什么执行委员会不在这件事或其他事上开展运动，因而认识不到这种工作有一定的限度，也认识不到如果把它做过了头就要起递减律的作用。更严厉的怨言是说执行委员会过于庞大不能迅速处理事情。人们提出，执行委员会一个月只开一次会，而情势发展太快，它赶不上去。这种怨言有几分真理，但事实上，当必须采取迅速行动的时候，财政和总务委员会，或者当紧急时刻主席和副主席常常亲自行动并且事后请执行委员会批准。这主要决定于负责这些职务的人。多年来一直是选举一个主席，任期只有一年，并且是轮流选他或她，同时所选出的是服务期限最长的。毫无疑问，这个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只是在执行委员会里服务期限较长这一点并不一定意味着那个人就是大会的甚至执行委员会的理想主席。主席职位具有特有的技术。有时党的主席在大会上或在工人运动的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严重的困难，而他却不是一个人有特殊能力或地位的人。要找一位在行政工作方面有较长时期经验的主席并让执行委员会里资格较老的委员轮流担任主席而且在这一年中让他享受在年会上发表演说权利，那是有许多理由可说的。

有许多针对所谓“传达室”而进行的批评。其中有许多是不当的，但是必须承认：一切政治总部是易于发展某些倾向的。我觉得工党对官制提出的批评并不是保守党中央组织所没有的。在这类组织中必然有相当程度的惯例、官规和戒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并且对于那些不能象机器齿轮那样合式地称职的人是不耐烦的。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方法都倾向于保守的而

对革新之举都是怀疑的。当人们想起他们收到成员一大堆不加思索的提議时，就觉得这是自然的现象。对于总部的批評有許多是不公平的，因为批評者認為，我們有錢可实行他們的計劃。而“传达室”則必須量入为出，一般說收入是有限的。

議会的候选人資格

工会在选择議会候选人方面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在工人运动初期，除了少数議員由独立工党支持以外，議会党的大多数人是由工会推荐的，工会支付选区組織的費用，选举費用，并且在議員发薪以前还負責議会的薪資。

經全国执行委员会批准的每一候选人必須有可靠的財政后盾。这个后盾来自工会或其他附屬团体或来自地方工党的基金。大工会的財政过去能够使它們对工会所推荐的人保證获得全国許多最安全的席位，并且在推选候选人方面直到最近它們占了相当的优势，原因是它們能够負担所有的費用。

然而党代表大会最近通过了一項决定，限制了各組織或个人候选人所支付的費用的数目，因此，这一令人討厭的競争現在受到了限制。

推选議会的候选人完全是选区組織的事。如果被推选的候选人具有必要的資格，全国执行委员会不能干与这个决定，也不能以任何方法迫使选区的党推选某一候选人。然而它有权利提名并且常常这样做。选区的党往往向总部征求关于推选候选人的意見。

以前，党的工作人員有宁为某一基层組織服务而不願为整个党服务的傾向，但是对于这项情况的扭轉已大有进步。

对工党的許多批評都是針對它推选候选人的办法而提出的。有人提出，目前有一种趋势就是說选入議会的主要是在工业方面有經驗的人，其他人則机会不够多。这种批評有些真理。一方面

要使各地方組織有太多的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賦予全國執行委員會太多的職權，在這二者之間採取一個明確的方針是有困難的。依照我的看法，主要的是，選區的黨應有最大可能的選擇自由，因為將永遠有這樣一種趨勢，就是說在執行委員會能控制的地方，寧恃安全不作炫耀，寧守正道不用才能。

議會中的工黨

議會中的工黨是以民主原則為準繩的。它由所有預備贊成議會工黨自己決定的並且可以修改的常規的工黨議員所組成。這些常規約束着議員們服從多數的決定，雖然在發生涉及良心信仰的問題時議員有放棄投票的權利。曾有人說，堅持黨的諾言不免會有錯誤。這種想法是想把議會議員變成一個單純的代表。事實上，這只是承認一個議員有責任代表選舉他的團體。一個工黨候選人堅持一定的原則並且為許多選他代表他們並執行這些原則的男女所支持。所以，他們有權希望他忠實地堅持原則。就事實而論，黨的諾言只是紀律的一個忠實而直爽的告白，而紀律是一個政黨在議會進行一切有效工作所必需的。保守黨的黨員對於自己的黨投反對票要受到處分，這甚至比工黨黨員更嚴厲，除非他個人的地位太高，黨的當局無法處理。兩黨間的真正區別在於工黨黨員參加約束他的決議。

在議會每次會議開始以前，由黨員投票選出領導和副領導各十名和督察員數名。此外再選出十二名委員與這三位首長共同組成一個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對議會的黨負責，在議會開會期間每天開一次會，全黨至少每週開一次會。因此黨在下議院的活動是由黨員全體決定的。在黨休會期間執行委員會決定一切，如果執行委員會不能集會，由領導人或由負責在下議院發言的黨員決定。事實上，黨員有很大程度的活動範圍而黨對個人的奇想表

示很大的容忍。然而为多数服从这一原则是要坚决遵守的。独立工党的党员所以脱党正因为这一点。实际上，他们认为，在判断什么是党的政策上面比工党党员高明。

在下议院的行动是议会党的一件大事，它的党员要决定贯彻党的政策的事。工党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会期间是解释政策的机构，但是议会党在它自己的事务范围内是最高机关。这个机构对于工党党员来说可能是自然的，但是在议会里则是创举。在旧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里，领导人有很大的权力。他指定督察员并决定“在野内阁”的内阁员。保守党似乎只有在危机的时候才召集全党会议，其余时候则由领导人任意决定。巴尔福勋爵(Lord Balfour)的《我的一生》一书说明当施行关税改革意见分裂之际他能够数月不召集一次全会而获得成功。

工党上议院议员也有定期会议，在议会的执行委员会有代表，并有权利出席党的会议。全国执行委员会在议会每次会议的开始有权出席党的会议并参加讨论。

议会中的工党必然兼有民主的缺点和优点。很明显，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手里比起把一切重大事件提交群众公决在行动上就可能比较迅速而秘密。在另一方面，一个党的普通党员比起另一个党的许多满意地接受领袖的政策或督察员的命令的党员，对于所发生的问题的赞成与反对更为了解，而且比较负责。

工党的机构是允许发泄怨言并能按照党员的意志改变党的政策和策略。大家可以公开提出批评，并给以答复。每年还有改选领袖和改组执行委员会的机会。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专制政治下必有的激变。每年选举一次的方法还可以把党认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加强领导人的队伍，而不采用完全由一个领袖提升的办法。

党在下议院的领袖也是党的全国领袖，并且是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全国执行委员会通常包括议会的若干议员，因此

这两个机构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希望达成一个共同决定的时候，时常召集三个执行委员会（全党的，议会党的和工会会议的）开会。工党执政时，党从群众中选出一个諮詢委员会与各部大臣保持联系。

我对工党的組織說得很多而且很詳細，因为甚至在一些党员对于党所运用的实际机构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有人时常說党被一个所謂“传达室”的奇怪单位所指揮，可是真正的怨言可能是：党机构龐杂使得党的行动緩慢并且說这是由于照顧把一切重大决定都通过群众的代表来决定造成的。批評家們往往忘掉：要成立一个小心謹慎同时又要工作速度快、效率高的組織是多么困难。民主政治是政府的最艰难的形式。最后，它要靠个人的不断活动。工人运动的蓬勃生气要靠地方工党和工会分会的成員們。如果他們沒有强有力的行动，則工会运动就可能变成机械性的。一个民主运动的推动力必須来自成員的全部热誠。如果缺乏这个推动力，自上而下的任何努力都不能代替它。

第五章 工党的策略

工党慎重地采取了根据宪法行动的方法，拒绝了革命的策略。我在第一章里竭力说明采用这个方法的历史理由。关于工党的成长经过，我是从最初的萌芽说起，一直到它处于与资产阶级政党挑战的地位。在这种挑战的压力下，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小小分歧实际上消失了。国民政府的组织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此以后，我国选民所面临的争论是社会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工党相信：当它得到大多数选民支持它的政策的时候，它将在施行的改革之中得到较多的反对派默認。

然而有些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暴力斗争社会主义就永远无法实现。他们相信，民主政治一旦发现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女婢时，维护现存制度的人就会立即拒绝它。他们以为任何涉及根本问题的企图都将遇到有力的抵抗。他们以为议会的行动只有被用来准备一个不可避免的斗争时才是有用的，所谓不可避免的斗争不是在投票箱旁边进行而是用刺刀和炸弹展开的。否认这种可能性，殊属无谓。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里推翻了民主政治，发展了法西斯主义，这种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假面具而已。然而从某一国的经验来论证另一国的经验这是不明智的。容易令人误会的莫过于把历史必要的铁铸理论适用于一切国家并且认为，不列颠如果不仿效柏林或罗马就必须走莫斯科的道路。理论家在十八世纪末叶也这样说过，不列颠如果不预备加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行列就必须走法国的道路。我并不是说反动派没有可能用武力夺取政权。我很知道我们的一些反对派对于民主的原则是多么轻视。但我相信我国人民的广大多数是反对这种方法的，并且

相信这类企图必将被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忠诚所粉碎。

我相信，在我国如果进行暴力斗争，那将是一件对文明极为危险的事，无论哪一边取得最后胜利。不列颠的社会主义者永远承认阶级间的矛盾，但是还没有一般地把阶级战争当作一种社会的学说。的确，社会上有专靠私有权生活和依靠劳动生活的阶级，这两阶级之间有重大的矛盾，但远不象人们往往想象地那样明确、那样清楚。并没有那么两个鲜明对照的阶级——资本家和挣工资者。有一种人除劳力而外一无所有，还有一种人完全依靠不劳而获的收入，在这二者之间还有许多等级的人，其中有些在主要方面是工人而另一些人在主要方面是资本家。在我国，有许多工人是有些财产的；有许多资本家对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暴力革命的方法意味着征服，如果不是消灭，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实际上它意味着接受一个极权国家。我不把极权国家当作目的那样可爱，而我相信以武力来完成极权国家的企图将带来重大的不幸。

社会中一部分人统治其他一切人的企图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恐怖主义作为武器。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纳粹的德国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在共产主义的俄国也看得很明显。恐怖主义的方法只要一被采取，就很难抛掉。从理论上说，恐怖主义和独裁政制的时期是过渡性的。从实践上说，它是继续不断的。在今天的苏俄，外国的干涉已停止十五年之后，恐怖主义的方法仍在继续，这可从审判托洛斯基派的案子中看出。苏俄的许多领袖虽想避免恐怖但是无法做到，因为取得政权的方法在继续被那些目前寻求政权的人所应用。在极权国家里，用强力作反叛是引起变革的唯一途径。

在我国永远有一小撮人，在为强力革命辩护，但是大多数人民对他们的赞助很少，因为这类方法是不适合国民气质的。多年来，有些人向往暴动，并渴望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由于科学的进步使破坏方法有所变化，这就使得这些梦想越来越脱离实际。

工党并不想建设一个纪律森严、武力镇压并且只容纳一种意见的社会。相反，工党认识到社会的富足在于它的繁复多样而不在于它的千篇一律。

我相信我国人民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就象不愿意接受法西斯主义一样。这两种制度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这两种制度是不合乎不列颠和法国这样的人民的口胃的，因为这两国的人民已经享受了多年的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

我已说过工党是坚决反对革命行动和暴力方法的并且永远坚持相信应当采取合于宪法的行动，而它永不忽视发生下列情况的可能：议会以外的行动可能是必要的。工党对合于宪法的行动的信念不可避免地要决定于它的反对派也赞成这一信念。只要工人有权利用它并通过投票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无权用其他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果工党不能取得大多数，那么它就必须作为少数而服从多数的意志。它可以设法影响那个大多数以及以各种合法方法赋与权力的那些人，但是要以暴力把它的意志强加诸多数人民身上则是违反民主信念的。这样说来，命题好象简单，但事实上有些两可的事例需要进一步的考查。

很可能，一个受选民委任的政府故意违反或超越曾赋与它权力的人的愿望。也可能它办事独断以致迫使少数人叛乱。于是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否不致形成一种局势使少数人用某种直接行动对政府施加压力是正当的。

这样一来，一个政府可能不顾它的选举章程而采取近似攻势而导致战争。它可能故意蔑视有关这个问题的舆论。它可能不顾公众的政见而继续追求一种必然使全国遭受巨大损失和灾难（如果不是毁灭的话）的途径。于是少数人采取行动可能是正确的并且是必要的，但是必须承认在那个时期采用合于宪法的行动的方法已经被抛弃了。结果很可能发生革命的局势。

总罢工

工人运动討論的这个問題的特別形式就是总罢工的形式。若干年来罢工一直是本国或国际會議所討論的議程，而它的理由、效果以及限度都已討論过了。人們从不民主的观点把它說成是有阶级意識的工人借以用实力夺取政权的一种方法。这种方式在我国得不到什么支持。它被說成是无公权的阶级借以获得选举权或者矯正选举的不平等的一种方法。例如在比利时，实际上它是收到成效的。它更常常被看成是工人用来防止把他們拖入違反他們意志的战争中的最后武器，或者看作是抵制政变的一种手段。对于这些目的它已得到成功。1905年，挪威人民想脫离他們与瑞典所締結的同盟。当时曾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比較强大的国家可能設法以武力来保存同盟。瑞典工人总罢工的威胁是导致和平解决的一个有力因素。1920年，在德国，克浦的政变的企图被工人总罢工所击败。在这件事例中，总罢工是用来支持宪法政府的。1920年，不列顛的联合政府是致力于推翻苏維埃政府的。“不干涉俄国”的运动迫使政府放弃了它的冒險行动，这一运动从下列这一認識中吸取了很大力量：强大而积极的工会运动可以采取直接行动。

确实，我們在这里看到了总罢工的真正效果。可是不采用它的时候，它的力量就更大。認識到一种特別行动途徑可能发生作用，这一点往往很有效地影响政府的行动，尤其是打消对工人的攻击。在实际应用到肯定的成就方面时就要发生困难。有些人以为經常利用罢工威胁方式可以获得巨大的进步，但是事实上那些施行威胁办法的人迟早会发现他們被迫采取行动。他們或者退步，使这个武器变鈍，縱然沒有变得完全无用，或者被迫采取行动。只要一采取行动問題就扩大了，革命行动的局面就要来临。这件事变成了两种力量較量实力。最后的胜利要决定于輿論的力量甚至

于全靠体力的持久。

总罢工的概念在我国是从广泛相信政府不致訴諸极端暴力这一点而大大加深了的。这还是根据很早以前的条件所想出来的行动。一个拥有武装的政府的力量在今天來說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大得无比。不带武器和未受訓練的群众比較來說是弱得多的。同时統治階級的无情和殘忍比大战前的半世紀大得无法計量。

总罢工往往被和平主义者作为不用暴动而用武力的一种方法，但結果很少能滿足要求。从理論上說，一个政府可能因群众的消极抵抗而屈服，但实际上在全国范围使用罢工这个武器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暴力斗争。理由是很明显的。罢工这个武器在行动中永远要伤害那些使用它的人。穷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罢工所带来的貧乏的打击。除非总罢工很快地成功了，否則刺激双方情感的苦恼甚至痛苦是要不断增长的。

可能只有在我国純工业性的罢工可以繼續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而不发生暴力，并且这只有經過巨大的困难才能达到。

人民陣綫

一个政府处于不能控制下議院的多数的地位是巨大的困难之一，这是一般都承認的，虽然人們往往忘記在上世紀中叶这种情况存在了許多年。在政党脫离輝格和托利的旧窩而成为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新組織时，很少有穩定的多数。尽管如此，当时的政府仍照常执行职务和推行它們的立法綱領。这是由于政党之間沒有真正的界限造成的。确实，两党都有左翼和右翼的极端派，他們的分歧很大，但这些人他們的社会基本概念上並沒有分歧，而广大議員和选民群众之間的分歧与其說是在他們对于政治或經濟學說的個人信念上不如說是在他們对于某些特別观点的個人信念上。在那个时代，象葛拉德士吞这类显要人物是有可能被邀請加入托利或

輝格政府而沒有引起任何惊异的环境。

在我們这个时代，我們看到在战时和平时都組織过联合政府。战时联合政府可以說是特殊类型的。在战时，有一个最主要的問題可以促使人們联盟，這些人們本来在社会观念上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为了保卫他們所屬的特別社会而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外来危险的威胁可使一个包括各种不同成員的政府在国家安全的政策上团结起来，从現时的法国情况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們的“人民陣綫”不仅包括自由党和社会主义党而且还包括共产党和激进党，而激进党从不列顛的观点來說是保守党。在法国，人民确实很不习惯于任何一个党有大多数，因而多年来都是由不同的各小党临时联合执政。然而在我国，一个少数党只有抑制自己的个性，与其他各党妥协才能执政。1924年和1929年工党的短命政府是依賴各党的中立（如果不是积极的支持），这些党在基本观念上是与工党不同的。因此，这两次工党政府是处在一种不能执行它們所信仰的政策中的地位，而只能在下列条件下存在下去：不触犯反对派的基本見解并爭取在社会既存秩序范疇內获得可能实现的那种变革。这也是法国“人民陣綫”的公認的基础。

工党坚持在經濟和社会建設方面推行这样巨大的变革，如果它得不到准备把它的原則付諸实践的多数，它就不能成功地执行职务。那些原則非常深远以致它們影响公共职务的每个部門和政策的每个方面。事实很明白，社会主义政党不能希望成功地管理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它不相信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根本上反对在我国組織人民陣綫的一切建議。

有許多人提到，目前所要求的是在一切左翼势力之間組成一个同盟以便排除当前的政府。这种論証的根据有时是放在急速改革內政的需要上，有时或者说常常是根据下列的看法：無論如何在外交方面一切都能采取共同政策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在我国

联合一个多数組成一个姑且叫做左翼的政府。許多人強調純粹的消极态度，这就是說，在他們由于軟弱而不誠实的政策使世界陷入战争以前急需取消現政府。另一些人相信有可能制定一項为左翼各团体都同意的短期政策，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安排选举保証有一个多数。

我自己不願意排斥这样的事件，說它是世界危机性的急迫事件中不可能的事。在特別場合下它可能是两种灾害中比較輕的一种，但这些建議值得仔細考虑，因为这些建議已訴諸于許多人面前，而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沒有远見的。

我首先来談純粹消极的建議，这种建議認為真正的重大事件就是剝夺現政府的政权。我应当是最后一个来貶低这件事的重要性，但是推翻現政府意味着由另一个政府来代替。你不能單純地留下一个真空。

由复杂成分結成的多数如果采取推翻政府的一个消极政策，具有明确的外交政策而沒有內政綱領，它的寿命也不会超过几个星期。縱然外交事务能影响政治舞台，可是政府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处理国内的行政和立法。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主要支持并不是針對一些重大問題，而是針對日常的事务和工作。一个必須通过下議院进行工作的政府的最要紧的事就是把握時間。事情的失敗由于延誤造成的比由于公开反对造成的多。督察員办公室的龐大机构以及对于支持政府者所施加的紀律都是主要的原因，如果政府全部运用的話。这种紀律虽然靠懲罰，靠希望酬报，并靠恐惧解体来維持，但主要的还是在于更多地依賴党員对于特別問題的相对重要性的認識。党員不仅在下議院而且在选区党的工作中要守紀律，这种紀律是对于某些目的达到以后的一般估价的反映，并且是願意使个人所敏感的特別观点服从党的总意識。事实上，这就是承認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少数服从多数的規則。

在左翼政党里从来不容易有这种纪律。右翼政党倾向于容纳少数个人主义者，而它们的党员在我国所受到的训练是使它们养成接受它们所谓的党性 (Team spirit) 的性格。左翼政党倾向于包括对改革特别热心的人，而这些人希望联合其他政党以达到目的，并宁愿包括一些出于个性而联合起来的男女而不愿包括那些因有财富或地位而参加政治的人。因此，自由党永远倾向于分化的。在它的队伍里永远有著干不礼貌地所谓“怪癖者”——这就是说热心于各种各样好事的人。这个党由一大群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所组成，或者由一些除了对政治有兴趣并希望做番事业以外没有任何明显信念的人所组成。

在工党里，工会会员是有纪律的党员的结实核心。忠于多数的决定是工业行为的基础，这种忠诚代替了保守党党员中的所谓党性，而长期在工会工作中关于责任心的锻炼养成了一种性格，这使人认识到对非主要问题的妥协的实践必要性。使得行动一致的另一个锁链就是共同信仰社会主义，这一信念鼓舞着党员。然而，永远有很少数人，一面信仰社会主义，一面却又热衷于某些特别的改良，并拿它作为他们的主要动机。他们对于自己的特别事业的热忱有时容易使他们忘了本。自然也有一些党员热切希望达到他们的理想，这就使他们对于拖延和局部的成就，感到不耐烦，而这些拖延和局部成就都是通过议会民主方法进行工作时不可避免的。

工党两次政府的经验说明要许多这类人接受妥协是多么困难，而妥协是与一切政府分不开的，但对一个少数党的政府来说尤其分不开。有必要针对试验说明它在忠于党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部力量方面取得的成就的程度。

如果有个选举，得到的多数只是由几个少数党在反对党地位联合而成的，这个政府将是微弱不堪的。如果这些团体本身是健强而团结的，那么这个政府包括各团体所推选的领袖在内就有可

能得到一贯的支持，但是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把政争从下议院的议席和党派会议移转到内阁会议室。政党越大，它的责任感就越强；政党越小，就越不负责。最大的党马上就变成各少数团体的囚徒，各少数团体将使用一切压力来保证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决定。

在联合政府中是有斗争的。较小的团体总企图来表示自己比联合政府进步。独立工党的行动完全证明了这种趋势；独立工党虽然安于不负责，但他们总是出高价与工党竞争，因为它是不负实际责任的。如果除了独立工党和工党以外再加入一群自由党和共产党，那末这个政府的长寿希望是不大的，因为自由党在宗旨上根本与社会主义者不同，共产党在策略上根本是相反的。

反对言论当中有许多同样也适用于这种说法，即应当制定一个为各左派组织应当支持的积极纲领。有人以为许多自由党人可能赞成要在一届议会期间执行的某些特定项目的有限纲领，并且认为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左翼政府可能早些时日上台。有人以为有一大堆的左派意见，它们不愿听命于社会主义而却预备接受社会主义纲领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家都认为，在一届议会中有足够的工作做，用不着超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的范围。

必须承认有很多强有力的意见支持这个命题，我以为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就是说在我国有许多人预备同工党一起作万里长征而不预备冒险加入任何附属的组织。因此这个命题是值得研究的。

所发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乐于接受的纲领的界限。我觉得这个命题往往得到这样结论：工党如果能放弃社会主义而采纳自由党的纲领，那么许多自由党人一定会乐于支持它。我曾听见人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工党放弃它的国有化政策，那么每个人都会很高兴，从而它不久就可以得到多数。

我相信用任何这类词句组织一个人民阵线对于工党说来都是

致命伤。在其他国家可能組成人民陣綫，但在我国是不可能的。我在上面已經說过，社会主义者不能使資本主义生存。1929年的經驗証明这一点。沒有真正的有效步驟能用来对付經濟的危机，因为涉及基本問題的任何企图便引起自由党人的反对。对于处理危机原因的必要看得很清楚。工党党员，必須試行处理其結果。从資本主义制度中为工人所能抽得的金額是有限度的。当达到这个限度的时候，失敗就必然随之而来。我承認，試驗工作不是在很好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党受時間条件的阻碍，而時間条件是要求断然措施的；政党还受它的領導人的掣肘，因为領導者在向資本主义卖身以前早已在心理上投降了。

因此，社会主义者所能接受的任何簡短綱領必須包括要使国家走一段漫长的道路以达到所希望的目标的措施。这个綱領必須包括大規模的国有化。国有化的主题决不是那些没有什么爭論的，因为那些是不关重要的；而是那些对于社会变革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并且为全民利益所需要的。随后我将指出我所相信的这些主题，但是，我不知道接受这种看法的自由党人究竟可能到什么程度，不管他們有多少人。

其次，必須加强社会对于貿易和工业的控制，这是与个人主义的詭計背道而馳的。我并不过低估計自由党人对官僚主义的怀疑的价值。社会主义者應該把自由主义的健康的東西推行到他們所建設的社会中，这确实是必需的，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即人民陣綫政府里的自由主义者要阻碍必要的控制。

与此同时必須用坚定不移的压力通过預算、薪資标准、社会服务等方法向着更平等的社会迈进。现在我回到我在上面所指出的一点——在管理政府的时候需要得到四面八方的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須把社会主义者的理想貫輸到它的整个政府部門中。所有的大臣必須意識到他們作为国家的舵手所要达到的目标。这

正是我所见到的局势的困难。在人民阵线里社会主义分子肯定是要出来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他们无时不抱着那个宗旨而工作。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同僚或支持者所意识的宗旨是要保存资本主义，那就不可能得到调和。

有些人说；这是舞文弄字；“我们现在全是社会主义者”；没有绝对的社会主义或绝对的资本主义；这全是程度上的问题，等等。我不能赞成这种说法。社会主义对我来说并不就是一件机械或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转变为行动的活的信仰。我希望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并希望以服务的动机来代替竞争的动机。所以我的看法必须与固执现行制度的人有所不同。纵然我们都同意矿产应该国有化，但我们对于所抱的目的和行动的理由的看法不是一致的。他把采矿工业看作是他所愿意管理工业的一般方法的例外。他以为由于工业历史和条件的关系，煤矿最好收归国有，但是他仍把煤矿看作是营利的企业。另一方面，我认为煤矿业是社会的供应一定的必需的基本活动，是许多必须加以改变的事业中的第一个。

联合战线

目的的不同使工党很难与自由党合作；策略的不同使工党实际上不可能与共产党合作。

成立联合战线的要求目前非常迫切，自然在感情上很有吸引力。工人们应当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自相攻击的反对派，这种情况很自然地使得那些看出我们所生存的时代危险以及对社会主义事业非常热心的人垂头丧气。他们易于想到在社会主义一切派别间组织联合战线所以困难是由于那些在工党和工会任职的人反动趋势的既得利益作梗。他们以为只要能达到团结，伟大的胜利就是可能的。

我同情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者内争的不满并同情他们对团结的

希望，但是团结必须是真正的。在思想根本不同的人們之間勉强进行虚伪的团结是毫无用处的。我不赞同他們的信仰：以为缺乏团结是由于双方都有私人野心或者个人缺点。我以为这些意見的紛歧是由贊成工党的人們和不贊成者同样忠心坚持的。

使这些忠心希望达到社会主义的男女不能团结的根本紛歧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工党相信社会主义运动必须是民主的，并相信多数的意志必须占优势；而倡异議者不是这样。独立工党的党员在这个爭論上脱离了工党。他們揚言当一个党按照或不按照党的政策行动的时候，属于这个党的人就必须有自由作决定。当他們以为他們自己是对的而别的党员是錯的时候，他們主張有个人行动的权利。一切工党的決議是取决于多数的投票。議會工党的領袖无权違反党的決議来行动，全国执行委员会也同样沒有权利不遵守党的年会的決議。实际上，独立工党自以为有一些天赋优越性使他們能作出比他人正确的决定。这种主張是不能被承認的。当独立工党党员願意接受其他一切党员所遵守的义务的时候，都能再来加入工党。

至于共产党，情形則略有不同。它的党员所忠心信奉的行动策略是工党所不要的。他們以为采用合宪法的行动的方法是錯誤的。这自然是一个有爭論的命題，但是这与全心全意支持工党是十分不相容的。此外，共产党不是一个自由的代理人。它是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的。因此，它不承認：工党的年会必定是决定的机构，也不承認被选来执行年会決議的那些人必須有一定的权威。所以它加入工党的志願要受这两种条件的限制。它不信奉工党的策略并且也不真正贊成多数这一規則。它的整个哲学是以一个积极活动的少数掌握政权为基础的。象独立工党一样，它是不民主的。它相信由高于普通人的人——事实上是思想上的貴族所制定的法規。遺憾的是工党丧失了共产党員所能做的事情，但是共产

黨員對他們的特別黨章的忠心必然使他們不可能全心全意地為工黨工作。

最近解散的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情形也是不同的。它的盟員除了對組織聯合戰綫的問題以外似乎贊成工黨的全部政策。這個聯合戰綫的政策已經被大會否決了。當然這個黨的任何黨員還可以繼續爭取那個聯合戰綫，但是恰恰不許他做大會決定不應該做的事。社會主義者同盟的盟員們的錯誤也是拒絕多數這一規則。他們自以為比別人見解高明。

這三個團體與工黨相比都不算大。它們都公開表示很希望聯合，但事實上它們所希望的聯合是要依照它們自己的要求來進行。實際上，如果工人階級的聯合是這樣重要，那末用幾千個持異議者同意千百萬人多數意見的方法就可以很容易地實現。然而人們所要求的是：很大的多數應服從微小的少數的意見。

我不敢妄自尊大地認為自己比工人運動的其他人們高明。我準備服從他們的意志，儘管我不同意他們的意見。我將盡一切力量使別人接受我的意見，但是如果接受多數人的意見不違反我的良心，我將與群眾站在一起，因為我對群眾的智慧是非常信任的。

第六章 社会主义目标

工党的宗旨是建立合作的联邦。党章里所表明的目标是，“在生产、分配和交换工具的共有制的基础上，以及在目前大众经营和管理每种工业或服务部门的最好的制度的基础上，为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果实和由此可能得到的最公平的分配。”

在这一章里，我要说明我对于人们在那里所向往的那种社会的概念。我不准备描绘一幅乌托邦的图画或者详细素写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的情况。不管这样想象有多大益处，可是因本书目的有一定范围，所以在本书来讨论是不合宜的。再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任何描画都难免受到下列弱点的限制——即这幅图画只是以静止的表象赋与某种事物，而这种事物本身的天性是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这里没有某种特殊社会形态使得人们在到达时能说：“已经达到了终局。”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不出一个特别的日子，说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在这天建立的，就如同美利坚合众国是从独立宣言发表的那天起成立的一样，因为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人类的进步是继续不断的。今天我们所力求达到的目标，将只是我们的继承者的起点。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为获得人类将来可能得到最美满的生活条件的手段。我们今天所预料不到的进一步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

今天我们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指出在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状态时所应用的原则，清楚地指出必须采取的下一步骤，并说明将在下阶段必然呈现的特点。

在本章里，我既不讨论达成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也不谈

論工党关于作为走向那个目标的第一步所提出要履行的紧急綱領，而是要討論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般目标以及拥护它的人們所希望見到的那种社会。

自 由

我希望指出的第一点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在于賦与个人以更多的自由。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从未制造一种国家的偶像，要求个人应当为它牺牲。他們从未承認蜂房或蟻巢是一种理想。他們把那个理想留給社团国家的拥护者。他們从不希望男男女女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受到訓練和編制，以便使他們成为一种类型的人。相反，他們向往一个社会的富强在于它的多种多样，而不在它的一模一样。进步不是走向下流社会，而是要脫离下流社会。在人类的每一活动中都应当有一个人人必須遵循的正統模型，这种思想并非社会主义观念的組成部分。

考虑考虑工党对于宗教的态度可以很好地証明这一点。在工党中，可发现一些具有多种宗教信条的积极分子，也有一些不归依任何宗教派别的男女。我們从来沒有任何企图，想把一种唯物主义的信条强加在党员身上，正如从未对他們强加任何宗教上的鉴别一样。在工党内部，每个人都有权持有他願意保持的宗教見解。立法与宗教問題发生冲突时，党允許个人成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这就是承認宗教是一种应当留給个人的活动范围。

再則，在教育方面，社会主义者虽然反对一种主張教育維護現存秩序的偏見，然而他們从未企图将教育曲解为把一种严格的正統信仰强加在一切人身上的方法。他們是如此篤信他們的見解的正确，以致他們渴望有研究和討論的高度自由。德國納粹政府把他們的大学变成青誦法西斯临时口号的鸚鵡籠子的做法，只能招起人們的鄙視。在共产主义者中間所显示的企图把全部历史簡化

为一个经济公式的倾向，一直遭到我们的拒绝。必须把无产阶级的艺术与文学和迄今在这些方面已有的任何成就截然分开的这种概念，是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十分陌生的。这个概念产生于一种自卑感。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很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于改革者的专制中的危险，这种改革者想使所有的人都酷似他自己。在劳工运动中发生的这些分歧，保证了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将不断地保持警惕来防止自由的丧失。

社会主义者拥护国家行动，不是为行动而行动，而是因有必要防止一个人受别人的压迫并保证这个人的自由不限制其他人的自由或违反社会的公共福利。

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意味着对个人的奴役，根据这种论据攻击社会主义的那些人都是一贯属于这个阶级的，他们的财产所有权使他们靠奴役别人获得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所有权把自由给了幸运的少数人，这些人很难体会到缺乏自由就是意味着奴役。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在整个工作日里都是处于命令和纪律的约束下。他们“到了上班时”，自由就去掉了；下班以后才恢复自由。他们作为工人所取得的那种自由还是工会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但是比这大得多的对自由的限制强加在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的身上，这就是贫穷。他们对一切事物的选择自由更少了。穷人不能选择他的住所。他必须准备着一接到通知就得放弃他的一切社会活动，离开他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为自己造成的这个适当场所并且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如果经济情况要求如此的话。这种情况就被称为“迁移。”那些如是轻易以此劝告工人的人们对于他们离开在伦敦泰晤士河边萨里地区或白金汉郡的快乐家宅，迁到伦敦的白礼拜堂区或英国中部煤铁区的黑乡，将作何感想。然而，这是工人阶级生活的一种寻常遭遇。这个贫苦人在他的食物、衣着、娱乐和职业等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畏惧社会主义可能对人有所限

制的那种自由，只是极少数人的自由。此外，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权力可算是千方百计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这个国家的全部机构是以富人的超人的权利为基础的。在追求利润的人看来，再没有比这更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了。这个国家的美好和愉快的生活掌握在他的手里。整个社会人群的生命可以被任意毁灭。

还必须提到另外一个对于贫民性命攸关的剥夺。闲暇，是过文明生活的必需品，被承认是那些为社会工作的人的权利只是晚了些，即使现在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闲暇还是可悲地不够充分。甚至一个每隔两周照付工资的休假日也是例外的。其结果是，就多数人而论，这个种族的社会遗产被封锁了。两把钥匙，时间与金钱，都不是他们的力所能及的。

社会主义者渴望的自由是一切人都能享受的自由。将被强加的限制，只会是为了获得自由所必需的限制。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误解，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将受到一群官吏的不断干涉；这种误解是起因于这样一个事实的：为了免除资本主义社会最恶劣的弊病，必须组织一系列的督察部门，以防止那些从事私人企业者的反社会活动。工厂督察员是必要的，因为许多雇主缺乏社会意识，正如‘路警’是必要的，因为许多驾驶摩托车者缺乏道路意识和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他们的出现不是由于人们富有社会主义的精神而是由于人们有反社会主义的精神。

确实，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将被剥夺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地靠社会生活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多数人来说，实际上早已由于他们的经济情境而被遏制了。在另外一方面，当一个社会以服务代替利润组织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有被强迫剥夺工作权利这样的事，可是目前这个国家在生意兴隆的高潮中，将有近两百万人民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并且一旦贸易衰退、物价暴跌，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剥夺工作权利。否认这种工作权利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强

制的自由的最大侵犯之一，因为这种否認剥夺了个人表现人格和作为一个公民运用他的功能的权利。

我的結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男人和女人都将享受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少的自由。自由将被更广泛地散布着。不会有强使大家严格一致的企图。不会有对相反意見的强力压制。真正的改变将是：一个人会变成一个公民，在他的劳动時間正如在他的閑暇時間一样，享有一个自由人的权利。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有一种为所欲为的权利。他获得的自由，将是受到复杂社会中生活所强加的必要約束的自由。

安 全

对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进行的最严厉的攻击之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沒有給絕大多数的人民以任何安全的感覺。只有少数人，通过财产所有权，赢得了脱离貧困威胁的完全安全。但是他們是极少数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中絕大多数的人民，由于完全不是他們自己所能控制的原因，經常生活在可能丧失唯一謀生手段的恐惧中。他們既然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因此由于资本主义机构的某部分一时崩潰就有可能随时发見自己失去了購買者。当然，有些人在他們有工作的时候累积了一些儲蓄，但是一个比較短促的失业时期就会用尽这个普通工人的积蓄，使他和他的家屬沒有任何生活資料，除非国家提供一些救济。

社会主义的建立，会使这样的事态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容許人們依然游手好閑、无所事事。因此，一旦在某一方面不需要一个人的劳动力时，社会馬上就会給他某种其他工作去做。他将确信只要他能对国家財富有所貢獻，他就一定有工作做，并且会得到充足的金錢使他自己和他的家屬維持一个具有合理水平的生活。

平 等

社会主义者不主张由一个特权阶级代替另一阶级来统治社会。他们想完全废除阶级差别。取消阶级是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概念的根本思想。无论现存制度的拥护者对民主信仰如何宣扬，事实上他们是以为应当有阶级的区别是正确的和自然的。这不只是那些似乎由现存秩序获得利益的上层人物的态度，而且也是保守党工人的态度。正如旧天堂观念中被赐福者的部分欢乐是静观那些受到天谴者的穷困和磨难，同样，有些人好象不能从他们自身的高贵品德中得到满足，除非他们能够将自身的价值和别人的劣等地位加以对比。

今天的社会是如此划分等级的，以致社会上有阶级之间的斗争，即靠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和依靠劳动力生活的人之间的斗争。然而，这种阶级的划分不是象某些理论家所假定的那样截然分开的。还有许多可进一步细分的等级。社会等级较高的人作为一个单一的资产阶级的普通成员被人看成与小商贩和专业人员同流颇为愤恨。同样的，工人的团结也受到无数阶级差别的限制，虽然许多根据手艺或职业类别划分的旧方法现在正在消失了。

总而言之，由于出身界限的消灭，阶级区别虽比以往少了些，然而现在还存在着将人民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的重大因素——那就是，财富的不平等。造成阶级区别的实际财富的掌握，远不是通向有钱供应的一定生活水平的权利。

社会主义者不是降低较高者，而是要提高较低者。身处穷苦与污秽中的平等并没有特殊的美德。谈论高尚的贫穷的，主要是出于虚伪的伤感。现在让一切人享受一种合理的高度生活水平是可能的。现今社会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存在着生活水平极低的现象，而这种生活水平并不是由于这个社会无力供给一个较好的生

活水平而强加在人們身上的，甚至不是富裕者享受奢侈生活的要求促成的，完全是由于沒有利用可供利用的天然資源造成的。我們不必降低富人的生活水平就可能大大增进群众的物質福利，但是，这还是不够的。財富的巨大悬殊的存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分化为一些不同的階級，对于真实的社会生活是有害的。階級的廢除，并不象若干年前那样是一种怪誕幻想的事业。在过去几十年間，教育、文化与社会习性的水平都有所提高。过去形成的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間的鴻沟已經縮小了。階級之間的界綫，属于經濟情况的多于文化差別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們的目的是本着最有助于社会利益和个人的途徑利用全体公民的服役，并且把近似平等的机会給予一切效劳的人們。然而，平等并不意味着平均。当然，人类是不平等的并且有种种不同的旨趣和才能，但是这无需在广泛的社会不平等中来表白。

毫無疑問，我們还需相当时日才能达成实質的經濟平等，但是，最終一定能达到。我們沒有方法衡量那些在各方面为社会工作的人們所貢獻的劳务价值，以便按劳付酬。毫無疑問，习惯和風俗会有相当殘存的时间。我想，将来未必能够做到工作时间的完全一律。有些人将比其他一些人工作得更久，但是会有补偿的利益。所有的人将不一定有同样的購買力。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必須是平等。应用在它的組織計劃中的指导原則必須是这样。

民主政治

我已經強調了工党对民主政治的信仰。在这个时期中，近代工商业需要一夫群彼此完全不相識的个人合作，并且由于世界經濟的密切合作，每个人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依靠国内外人民的行动，因此有一种将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看成是普通人太

难理解的倾向。一般公民发觉他自己不过是一部巨大而复杂的机器中的一个轮齿。他不能控制它，甚至不能理解它。他情愿将这种控制和理解的工作让给别人。因此引起了人们在绝望中要求独裁。有兽群思想的人似乎为数很多。他们宁愿尾随一头老雄牛。不幸，这头老雄牛一般说来既愚蠢、又好战。一切征兆都在说明，他将领导这个兽群归于毁灭。

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对独裁观念，因为这个观念无力实行他们所希望的东西。他们不只关心一些物质的事物。他们并不想把人类当作让人喂草、饮水和看守的一群兽类。他们把人类当作一些在一块合作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集体生活的个人。因为这个理由，社会主义是一个比它的竞争者的信条更加严格的信条。它不要求屈服与顺从，而是要求积极地 and 不断地参加共同活动。它要求每个人应当负起他的或她的责任。

规划一个新社会组织，毫无疑问，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社会组织中，一切控制权将托付给少数的超人，根据他们的命令，通过一个唯命是从的官僚政治，这个国家的、甚至全世界的资源都将被开发出来，而且把全体人民的活动指向生产一定成果的方向。假使人们对于那些指示事务的人的智慧有足够的信心，这样的社会就可能作出迅速的物质进步、并且可以支持一个时期，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将难免遭受随着独裁制度而来的一切危险和不安，其中不太小的一种就是好象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攻击独裁者的思想上的不稳定。我不相信，世上有适合受到如此专制权力委托的人类。可是，我相信这样一个社会必然在精神上是非常贫乏的。反对任何这样的计划的真正决定性理由，是因为缺少变革这种政权的一切权力。民主政治包括变革政府当局的政策和人事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否定这种权利，就会从现存秩序抛开所有意见不同的人，使之回到暴动，作为唯一的补救方法。独裁政

治在表面上的稳定隐藏着这个真正的弱点。凡是只有使用暴力才有可能进行变革的地方，政府就注定要使用紧张的警察活动来保护自己。不可避免的是，一切独裁政治，无论是左倾的或右倾的，都会成为警察支配的国家，并经常使用偵探、告密检举和恐怖主义。工党坚持维护民主政治，反对那些拥护独裁政治的人，不管他们是模仿柏林的或莫斯科的，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基于深信稍一离开民主政治的正道就包含着自由的损失。自由一旦放弃，就很难夺取回来。

因此，我主张在遵守民主方式所惹起的缓慢行动中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不便利，但仍有必要在组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阶段中作出准备，使公民得积极参加并由他们直接对他们的切身活动行使管理和間接通过他们的代表管理更加广泛的国家策略。这种形式的管理包括着造成错误的自由。理想的国家是一个没有错误的国家的这种观念，在我看来，是错误的。除非有犯错误的自由，否则就没有自由。民主政治必然包含若干目前效能上的损失，但是久而久之就会有有利于它的增进。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除了国家的与工业的民主机构外，将有多种多样由成员管理的自愿结合的会社，在那里会时时刻刻有民主政治的锻炼。总有一定数目的人民不愿意负起责任或者他们的思想会被吸引到其他的事物上去，但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将决定于最大多数的人民积极参加作出决定。

有时人们提出这种意见：因为工人的、或者消费者的、或者其他的一些委员会的不断干预，经理和技术人员将不能执行职务。我不相信这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天才不在于把理论上的章程琢磨得精致完美，而在于他们有促使这些章程奏效的实践才能。将民主政治引入工业，将开辟另一领域来运用这种天才。我以为，经验证明了：不管资本主义制度容易遇到的目标上的分歧如何，在许

多工业中获得工人与經理部門的广泛合作已經是不可能的。我不怀疑,当主要爭端消除以后,必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公 有 制

土地将归社会所有,而不为私人所有,但是公民将有租地法的合理保障;事实上,他将得到的保障要比現在大多数人民所得到的多,这些人很容易随时被房东逐出住所,或者由于經濟情况变更而被迫放弃他們所建立的家庭。

所有較大的工业将由社会所有和管理,但是許多留給个人經營的較小的企业可以适宜地存在一个长时期。对于每种工业組織和管理都定下一种严格而不变的理論方針,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按照个别事业的需要的不同,将有种种极大的差別。然而,人們还是可以規定某些基本条件。其中第一个是;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的利益必須优先于任何局部的利益。其次是,如果要使經理与技术人員的工作有效,就必须給他們合理的自由——在經濟总計劃範圍内的自由;第三是,工人在工业中必須是公民,而不是工資奴隶。解决这些問題的确切方法还要决定于个别工业的具体情况。在工业織組中,应当考虑到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利益、生产者的利益以及消費者的利益。各种利益都有必須是占首要地位的利益的特定範圍。劳工运动的組織是由三个部分合成的——工党、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因此,大家已經承認,在劳工运动中,这三种利益是分立的,并且是經常不断地在調和中。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化的工业問題将由已經明了所有这些必須避免的困难和危險的人們来处理。

还有一个巨大的危險必須避免——过分的集中。英国現時正在遭受人口、經濟权力和財政权力过分集中于倫敦的害处。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将为全国定出計劃,但是在这个总計劃中,必須包括

地方的运用。

国家，正如个人一样，有一种患单调一致的危險。资本主义制度今天正在积极使全国趋于一律。连环商店、连环影戏院、连环银行以及成群成堆的式样雷同的房屋，代替了那些将闾境乡邻点缀得妩媚生色的各种特点。廉价的新聞紙和电影具有使同样窄狭的观念充塞人民头脑的效果。我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有一种广泛的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允許各地区体现人民个性的巨大努力。特別在苏格兰与威尔士，当然要实行分权。当前重大問題之一，是将民族固有的要求与世界整体的更大利益調和起来。我們可以說，英国給世界提供了这样一个榜样——三个种族如何不丧失他們的民族性而能更加和睦地团結一致。

如果要这种成功繼續下去，就必须充分重視各民族的要求以保全他們自己的文化和提高他們自己的民族生活。真正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是一种不顧各种不同人民的差异点的国际主义，而是承認这些差异并且給与表現的机会。

發明与进步

在目前，发明几乎經常給那些依靠旧事物的延續謀生的人带来不应有的苦痛。科学发明时常意味着，不是增加了滿足，而是增加了不安全。这并不是說科学发明与技术进步都是錯誤的，而是說在私人企业中它們不是为了普遍的幸福，而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被利用的。发明与进步时常为既得利益所妨碍，而这种利益之所以阻止新思想的发展是因为新思想威胁着現存企业的利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沒有抑制发明的必要，因为每个为增加財富或減輕劳力的設計都会产生提高普通生活水平和安乐舒适的結果。因此，社会主义的政府将奖励科学研究并提供充分应用新发明的余地。任何一群人都不会在特种經济技术程序中占有既得利

益，并且也不会允许任何人和任何地区由于工业活动的变动而受苦。

美

对资本主义制度最沉重的有力控诉之一，就是说它破坏了美。遍及英国的丑恶现象是将利润放在第一位的结果。社会主义者只把经济活动看成是获得美满精神生活的基础。在社会主义者的行列中发见这么多艺术家和诗人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明了，在物质需要的压力未解除以前，很难使人用美的观念来考虑生活。只要社会上有财富和阶级区分的巨大分歧；就会流行着谬误的理想。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人们的最卓越的任务之一，是扩大普通男女的眼界。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的眼界往往是偏狭到可悲的程度。可虑的是，许多拥护劳工运动的人对社会地位不能向前跨越一步深入去观察。然而，看得那样远是不易的，因为在这个国家仍然有许多人很可怜地满足于他们所习惯的水平。每向前迈进一步都意味着眼光的更加扩大。比如，除伦敦郊区的愉快事物以外再看不到其他事物的人，将会从那一点更进一步。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中，总有很多的人不满足于微小的和目前的成就。我很高兴发觉，情形应当如此，因为如不继续追求更美好的事物，退步是可以肯定的。

社会主义的政府，虽力求增加财富并利用科学和创造以减轻人类的工作，但并不满足于一个物质上的成功。在作出建立新英国的规划时，他们会想到，美并不只是财富生产的一个基础而且是男女将在其中过着优美而愉快的生活的环境。

民族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个真正的社会主

义者不能容許他的同情心被国家那样的狹隘东西所拘束，因为民族主义不过是自我主义的扩大而已。其結果必然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不可能奉行一种不符合它的原則的外交政策。如果它企图靠牺牲別国人民的利益来为本国人民創造理想的条件，才会这样干。我已經強調过这一点——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不会依附一种意識形态上的帝国主义，因为这种帝国主义会迫使他們试图强制所有其他国家都变成和他們一模一样。正如在国内組成这种新社会秩序时，主导的原則不是厉行一律，而是給予个人自由，同样，社会主义政府在处理外务时将承認各国有权按照它的願望調整它自己的事务，如果它这样作不違反人类的普遍利益。在对待英联邦的其他构成部分时，将充分使这个原則发生效力。使各自治領变成宗主国的平等伙伴，从而他們的繼續联合完全变成自願的这个过程，必須持續下去；一直到这个联邦完全由自由的自治单位所組成。关于团結在英国王冠下的各种人民之間的階級区别，即依据肤色、种族、或历史划分区别的这种旧观念，必須消除，另建立平等的合伙关系。必須中止某地区对其他地区的經濟剝削。同样的，在較大的外交事务范圍中，社会主义的政府将竭力为每个国家在更大的和諧情况下謀求最大的自由。正如只有将个人为所欲为的专制权利屈从全体社会的利益才能达成一个令人滿意的社会制度，同样，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将各国的专制主权屈从共同的文明利益才能够获得和平与繁荣。和平与繁荣的获得不是由于各国坚持专制权利、任意行事，而是由于共同出力的合作和共同准則的发展。社会主义者对“世界合作联邦”的期望，并不是当作遙远的理想，而是把它視為某种一定实现的事物，如果人类不被他自己的发明所毁灭。

关于我所理想的这种英国和这种世界，我已經在本章提供了一个簡明的綱要。我这样作，不是因为我能看得很远，或者因为

我以为我能用文字画一张悦目动人的图画。这件事已经由许多其他更有资格的人完成了。我所以这样作，是因为我要强调两件事。第一件是，我相信必需让每个人尽可能清楚地想出他所需要的那种世界，然后考虑实现这个世界的捷径。第二件是，工党有它的临时纲领，在它受权执行时，它就准备实行。这个纲领的目标是达成我所描绘的那种社会情态。它肯定地想准备那些为实现这个纲领所必要的根本改变。这个纲领是以我所指出的一些原则为基础的。我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须经常很明确地记住它的最后目标和理想。它必须始终不渝地讲论达成这些目标和理想的宗旨。它决不能满足于一些较小的成功。即使在应付目前问题的时候，也必须经常记住它所追求的目标。就在这点上，工党与那些政党大不相同，因为那些政党基本上信仰社会阶级制度的保持和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他们看到存在着的一种社会形式，并认为这种形式是正确的，纵然这个社会需要某些变更。社会主义者看到的社会是错误的，而且必须由另外一种社会代替。因此，结论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处理它必然遇到的问题的方法和它的敌手的处理方法完全不同的。后者，接受事物的现状，能满足于补缀旧衣。前者一定有一个确定的计划，并且一定从开始就进行工作，使那个计划成为一个现实。

我們所要看到的英格兰

新的社会秩序将使千百万人民——直到现在他们必须终身在工厂与工场劳动而没有任何领略人生美好事物的希望的人们——能够得到他们的初次机会来享受目前完全限于富人享受的某些幸福生活。让我们暂时考虑一下，我们所希望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个工人和他的家属将要过的那种生活。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其他制度之下一样，每周大部分的时间

間將不可避免地用在工作上。不論在工厂或在机关工作，工作人員都會覺得，他正在作為一個英國公民做他自己的事情。他會深知，他正在做的工作將有益於他自己和國內所有其他的人。他不懷疑他所生產的貨物，因為不能為這個經濟制度所吸收，注定要作為“過剩的”生產被消毀掉。所做的每件東西都會增加國家財富的總額。他也知道，如果他繼續滿意地工作下去，就沒有喪失工作的機會。事實上他會覺得他的就業是有保障的，並且覺得他正在對於他的國家的繁榮有所貢獻。工厂是屬於他的這種認識，不會局限於一種關於所有權的含糊而不確定的感覺。他將通過他的工會在工厂管理方面獲得發言權。例如，如果他發現傳送帶轉動太快或者沒有適當地注意預防事故，他為了扭轉這些情況，會立即採取行動。他將在許多方面感覺到為私人資本家工作與為國家工作的不同。

机关或工厂內部情況的改變雖是重要的，然而這只是社會主義在他生活中造成的深刻變換的一部分。如我已經說過的，社會主義將給他一種比他以往知道的更多的閑暇。但是，閑暇是毫無益處的，如果沒有充足的錢財來充分利用它。今天失業的人有過分充足的“閑暇，”但是他們被剝奪了享用閑暇的手段。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有一個四十小時的工作周和照付工資的假日，因而他將能充分利用他的閑暇。新的康莊大道將向他敞着，而這些康莊大道在今天，由於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對一切人供應足以養家糊口的工資，是被阻塞了的。

例如，今天只有少數工人能夠負擔旅行費用。絕大多數必須留在離家很近的範圍內，並且從來沒有進行世界觀光的机会。一個改組的全國運輸系統以低廉的車費由公路或鐵路供應那些要利用休假日去參觀國內其他地方的人們，將使普通工人的假期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然而，今天如果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下乡去一天，这个家庭通常只是沿着公路或铁路通过别人的土地。将在社会主义英国发生的重大改变之一，是把大面积的土地作为国立公园使用，在这些公园里，人民可以自由自在地享乐而不致被控告侵犯私有财产。在这些公园里，将有游客憩息处，可供人民在假日前来逗留；还有帐篷，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孩子送去享受新鲜空气与阳光的一切益处，而这些益处对于今天生活在拥挤街市的绝大多数儿童来说是不可能取得的。

可是，并非每个人都要旅行，有许多人宁愿住在家里。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家”，是一个他们能够引以自豪的地方。今天有许多家庭只是家徒四壁，没有一点令人愉快的陈设，而如果充分利用科学安插好我们随意使用的一切发明，他是能够享受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将关怀这个国家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所房子，内部装有电灯、供烹饪用的热力、暖气设备、冰箱以及充足的室内空间，事实上是一所近代家庭主妇所需要的设备齐全的房子。这一切听起来似乎是乌托邦，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在建筑业及其有关行业中有人失业并且因无事可作而受到国家的偿付，这就会使人听来更合理了。

最后，还有一些人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智力并为自己求得所需要的教育，以便充分体会到在那今常被误用的语辞“文化”中所应表达的全部意义。要求得到这种知识，是要花钱的。今天只有数目有限的人能够负担教育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的费用。少数的儿童，由于表现了非凡的才华，可以获得奖学金；但是绝大多数不得不满足于他们在小学所学的东西。大大扩充儿童和成人的教育机会，将许多同胞的生活造成深远的变化。这种普及教育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

这些正是社会主义将给普通工人家庭带来的几种机会的一些

例証。还有数十百种的其他例証，从一頓味美丰滿的膳餐直到一次欧洲大陆的旅行。所有这些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說，我們想要給与这个国家的每个男女和儿童一个机会，来过一种我們的島国資源所容許的最丰富的生活。

第七章—簡短的計劃

在本章，我要为一旦在我国执政的工党政府拟定一个实践的綱領。它的总的方針是建設社会主义的联邦。第一步必須使它实现，但同时必須处理直接而急待补救的种种弊害。它的工作，既不是在事事都要从基础上重行建設的情况下进行，也不是在完全宁靜的气氛中完全根据长期的复兴綱領进行。它将依靠它的支持者为了立即摆脱他們所遭受的經濟弊害的痛苦提出的要求进行工作。它不能仅仅集中心力于社会主义化的巨大措施上，因为社会主义化的結果一时还不能見到；它必須滿足那些遭受失业、低薪、长时工作、居住敝陋、营养不良以及伴随資本主义的許多其他弊害的痛苦的人們的需要。所以任何行动綱領都必須兼包簡短的和救济的項目以及长期的和建設性的措施。在試图拟定工党政府的工作时，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是在不完全了解情况的条件下进行。

第一，我們不知道国内外事件的情况如何。可能工党将在国际关系急度緊張的时候执政，这将必然使它付出巨大的精力。

第二，工党可能在貿易循环下降的时候执政，那个时候正发生不断增加的失业和极度的貧困。在那样的情势下，直接的救济工作可能很迫切，使得我們不能立即着手长远的措施。在另一方面，經濟情况的严重性可能使工党政府加速变革的速度，因为人民将体会到迫切的补救是必要的。罗斯福在美国执政的时候正是这样的处置。他能够倡議在正常时候将要受到美国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的試驗。經濟恶化的深刻給了他采取断然行动的机会和支持。

第三，不可能說出工党将要得到如何的多数。它的活动速度和范围将必然以它所得到的背后支持的多少为条件。工党政府要

以少数党做出实际有效的工作的困难，我們已从中得到了教訓。一个具有很小的多数的政府也将严重地受到阻碍。

因此，在考虑工党政府当做些什么事时，我必須作出一些假定。假定在工党取得政权的时候，經濟状况是正常的，这就是說，国家的貿易情况相当良好，这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者約有二百万左右，而且大多数人民的購買力低，不能得到足够的食品来保持他們应有的健康，或者不能得到寬大的住房来享受舒适生活，或者不能得到生存上物質基础的真正适当的供应。假定世界状况是相当安定的，这就是說，世界上有若干武装的国家互相猜疑并花費很多的財力和人力从事备战，但一时不会有战争爆发的直接危險。

我将假定工党得到足以工作的大多数并且得到人民的明确委托以执行它的綱領。工党該当做些什么？

政府的机构

值得考虑的首先是，社会主义政府必須用以进行工作的机构的性質。政府制度和行政制度在我国經過几百年已有所发展并且时时适应于新的情况。有时怀疑到它在重大变革时是否能成功地發揮职权。虽有許多困难，但它都在进行工作。誠然，它的工作远远胜过許多严格遵守邏輯上和理論上完美条件而組成的制度。未經过暴力的变革，而政权从这一階級轉到另一階級，从土地的享有者轉到資本家。政府曾一度为少数人所独占，而已扩展为多数人所掌握。我相信，我們具有这种机构就能实现我們所願望的基本改革，但必須繼續在我国尊重大多数的意志并实行民主政治的原則。

工党，如我在前边所說过的，是坚定不移地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它是坚决反对独裁制的。它痛恨一个只容許发表一种意見并

且行政不听取反对者正确批評的政府体制。所以，工党决定保存不列顛政府体制的主要結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在行动程序上求改良。我們議会的机构是来适应与今日完全不同的一切情况。下議院多年来主要从事于节制行政部門，因为行政部門还未对下議院完全負責。它不是为有效而迅速地处理公共事务而設定的。它的程序在于十九世紀得到了发展，当时的主导观念是政府做事越少越好。毫無疑問，这种程序中有許多是浪費時間而无效能的。同时，改变它的形式而不丧失精神是不容易办到的，因为它不是建筑在理論上而是建筑在实践上。它已完成一件很困难的事，这就是給当日的政府权力使它完成任务，同时为反对派保存討論立法和批評行政的充分机会。就事实而論，它既然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就能工作得相当迅速。在另一方面，如果反对派故意加以阻碍，那么它就能够制造很大的延誤甚或摧毁这个机构。

一个工党政府将不容許派別的阻碍来破坏它的綱領，但是它将不踐踏少数人的权利。

我相信在行动程序中有若干改革，这些改革將給下議院議員以較多的服务机会，不限制反对派的权利，使有較大的效能，并且能够确保立法得到較大的分量。在这些改革中有些过于专门不能在这里叙述。最重大的变革是利用大家同意的時間表适当地分配時間，特别是在委员会方面。在双方同意这项办法的地方，經驗証明時間是节省了而且只討論了重要事件。委员会的充分利用也将节省下議院委员会詳細討論往往浪費的时间。

我并不主張工党政府应当花費許多時間千方百计地設法改变程序，但是应当使这样的改变对有效工作是真正必需的。

上 議 院

上議院对工党綱領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見必須断然处理。工人

运动并不想掩盖由于宪法的斗争在国内出现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何时它在国内进行运动，它将尽量使人明白：它在寻求对其政策的信托时，它也寻求权威使那个政策生效。它想确保：人民的意志象投票所表示的那样应该占上风。它将不容许它的措施由于上议院的修正而被削弱，或受到拖延。如果人民的权威受到挑衅，它将要求终止无政府主义的残存。议会法的程序并不是有效的。时间是执行纲领的主要成分。工党政府在发现它的措施被人拥护的时候，不能束手无策地等待。

袒护第二院（指上议院——译者）的一切论证都根据这一假定，即有些基本东西必须被保存下来以抵制选民的意志。在某些联邦宪法里，上议院的职责是保证联邦单位的权利。在我国，上议院没有这样的任务。实际上，它的存在是保存以资本主义和阶级特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论什么政府来执政。当自由党受到上议院的反抗时，其行动的软弱被下列事实所说明：爱斯莫斯先生袒护现存的社会基础不亚于巴尔福先生；但是这项论证对于社会主义的政府是不生效的。不管在最后通过立法以前延续机构的某些部分来重审和提出技术上的建议以作修正的情况如何，从民主政治的观点来看决不会对占上风的人民的决定发生任何宪法上的阻碍。

行政

还有机构的另一部分急需加以改良，如果不作不必要的拖延进行有效的工作的话。现时的内阁经常有二十二位阁员，大多数都负有处理各部工作的繁重责任。他们每周开会一次来处理堆集的事务；其中包括重要性和迫切性非常不同的项目。阁员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关心特别项目。

目前所组的内阁是违反良好行政的首要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

下，它分不出制定长远策略的职务和针对詳細执行計劃作出决定的职务二者間的区别。

当政府的組織不大时这个制度是相当好的。当政策的主要路綫只是采納現成的，这个制度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如要它成为复兴計劃的执行工具，那它就要垮台。照我看，主要的是要就負責細节的行政的大臣和受托处理大問題的大臣之間加以区分。許多大臣的工作并不很繁重，但照例这些位置是分給这样一些人，給他們位置是为了照顧他們的代表資格或是作为答謝他們过去的服务和不信任他們的办事能力。这些人常常不过是船中的乘客而已。

这些位置應該安插那些有指导大的政策問題的才能的大臣。他們應該負責的不是部务。每一个大臣，依其本分言之，都应当在特定的几类公务方面成为，好比說，首相的代表并且應該主持負責行政的大臣的委员会。这样一来社会事务的一般配合就集在一位大臣身上。国防由另一大臣管理，經濟政策由第三位大臣而外交关系則由第四位大臣管理。这些大臣之間还应当經常接触。首相必須是內閣的責任首領，但他需要有小部分大臣协助，这些大臣的專門职责是制定政策并給予一般的指导。这并不意味着以寡头會議来代替內閣并把各部大臣降低到次要的地位。相反，負責制定政策的閣員們将与負責各該組的大臣保持經常而密切的接触，后者通过前者将能够使他們的眼光变得更加有效。

我特別相信資力較淺的閣員們應該能够在这样地使他們的影响表达出来。現時我們的政府机构有个严重的缺点，这就是，在与特殊的各部工作人員比較之下，它缺少通常的基本人員。首相并没有单独一部，他只有私人秘書和一个組織很小的內閣秘書处。为了貫徹所制定的复兴計劃，中央就需要有配备很强的和各种各样的基本人員定出要在各部完成的計劃的主要路綫。經濟諮詢會議的創設就是承認需要有一个中央机关，但是它的基础是錯誤的。

它给了无明确政策的首相一个机会去找不能行动的借口。一个政府不应当请求专家就其要遵循什么政策提供意见。它所需要的是专家帮助它执行决定。一个工党政府在取得政权以后，对于它所遵循的政策将是毫无疑问的。它将有它要完成的复兴计划。

計 划

当工党政府重行执政以后，将不只是处理较小的问题以分散其力量。它一接到委托书就立刻进行较大的措施。它将为各部提出各项措施以期配合总计划。这个总计划是根据下列原则拟定的，即政府的事务是要使国家的资源，物质的和人力的，得到利用来为所有的人提供最多的福利。我惯用“福利”(well-being)一词而不用“财富”(wealth)，因为财富易于被考虑到只涉及物质方面，至于福利一词我把那些将提供良好生活的一切东西都包括在内。这样一来，在努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财富的生产时，必须考虑财富生产的各种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对于生产者的影响。如果增加的财富生产牵涉到精力的消耗会损害享受财富的能力，那么这将是浪费的。为了享受而牺牲闲暇乃是虚伪的经济。

我说“为所有的人”，因为社会主义计划与资本主义计划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里。许多拥护计划经济的人与社会主义者共同指责财富生产的浪费和混乱。他们想寻求一个有计划而有组织的制度来代替竞争的工业制度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仍保持阶级社会的信念。社会主义者所相信的是无阶级的社会，并且他们所推行的计划将考虑到进一步稳定地向财富的平等化发展。在考虑我国想要生产的东西时，他们将考虑谁是消费者。如果你的意图是要多多地在平等的路线上发展社会，那么为一个现在具有大量不平等现象的社会计划生产是没有用处的。

根据上述原则拟定的计划牵涉到四个主要路线。第一，为工

业作計劃以備生产有一定数量需要的东西。第二，工业的分布地区，就是說，决定在国内各种不同区域应进行什么样的經濟活动，以便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及那些区域的社会投資（适当地照顧当地居民的利益）。与此同时，要决定关于农业出产的数量和性質，就我国來說，保持这些出产是可能的而且是大家希望的。第三，决定合理使用我国的工人，使年龄和品質最适宜于工作的人都得到职业，而老年和青年人应当退休或訓練其就业，而第四，决定我国物力能够供应公民的生活水平，并决定所需要的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資本的流动要趋向于最有利的方面。因此，非常必要，政府应当在其指揮下掌握可能得到的最好的情报以便明智地制定計劃。

当这些决定制定以后，显然政府必須有必要的权力来完成它們。政府已經掌握了一部分权力，只缺少意志和眼光。購買力的分配正在不断地受政府行动的影响。每年在預算上作决定时要牵涉到从人民中这一部分取得購買力而把它轉給另一部分。所得稅的征收和养老金的增加是趋向平等化的表現。征收茶稅而降低高額稅的稅率則是相反的。但是用定額金、补助金和各項稅則來把金錢繼續从某人的口袋取出而放入于另一人的口袋。

政府的这种方式的行动在过去几年中我們已經見過許多，也影响关于制定生产数量和性質的决定。我們已經施行了若干稅則和补助金，以便刺激这样或那样日用品的生产。这些策略中的大部分是由私人利益的压力所决定的。很可能在这些策略中有些可以为工党政府用来执行国家計劃，但是这些策略有严重缺点，表現在他們要用控制私人利益的办法来寻求只能通过国家行动才能有效完成的事。

同样地，在成文法典中，有些法令如果正当适用，是能在各种不同成分的人民当中調节他們的工作和閑暇的。这些法令也是可以推行的。虽然政府对私人企业有这些干与，但經濟制度的控制

权主要仍操在那些以私人利润为动机的人们手里。为了替社会服务，工党政府当把这些控制权转入政府手里以作保证。

财 政

最重要的是财政权。我们已再三看到，在我国除了在韦斯敏斯特享有席位的权力(指议会——译者)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权力。伦敦市就征收财政利益来说是个方便的用语，它能够坚持自己的权利与国家政府对抗。控制金钱的人们能够在国内外的政策上违反人民所决定的政策。移转这项权力的第一步就是把“英格兰银行”改为国家机构。

工党的建议没有象这个建议受到这样大的误解。这是它的重要措施。有人提到，这个建议的目的是要夺取小康之家的储蓄。这并不是它的目的，实际上，这个建议也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控制金钱势力乃是它的目的所在。假定现在法国和新西兰已经把它们中央银行国有化了，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话题就不多了。然而也不妨着重指出“英格兰银行”将象现在一样继续由老练的工作人员经营，因为人们所得的印象是它将由国会议员或阁员经营。银行的日常工作将由官员管理，但总的政策和方向将由阁员控制。通过“英格兰银行”，可能控制合股银行并且可以保证信贷政策将符合政府的政策。当取得对英格兰银行的控制时，还要定出章程以确保信贷易于取得而资本将由“全国投资局”的建立流向对社会最有利的途径。这将使政府能够在财政上支援全国性发展的大规模计划，如建筑房屋、电气事业、运输事业等等，此外还能支援新工业的建设。

土 地

工党是主张土地国有制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就不可能

防止社会所創造的价值被地主所夺去。只要地主的利益作梗一天，只要社会的每項发展必須付給壟断家們一大笔經手費，同样是不可能为全民利益計劃国家发展事业的。所以，工党政府将采取措施授权强迫收买它为任何目的所需要的任何土地。目前已經有若干为特殊目的而收买土地的权力，但沒有規定全面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取得牵涉到长期的迟延和麻煩的程序。特別必要的是，一个旨在执行一个偉大綱領的政府不应在每一步驟上迟延不进。所采取的措施将規定在可能的最短期間取得土地，但要适当的照顧土地占有者和利用者的情况。补偿的确切条款可以在取得土地以后决定，但不剝夺地主从土地所得的收益。

补 偿

在这一点上必須把工党关于补偿的观点明确地說出来。工党相信在走向社会主义联邦的过渡期間給予补偿是它的变革策略的概念的一部分。沒收是革命技术的一部分而不是宪政行动的一部分。补偿所以是明智的有两种理由：第一是倫理的，第二是实践的。重建社会基础必然需要几年功夫，在这个过程中，惩罚那些偶然得到财产的人是不公平的，他們享有的财产很快地被列入政府决定取得的物件表中。有些人把道德上的罪恶加在某类财产的持有上，如持有土地，矿区特权或酿造业的股份，并且希望惩罚这类财产的所有人。然而不可能把各种不同的所有者都加以区分。土地所有者可能是最近用其一生辛苦工作的儲蓄换来的。某些形式的财产所有者由于他的财产不立刻被收归国有，可以从享有的殘存的财产上获得他的一切金錢，但是最近出售某一财产而取得另一财产的。沒收是一种征税的方式，只在稅額上与其他任何稅捐不同。社会主义者征税的原則是按照财产的数量而不是按照财富的来源而征收，至于必須区别因劳力和不劳而获得的收入乃是例外。

沒收容易涉及到小康和大富，这在改良者看来是非常不公的。

第二个理由是便利的理由。引起不必要的反抗是愚蠢的。在我国，财富的分割非常不平等，尽管如此，还有一群工人享有一些财产。他们的利益是和工人息息相关的，但是如果他们被不正当地剥夺了他们的合理期望，那么他们将感到十分不公。对个人大为不公的一些事例在公众的心理中将重于对工人集体所做的更大的不公。进一步说，宪政改革的主要方面是，合理的期望应该得到尊重而达到新秩序的过渡应该尽可能的顺利。只有不負責的人才极力攻击补偿的办法。

因此，在国家认为必须取得私有财产的一切情况下，国家将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财富的不平等必须通过税收方法来消除。消除的程序既不能公平地也不能方便地和国有化相结合。

煤和动力

必须加以控制的第三个方向是燃料。在能够接办和能改为国营企业的一切工业中，有关国民燃料的是最急需改造的，以满足全国和全国工人的需要。煤是我们发展工业的基础。它是我们全国最大的财产之一。我们的动力、照明和热力主要依赖它。然而，我们却让这项重大的企业可耻地被管理着，并且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还对那些人（我们依靠他们的危险和繁重劳动）汗水不觉难为情。其他任何计议大可撇开不谈，萧条地区的情形主要是煤炭工业造成的，在主要因素未纠正以前没有真正的补救办法可用。

煤炭贸易的地位恰当地说明了工党政府前进所根据的原则。从国民经济方面来看，煤炭工业给社会做两件事。第一，它提供发出照明、热力和动力的资源，无论是利用原煤抑或通过煤气、电流或石油的生产，此外煤炭对于化学工业也是有价值的原料。第二，煤炭是一种出口品，用以换取我们所购买的许多食品和原料。我

們能够利用我国公民的劳动为我們生产足够的热力、照明和动力供工业和家庭使用，如果我們願意做的話。我們为了这项服务向消費者索取的价格将决定于我們組織生产和分配以及給生产者的报酬的技术。对于生产燃料的工业某些部分我們須加以控制。煤气和电力工业的价格要給以某些程度的限制。那些工业的大部分要为社会所有和控制。工人不处于竞争状态，而他們的产品，与进口石油竞争时除外，要成为专卖品。

然而，原煤在国内外市場是竞争品，而工人的工資由于世界的竞争要压低。

工党将接管全部煤炭工业并在給矿工适当工資和良好条件的基础上加以改組。煤炭的价格，無論对原始消費者抑或对利用它作再生产的工业來說，都将以产业工人首要要求为基础。煤炭工业的組織将由专局掌握，而这项組織将与煤气和电力供应工业相关联，而这两种工业都已达到国有化的时机。煤炭的国内价格不需受世界价格的影响。至于我們應該銷售出去多少煤，有待于决定。煤是我們交换进口貨的唯一日用品。“煤炭局”将根据国际协定取得它能取得的最好价格，無論是出于竞争抑或出于宁願如此，但是不管出于何种情形都沒有理由說明为什么要影响矿工的工資。在国有化的經濟事业中，煤炭的价格，除其可以影响工业消費者的竞争力外，乃是内部調整的問題。

如果燃料工业是在健全的基础上組織起来的，那么就必須控制进口的燃料，特别是石油，这是明白易見之事。按照最适合国計民生的途徑規定各种热力、照明和动力的价格，我們国民的生活就能达到高度的稳定。我們應該在我国努力生产我們所需要的一切石油到如何的程度将是一个有待决定的問題，有关經濟的、国家計劃的和国防的因素也要考虑在內。

工人将要象工党所采取的政策所說的参与燃料工业的組織。

煤炭工业稳定以后，貧困区域的問題就能以处理了。工业的范围能以决定而燃料资源的开发就能以設計得井井有序。

运 輸

第四件巨大的事业是运输，它已到了改为国营事业的成熟时期。目前，它已成为竞争利益的比賽。有时它是后面潜伏着强大的石油利益的汽车工业得到一分；有时是保守党所极力维护的铁路利益。接着，混乱现象繼續出現。

工党政府将对铁路和其他主要运输工具(包括航空运输在内)进行国有化。毫无疑问，許多运输事业将要长期地保留在私人手里。工党政府并不想接收私人的車輛或商人的运输車队，而是組織国家的主要运输事业。在这里，要再一次提到，組織工作必須以适当的报偿和工人的情况为基础。多年来，国家剝削铁路工人正如我們今天使矿工流汗一样。現在，自动車司机所耗費的过多的時間形成了铁路的不良竞争，妨碍了运输事业的正当組織，并增加了道路上的危險。

运输事业的适当設計需要有远見。这项設計需要与工业設計有关联，也要与便利的設計有关联。运输的国家体制可以用来帮助工业适当的分布，也可以协助控制城鎮成长的适当地点。在象英格兰这样的一个小国，重要的是，我們不應該浪費我們所有的东西。使我国所有的丰富的舒适品易于取得也同样是重要的。工党政府将不仅考虑和計劃工作問題，而且还将考虑和规划舒适問題。我們急需建設国民公园使得現時已得到的閑暇得到合理的享受，但必須利用科学已給我們带来的利益。

公路、铁道和海上运输不應該被看作是互相脫节的企业。它們是单一整体的一部分。在現時，按照追求利潤的人的直接利益來說，沒有什麼可以阻止这一港口被忽視而另一港口得到发展。

在各种代理商之間有搶奪營業的情況，這使得本來應由鐵路運輸的貨物反而由公路運輸了，反過來也是一樣。不久，空運事業的發展還將帶來另一個競爭者參加競爭。工黨政府將消除這種混亂現象。在這方面將再一次採取接管其他工業所採取的那種原則。管理的職務將由最適合管理的人去執行，但他們的活動要在政府所確定的政策的整個輪廓里進行。政府的政策所注意的不是某一種運輸而是把運輸當作統一的事業。政策所注意的不是運輸事業的本身而是把運輸事業當作社會生活必要的若干主要職務之一。它本身不是一個目的而只是保持人民生活前進的機構的一部分。它為工農業服務並且必須適應總計劃。將要發生的主要變革是從圖利的動機轉到服務的動機的變革，是從局部利益轉到整個社群利益的變革。

這些就是工黨政府所要承擔的首要四項偉大任務。考慮和對付一些反對論調是值得的。

反對的論調

首先有一種觀念認為工黨政府如果試行這些計劃的話，就不免有所虧損。這當然是由於完全誤解情況而造成的。今天的社會所走的道路有嚴重的浪費。我們以為值得放棄我們的一部分收入以便修築良好的道路。運輸事業的設施，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可以同樣做到對每種事業不費一錢。在另一方面，利益的獲得，如果社群情願如此，也可以實現。就社會所花的費用而論是無區別的。它只影響費用由誰負擔。“國家運輸局”可以這樣規定運費以便年終向財政部上繳一筆巨大款項，正如郵政局所做的那樣，或者它把價格規定在這類水平上以表示毫無利益可得；或者甚至造成虧損而這種虧損可以從其他某些財源補償。準備的工作不能影響主要問題，即公眾所需要的事業是否得到滿足。

第二个反对論調認為那将得不到技术的管理。这又是一种謬論。姑以鐵路为例：它們由管理局管理，管理人員假定是由一个很大的鐵路股份持有者团体所选出。这些管理人并不是运输方面的技术人員。他們委任有技术能力的人去做实际工作。这些技术人員在社会所指定的管理局的指导下一定能工作得同样有效。主要的变革将是目标的变革。今天的鐵路管理人員必須首先考虑股份持有者的利益。而“国家运输局”的人員只須考虑社会的利益。还有第三种反对論調，这种論調有时为了技术人員和业务管理人的利益而发的。他們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他們在管理方面所享受的自由将比今天少；他們恐怕将受到不正当的干涉。我以为那些在象邮政局这样事业里为大市区或国家服务的人們的經驗表明，这种恐惧是无根据的。工人們十分了解管理的职务，而且似乎絲毫沒有不正当的干涉。相反，工人們用进步观念給管理者的支持，比起那些从狭窄的紅利观点来看每件事的人所給的支持似乎更多。

最后的反对論調認為将缺少創造性。这种論調認為在私人企业中已經有了創造性，但創造性的缺乏只是太常見了。私人企业不願意利用科学是众所周知的。除去若干例外，一般說来私人企业中存在着很严重的保守主义。工党政府将要利用科学，其程度将比起今天大得多，因为只有它有防止科学受阻碍的政策。科学的进步或业务的管理的唯一結果常常是市場貨物停滯或是人民失业，因为經濟制度不适合于利用所增加的生产力。

社会上的改善

重要的是工业和財政的占有和控制等基本問題在一开始就要解决，因而工党不願意迟迟采取旨在社会服务方面进行长远性質的直接改良的措施。工党坚决彻底消除千百万人由于失业和丧失

生計的恐懼而感受的不安状态。工党将抱着这种目的首先把現有的工作集中在最适合执行这种工作的人們身上。作为第一个步驟，工党打算立即把儿童在学的年齡提高为十五岁，而一俟完成必要的布置，馬上就提高到十六岁并給以适当的生活补助，而且大力扩展現有的設施使儿童的中等教育受到十八岁。用这种方法，現時在失业的形式下所存在的閑暇将被利用来給国内每个儿童以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

在計劃的另一方面，工党想設法使那些达到从工业方面退休年龄的人按照退休的情况得到适当的养老金。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从工业退休的人实际上都必須依賴他的儲蓄以度过他的一无所有的貧困殘年。工党相信国家应该适当地照顧那些曾为国家增加財富而劳动的人并且相信他們在失去經濟价值以后不应该一下被抛进廢物堆里去。

有些人仍然应当学习或者在工厂受雇一生之后应当休息，工党政府要采取步驟把这些人撤出工业，同时将要大大縮减仍然工作的那些人的工时。現代科学能够使我們生产我們所需要的一切而且可以大大减少人力。在所有适合工作年齡的人們当中进行适当的分工应该得到縮短工作周的结果而无須降低工資并且自然不会减少生产。法国和新西兰两国政府已經証明，这件事能够做到而且有显著的成果。

另一个老早应当做的措施是制定法律給每个工人以照付工資的两周法定假日。这将是工党政府先期提出的法案之一。在二百万人失业的时候，有工作的男女除了在他們工作的整个期間享受周末假日以外决不應該再享受更多的假日，这种看法实在可笑。在这里法国和新西兰再一次向我們証明照付工資的假日是可以办到的。

不可避免的是，在調整这种状况期間定有若干失业人数繼續

存在。对于那些仍然失业的人必须给予适当的生活费。资财的调查将予废除，而失业者的整个待遇应当彻底改革。工党将不象国民政府那样把他们看成比罪犯稍高一等，而是要把他们看作是他們所不能控制的环境的非愿牺牲者。

然而工党不把失业者都安插到工业里去，绝不不甘心。工党抱着这项目的将倡议一项全面发展国民生活的大胆纲领。我们将鼓励地方当局投入旨在给予我国提供可能最好的住宅和教育便利的活动。这意味着建筑新的房产、学校和医院并意味着为千万人安排工作，这些人在这些必不可少的社会事业无人管理的情况下今天还仍然无所事事。一个包括新的社会化的铁路的电气化在内的电气化纲领将要着手进行。的确，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把从私人企业中接管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公共事业纳入充分发挥效能的正轨。

农 业

把失业者安排到有用而必要的工作中的一个巨大机会应当从农业方面去找。工党想立即着手制定一个发展农业的强大纲领。

去年已证明“国民”政府忽视农业的过份情况。顺利发展不列颠农业的第一要素就是应该适当地保存我们的天然资源。农民干活不能没有他这一行所必需的设备。今天我们千百万亩土地还浸在水里，并且低地区的农田甚至因洪水而全部被毁，而在夏季国内大部地区遭受旱灾。土地排水纲领要立即施行，并且将继续施行直到把每亩农田都适当地排完为止。

在采用这个纲领的同时，工党还想制定土地调整计划。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生产的要求必然要大为增加，并且只要要求能做到，就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农民来满足。小农的团体将建立起来而对林业占有问题应当特别注意。同时，能够从事大规

模生产的国营农場当予以建立。在进行所有这类新的事业时，要当心注意使农庄工作人員第一次享有适当的生活水平，而这将成为农业的首要职责。为了使人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購買农产品，要充分利用合作事业和市場管理局来縮短生产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离。

困苦的区域

然而，工党在特別注意农业的时候，不能忘却困苦地区所存在的特殊問題，而这种問題的解决必須在很大程度上靠这些区域本身。我們不能接受完全由法律硬性規定的这些区域的界限，但应当帮助兰开夏和目前尚未列入政府称为“特殊”区域的其他地区。我們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使这些区域得到直接的救济。首先必須用財政部的特殊补助金来減輕地方当局所負担的沉重不堪的一部分公共救济金。只要特殊区域的公共救济繼續完全由該地区当局負担，那末地方稅将超过县的財力。然而这只是建設性发展綱領的初步。这类綱領必須包括特殊区域内新工业的安排。目前絕大部分新工业的建設恰恰不是在可以被划为困苦区域的各个县份內。仅就最近而論，政府建議在美登赫德修建一个新的飞机制造厂这就是錯誤設置工业的特別突出的例子。輿論迫使政府同意在兰开夏修建这个工厂，但是原来建議在大倫敦区修建这个工厂的唯一事实說明，現政府並沒有認為有必要把工业移到困苦区域去。“国家投資局”的成立將給政府大規模控制新工业发展的权力。政府必須利用这种权力来注意，工业要按照国家計劃在各地区发展，而国民計劃的一部分是发展困苦区域。如果要在这些区域发展工业，那么这些地区就必須作好准备来迎接工业。大規模的“春季大扫除”是必要的，政府將必須撥給专款促其实现。新的設施如設備齐全和現代化的住宅、学校和医院將修建起来，而工业所带来的可怕

的混乱不安现象必须尽可能加以杜绝。发展困苦区域的这些计划的原则是，问题的解决不是叫人民从这些区域迁到国内的另一地区去，而是在这些区域重建工业。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将有可能利用地方既存的一切事业，而且主要的是我们可以避免破坏已经成长在一起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地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社群。

第八章 外交政策

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是以一致拒绝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学说和理想而团结起来的，他们深信人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之得救在于最广泛和最宽宏地合作。社会正义必须成为和平世界的基石。社会主义者在试图实行他们的主义时所采取的行动，必须以他们所属的国家的地位为依据。

要了解工党对外交事务的态度，必须在考虑现在以前，先回顾一下过去，并且必须认清这个党的一般成员所处的背景环境。首先要记住的是：意识到大不列颠的孤岛形势乃是那种背景环境中最显著的特点。这个国家长期没遭受外来的侵袭，这就造成了使人养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习性。甚至今日，当这些情势由于空战的发展，已经大大改变了的时候，大多数人民还不明了这种历史地位对他们的眼界的影响程度。要明了这些改变了的形势并摆脱过去的这种影响，需要一番认真努力的想象。依照近代发展的情况来重新估价一切历史事件是必要的。

这种多岛孤立的形势一直使英国社会主义者难以完全了解他们在大陆上的同志们的态度。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则时常被英国劳工代表们的态度所困惑。这种形势也说明了在工党内部为什么会发生许多误会。它是那些极端和平主义者和那些要求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强硬态度的人形成心理结构的一个因素。

回 顧

在战前的年代里，工党的外交政策和自由党急进派的外交政策很少有何区别。工党，虽然内部包括有社会主义者并且构成第

三国际的一部分，但却没有真正的建设性外交政策，只是赞同了急进派的传统意见，这些意见并不是一致的。这些急进派首先以个人主义者的世界观为根据。许多主权国家遵照它们自己的利己观念生存在一种无政府状态中，而这种无政府状态被许多总称为国际法的颇为含糊的协议和惯例改进了，大家认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在按照曼彻斯特学派的最理想的原则自由地互相竞争。他们所抱的理想是贸易上的完全自由，而这种自由被认为是实现世界和平的一种良好的基础。

大不列颠由于它的海岛孤立形势，处于一种特别有利的地位。它取得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面，然而这些地面是向一切国家的商人敞着的。它的形势使它不可能希望战争，因此英国海军可以被当作是维护世界利益的警察部队，而不是一种对其他国家的潜伏威胁。虽然承认在过去不列颠犯有侵略罪行，并且帝国主义如果得势，可能再犯这种罪行。但同时还有一种感觉，认为不列颠有一种作为文化媒介物的特殊地位，并且有一种关于强者欺压弱者的特别敏感的良心。

急进的傳統是強烈的孤立派情緒。它猜疑一切與外國列強發生的糾纏。它是反帝國主義者和反軍國主義者。它主張武裝部隊應當保持最低的数量，而這個最低数量的武裝部隊對大眾的自由仍然有潛伏的危險性。

然而，還有別的急進傳統，這一傳統把不列顛看成是反對專制、捍衛自由的主要角色，看成是一切從事合理鬥爭以解除國內外壓迫的民族的支持者。支持海外自由主義運動的巴麥士頓（Palmerston）的傳統由於人道主義的衝動情緒而加強，正是這種衝動情緒推動了葛拉德斯吞對阿美尼亞與保加利亞殘暴事件的譴責。於是我們發現在當時和今天一樣，可能有人一方面持有強烈的和平主義見解，同時又要求有權譴責世界各地的壓迫現象和呼

吁不列顛使用强大武装保卫弱者。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可在不列顛的战略地位中获得说明。长时期免除了外来的侵袭，不免给和平主义者一种过分的安全感。

接近十九世纪末的时候，保守党在波尔战争（the Boer War）中达到顶点的帝国主义，加强了这种急进情绪。波尔战争也显示了能在战时激起的民族情感的实质以及这一情况在劳工行列中可能引起的分裂。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揭示了这一点。工党曾在第二国际的工作中尽了它份内的力量，但是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定出一个建设性的和平政策。第二国际基本上是一种少数派的共同集会。它抱着少数派的态度。它的工作是以共同反对各国政府为目标，而没有考虑社会主义的政府怎样行动。这完全是假定的。当时以为一旦有了社会主义的政府，它们之间就不可能有困难发生。同时，仲裁还被迫成为一种代替战争的方法。鼓吹国际仲裁的许多宣传工作是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进行的，其中弗雷德·麦迪逊（Fred Maddison）在最初的宣传最为突出，海牙会议的诞生正是这种宣传的结果；而第一次明确规定国际法义务的却是若莱斯（Jaurès），他说：“谁拒绝仲裁，谁就是侵略者。”后来，这个公式被“日内瓦议定书”采纳了。国际总罢工被当作防止战争的最有效的制裁。多年来基尔·哈迪一直力主把这点作为第二国际的一个确定的政策。事态证明了，国际的团结还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克服民族感情的势力。

世界大战

我没有充分时间来考虑各国社会主义者面临世界大战的行动。我只须指出工人们没有决心采取行动的原因之一，就达到目的了。实际的情形是，各国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作出一个统一的政策。各党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各该国的民

主程度的影响，也受到了民族感情力量的影响，对于这种力量，英格兰人常常低估，虽然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与爱尔兰人比较了解得清楚些。俄国人与法国人不可能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政府组织很不相同。

国际情感曾经很浓厚，但是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过工人的战略。工党站稳了国际兄弟关系的立场，并且号召举行一个由一切国家参加的会议，以促成有关仲裁与裁减军备的协议，但是它没有包括这个基本条件，这就是，由法治代替无政府状态并创立某种更广泛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关于决定政策的意见，实际上并不一致。有些人摈弃一切民族感情，而力求用效忠一种国际运动来代替它。另外有些人则以为应依靠工人赢得对各国政府的控制权并作为世界联邦中的民族单位共同合作。

呈现在社会主义者面前的有关这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問題是不简单的，因为这个战争并不只是敌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战争。国际主义者如果对中欧人民说：民族间的分歧无关紧要，这种说法是没有用处的。这些民族间的分歧对他们说来是有关系的。有些社会主义者的国家很久以前就实现了它们的民族统一，因此这些社会主义者就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再者，在象法国和英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和象德国这样的更为集权的国家之间，有着一定的冲突。它们的分歧，恰如今天西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分歧一样。英国社会主义者因为比利时受到侵犯而参加这次战争，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维护国际事务中的法治。那些拒绝服役的人们，或是采取极端和平主义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基本上是属于宗教的并不是属于政治的，或是主张只有一种真正的斗争——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而认为在这些竞争的国家之间毫无选择的价值。

战 后

值得注意的是，在劳工运动中意见上的深刻分歧何等迅速地在英国得到调和。这主要是由于下列事实：在这次战争期间，人们已明确地认识到，如果要使文明长存并使这个世界免于遭受另一次惨祸，必须采取某种世界性的政策。国际联盟这个观念得以在这个国家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者的鼓舞。1918年工党在“劳工与新社会秩序”这个文件中，说明了它在制定一个建设性的政策方面进步了多大程度。文件说，“我们赞成，实际上作为结束这个战争的和约的一部分，立即成立一个有普遍性的国际联盟或国际联合会 (League or Society of Nations)——一个超国家的权威，附设下列机构：一个“国际高等法院”以审理各国间的一切司法案件；一个“国际议院”以制定大家都能同意的共同法律；以及一个“国际调解评议会”力求不在最后发生冲突的条件下解决那些甚至非司法性的纠纷。我们将使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最庄严地承担并允诺共同反对其中任何一个破坏这个基本协议的国家。”

毫无疑问，这个倡导有助于在国内重新实现党的统一，并有助于在1919年的大会上使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拥护国际联盟的国际协议。

我们承认，国联是以和约为基础的，并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但是它因为体现了一个世界性的社会的概念而受到了欢迎。它有这次战争引起的浓厚的和平情绪支持它。因此，当工党在1924年被要求执政时，就定出了一个考虑周全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拥护国联和努力扩展它的活动范围为基础。我们从开始就体会到，国联只是一个胚胎，如果要它生存下去，就必须发育它的必要器官。工党政府首先建议制定日内瓦议定书。它的目的是要使战争失去法律上的效力以加强国联的行动，并以更明确的共

同行动的保证反对侵略者和提供强迫解决国联成员之间的一切纷争，以确保安全。国联大会同意了这个议定书，同时再次根据工党政府的动议决定召开世界裁军大会，因为裁减军备是这个议定书中的安全计划的一个主要部分。

和平在其他两个方面获得了进展：第一、努力弃除和约中最坏的特点，第二、努力与苏联达成协议。不幸，第二个企图没有成功，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统治者的失策。工党政府下台后，保守党人竟拒绝批准这个议定书。后来的事态证明，工党的政策是正确的。保守党政府在英国当权了的五年，这五年是生命攸关的五年，这是在巩固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加强国联并获得真实裁军的有利年份，但竟让它白白消耗掉了。

直到1929年，工党才得到另外一个推行它的外交政策的机会。这次它取得了比以往大得多的成功。阿塞·汉德逊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关于他需要作什么和如何去作，他心中非常有数。在他任职的两年期间，国联成员国根据英国政府的动议以压倒的多数签定了“常设国际法庭规程”的任意条款。于是工党的旧目标，即以强制仲裁的办法代替战争，实现了，并且整个世界在从无政府到国际政府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为了废弃和约中最难堪的条款，我们作了一番认真的努力，这主要是关于确保从莱茵河撤军的问题，然而，在一切步骤中的最重要的是召开那个拖延很久的裁军会议。可是，在能够摘取汉德逊先生的工作果实以前，工党政府就倒台了。工党政府交卸政权时，已经把英国提高到和平运动的领袖地位，并且为真正增进世界安宁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在这个国民政府的最初年间，裁军大会召开了会议，并且似乎还有作点有效果的事情的可能，虽然英国代表们没有起坚强的领导作用这一事实仿佛证明了：这个政府的反动本质在日内瓦显了、

原形，并且成为会议失败和无益的原因。

这时在劳工运动中，舆论已经逐步开展，支持这个充分拥护国联的政策。

最近五年来的国际政治史有这些特点：各主要国家没有执行国联盟约的原则，以武力为基础的独裁政治抬头了，军备在扩展，以及逐步走向另一次世界大战。没有遏制日本在远东的侵略，鼓励了那些信赖军备的人。裁军大会的失败以及对待德国共和政府的失策导致了希特勒主义在德国的成功。下一步骤就是出卖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译者），最后默许法西斯国家支持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每个事态都标志着国际形势恶化的一个阶段。在政治事件的后面潜伏着世界经济的危机，而这个危机创造了使政治事件成为可能的条件。

工党，在一贯支持严格依附国联原则时，指出了预防世界现在面临的危险的途径。

在黑斯丁兹(Hastings)、绍士波特(Southport)和布莱顿(Brighton)举行的几次工党常年大会，批准了拥护国联的政策，但是，由于不信任各资产阶级政府，它在黑斯丁兹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全国执行委员会立即与工会和合作运动求得协商，以决定并向全国宣布，一旦发生战争或遭受战争威胁将采取哪些步骤；包括总罢工在内，以组织工人阶级运动的反抗。

这个决议与工党拥护国联的政策并无不合之处。工党的政策已经由汉德逊先生概括为对世界和平的忠诚。这种忠诚包括坚持仲裁的责任——坚持我国政府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一切与它有关的纠纷；赞助制裁的责任——支持集体的行动；以及反对战争的责任——拒绝支持我们自己的政府，如果它是侵略者或者抗拒仲裁并且卷入了战争。关于这方面，总罢工是一种制裁手段，用来反对一个本身破坏法律的政府。

党在 1934 年举行的紹司波特夫会上采用通过了一个涉及极广的声明“战争与和平”，该声明充分阐述了党所维护的原则以及它受权执政时将要奉行的政策。时至今日，这个声明依然是党的正式政策。它的要点如下：工党的外交政策建立在通过国联的集体和平体系的基础上，但是，它不但远远不把国联只看作是外交政策的助手和只能作为国家军备的附带保证的集体体系，而且还把国联看成是走向一个合作的世界联邦的第一步。它不承认势力均衡的理论，因而要求将国家主权从属于对世界承担的责任。它强调有必要使这个新世界秩序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并要求采取有关经济合作的长远措施和财经事物由世界经管，如原料、交通运输、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等。它把裁减军备与集体安全结合起来。如果有必要约束一个侵略国家，就接受使用武力的义务。它声明要有一支国际警察部队。它强调有必要对世界忠诚，而不对国家忠诚。它认为反对战争是每个公民的责任，而不单是劳工组织的责任。

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而国联决定加以制裁时，考验是否充分接受这个政策的时机来到了。工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坚持它的原则和支援国联的行动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虽然它非常明了，它的态度可能有被政敌利用的危险。这种忧惧是有可靠根据的，因为现在已经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国民政府之所以决定支持国联盟约是以考虑选举的成败为依据的。拥护集体安全，只是为了政府便于取得多数选票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这个政府是要利用它的权力建立庞大的国家军备。这个政府以极其轻蔑的态度背弃了阿比西尼亚和对集体安全的防护，一点不管薩繆尔·賀尔爵士 (Sir Samuel Hoare) 和艾登先生 (Mr. Eden) 在日内瓦演说中的特殊保证以及在 1935 年普选前夕所作的诺言“关于目前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不愉快纠纷，我们迄今奉行的政策是不动摇的。”

阿比西尼亚問題是在工党內部发生意見分歧的原因。正在党的絕大多数人拥护由大会批准的政策时，那些持有极端和平主义观点的人不准备采取任何可能引起战争的行动，反之，一小部分人却抱有这种看法，只要我国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我們就必须反对它，即使它自称与国联一致行动。虽然苏联已經成了国联的一个会员国，仍然有人坚持这个观点。

目前的看法

最近兩年來，国际联盟的地位，进一步恶化了。世界形势比工党执行它的政策时，險恶得多了。当国际联盟被如此严重削弱以及侵略成性的法西斯列强的威胁变得如此猖狂的时候，有些人在質問工党的政綱在今天是否还有任何效力。因此，現在有必要根据目前形势的一些事实重新考查党的政策。

首先，在考虑一些分歧点以前，先強調党内大部分意見的一致是正确的。党同意拒絕均势政策，并拒絕使用武力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它同意促成一个世界合作联邦的目标。它的方針是在使国家的主权服从对世界的忠誠，用国际协定裁減一切国家的軍备至最低的可能的标准，并使仲裁代替战争。全党同意，必需在軍火制造和販运方面根除私人的利潤。同样，关于必需消除战争的經濟原因以及把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奠基在坚固的經濟基础和政治制度上，大家的意見沒有分歧。但不同的意見表現在以下两个問題上——使用武力的問題以及和资本主义国家或非社会主义者可能合作的限度問題。

一切社会主义者都是深切反对战争的，至于那些認為有必要使用武力的人們也并不喜欢战争，而只是把战争当作在我們現阶段社会中一种不可避免的需要。然而仍有許多党员，出于这一理由或那一理由采取了絕對反对任何使用武力的方針。为了簡略起

見，我願意把這些人叫做和平主義者。

和平主義者分為兩派：樂觀派和悲觀派。樂觀派相信，武力永遠不能成就任何好事，並且認為由於公理即是強權，公理終將勝利，所以事實上武力是不必要的。畢竟，邪惡永不能得勝。他們相信完全裁減軍備，並且認為一切戰爭都是罪惡，不管為了任何理由進行戰爭。黨永遠有抱這種態度的男男女女，並且允許他們有充分的行動自由，因為黨承認這是一個由個人良心作主的問題。不容否認，這種寬宏的容忍精神有時是造成黨內某種混亂的原因。

我異常尊重那些持有這種見解的人，但是我不能承認這種見解的效能。我不以為這個主要論題已經被証實了。如果引申到它的邏輯的結論上去，這種見解不是一種實際切合政治行動的主義，因為一切政府最終要依靠武力制裁，縱使可以將它隱藏在幕後。不抵抗主義，推演到它的邏輯的結論，就是否定政府，而且直接導向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採取這種方針路線的人們並不過甚地推行這種主義。他們願意求援於暴力以便診治社會罪惡，使房主修理他的陋巷產業以及強迫虐待勞工者支付公平的工資。他們贊成一隻警察部隊，但反對一隻陸軍部隊。在我看來，這是不合邏輯的。實行這個社會公眾的意志所需要的部隊數額，是以敵對方面的部隊為條件的。無需加以身體上的暴力就可以使一個陋巷的房主修繕他的房屋，因為這個違法者並無用來反抗國家的武裝部隊。因為違法者通常沒有武裝，所以警察不必有兵器就可以維持這個國家的秩序，但是這並非每個國家都是如此。另外有些地方，為了保全公民自由權，時常有使警察部隊人員遭受生命的危險。不問使用的部隊的數額是大或小，所包括的原則是一樣的。如果有一種法律，而那種法律需要用武力的制裁來支持，這種制裁就必須充實到足夠達到成功的地步。那些反對和平主義觀點的人們不會承認，為了維護法律使用武力和為了個人利益使用武力之間沒

有差別。一种是警察行动，另一种是战争。国际合作体系不能持久，除非把它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而这种法律所受到的维护要同国内法所受到的同样有力和有效。许多的英国和平主义，是这个国家的情况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固执某种学说的结果。和那些衷心坚持绝对形式的不抵抗主义的人们辩论，是毫无益处的；人们只能够不赞成他们。

抱悲观主义的和平主义者并不采取道义上反对使用武力的理由，但是他们认为战争的恐怖是这样巨大、而从战争中可能获得的利益又是这样微小，以致不惜任何代价必须把战争当作一切罪恶中最大的罪恶来避免它。在他们看来，有必要屈从作恶者的意志，唯恐一件最坏的事会猝然降到我们身上。不可否认的是，当应用在毁灭性武器方面的科学好象已经使一切防御几乎绝望而另一次战争可能的结局又是这样的可怕的时候，目前就上述观点为题是有很多话可说的。接受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似乎是对作恶者的全部投降。它意味着，社会在明确地对危害社会的人说，“你喜欢作什么，就作什么吧。”我不准备接受那种看法。我认为这里有一些巨大的危险，这些危险不只是属于战争本身的，而是被我们将要抵抗的那种势力在精神上征服我们的那种危险。如果暴政的势力准备挺而走险，并且知道自由的势力不准备抵抗，自由就不会生存多久了。

第二类反对工党政策的人，即是热心于阶级战争的人。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的反面人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只会用武力来赢得，而且在敌对形势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的近代形式是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迫不得已要接受的见解。由于我已经陈述过的理由，我不相信阶级斗争必须在这个国家使用暴力来继续战斗，直到能分胜负的地步；我也不相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确同意和平主义者的主张：另一次世界战争将是对

文明的一場大禍；因此，我們的一切政策方針必須是防止“下次戰爭”的爆發，而不是等戰爭來了，去贏得它。而且為了實現這點，唯一的希望在於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集體安全制度。

一個不大極端看法是那些主張必須用階級戰爭的觀念來考慮國內一切行動的人的看法。他們否認，在工人與社會其他階層之間有任何共同利益的可能。實際上，他們否定了全國一致行動的可能。我認為，這種觀點是謬誤的，而且是不符合事實的。工人們自己的思想狀態就在這些事實中。對普通英國人說，無論他被英國資本家統治或被外國資本家統治都對他無關重要，這句話是毫無用處的。他絕不相信這種說法。他是正確的。英國公民的情況和德國人或者意大利人的情況大不相同。有些事物，是英國人所有的、他們珍視這些東西而且不準備不經過鬥爭就放棄。在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與社團國家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雖然占有者與勞動者之間有鬥爭是真的，但這個鬥爭並不象某些理論家所堅持的那樣分明。在這個國家里，無產階級與絕對依靠終身年金或紅利等收入謀生的人們之間，存在着非常多的等級。使每件事都適合階級鬥爭的術語，是把不得不面臨的問題過分簡單化了。

這種態度的邏輯是，永遠沒有全國一致的行動。如果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當權，工人們就一定抗拒政府所作的每件事。如果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資本家就會採用同樣的作法。結果是，這個國家在世界事務中作為一個因素的力量將微不足道。這個國家在階級鬥爭未經解決以前就癱瘓了。

兩黨交替的政策不是由工黨支持一個資產階級政府，而是憲法上的對立地位。工黨反對政府的政策，並且尋求這個國家改信它的觀點，但是它不進行消極的或積極的抵抗運動，以阻礙政府正在執行的例行職務。當大多數人的願望已經決定這個國家應當由一個資產階級政府治理的時候，它就接受他們的願望；當它取得政

权的时候，它也期望它的对方有同样的作法。然而，工党采取了这个方针路线，即这个政府忽视它对国联应负的义务并有侵略行动时，凡是支持对国联忠诚而反对对国家忠诚的人都有责任用尽一切方法反对这个当权的政府。

在工党的拥护者之中，还有另外一种倾向。有些人认识到法西斯列强威胁的危险，就想采取一种支持本国资本主义政府的态度，以为这样作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易于估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斗争的现实性，而夸大了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这种态度的危险在于：在向外国法西斯主义作战斗的时候，他们可能鼓励一些人在国内狡猾地灌输法西斯主义。这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危险，并不来自阿斯瓦·摩斯里爵士的粗暴活动，而是来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积极散布的一种赞成所谓全国团结一致的巧妙宣传。有一种处心积虑的企图，认为在这个国家毕竟没有真正的政治上的分歧而且实际上每个人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日益增长的国际局势的危险，提供了人们坚持这点的机会。腊姆赛·麦克唐纳先生的演说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观念，甚至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措辞。没有披着任何有色衬衫的社团国家的要素可能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被导入这个国家。

我已经详细叙述了这些分歧的观点，不是为了强调党内的不和，因为党内绝大多数人并不赞同这些观点，而是要摆出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目前的形势

我相信工党外交政策的一般原则是绝对正确的，而且只要付诸实施就能避免战争和保证一个持久的和平。实际发生的问题，是关于如何使这些原则恰当地应用到现存的形势上去。我们必须考虑那种形势究竟是什么。

今天，西欧有許多民主国家：大不列顛、法兰西、荷兰、比利时以及四个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在其中許多国家中，包括法兰西，社会主义者正在和他們的政府通力合作。在大不列顛与荷兰，有强有力的劳工运动在反对那些宣揚民主政治原則的資产階級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参政的民主政府。置身一切其他集团之外的瑞士是另外唯一的充分民主的国家，虽然在許多其他还不是全部法西斯化的国家，如巴尔干的一些国家，也有某种程度的民主政治。

苏联，这个唯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是国联的成員国，它在外交事务方面采取了非常现实的路綫。它在那些确真爱好和平的国家与那些潜在的侵略国家之間划清了界綫，而对一切資产階級政府不采取不分青紅皂白的敌視态度。

在另外一边，有两个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一个在国联以內，一个在国联以外，这就是意大利和德国，它們奉行一种以武力为基础的政策。在欧洲以外并且也在国联以外的日本，是第三个侵略国家。当共和国的西班牙贏得了战斗的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民主国家加在国联这一边了。

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被一些不同程度的独裁政府所統治；而在欧洲以外的一些国联成員国家由于它們的軟弱和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积极参加解决欧洲問題，虽然它們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联合行动可能是很起作用的。

国联，由于对阿比西尼亚事件的失敗，在威望上受到了严重的損害；并且事实上遭到了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挑战。集体的和平制度，在目前还不是一个现实。反之，在国联里有一系列的結合，如小协約国与法英协約；而事实上这种协約如果不是形式上的就是一种近乎防御性的同盟，又如法苏条約，这是一个更确定的同盟。我們不可能在所有欧洲国家之間划出一条严格不变的界綫并确定

它們所屬的勢力範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們就会很接近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存在的局面，那时在欧洲存在着敌对的陣营和許多不确定依附于任何一边的国家。事实上，現時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之間既沒有如此絕對的同盟，在反对它們的国家之間也沒有实在的协定。

在現在，正在迅速增加軍备的欧洲有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四处撒布着一定数量的易燃材料，而点火的机会是很大的。由于近代战争能以迅速发动，停止战火蔓延的可能性比已往更小了。这种令人不安的形势特点是目前正在西班牙証实的一种新的侵略技巧的发展，由此，干涉另一国家的內政就构成了在那些进行干涉者一方的侵略罪行。

如果工党現在在这个国家当权，我想大家关于应当遵循怎样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意見上的分歧。工党政府将立即采取行动，以重新建立国联与集体安全，但是它不拟将国联当作一种维护国防的附带担保品；它将努力建立国联的兵力，以便使它成为一个紧密結合的、能够坚决反抗侵略者的組織。工党政府，准备在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中尽其职守。在另一方面，它不会满足于一个仅能稳定这个世界現狀的国联。为了着手处理战争原因的实际工作，集体安全是必要的。我不相信一場有关意識形态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方法不是使用兵力，而是向法西斯国家表明：在經濟範圍內合作可以得到的条件比进行侵略政策得到的条件好得多。国联不應該作为一些国家的同盟机构，共同反对在国联以外的那些国家，而應該作为一个組織来使用，在这个組織中有最广泛的机会提供一切国家，即一个向所有願意参加并接受它的条件的国家敞着門的联盟。如果这些法西斯主义国家宁願留在国联以外，它們当然一定这样作，而国联就一定維持足够强大的武力，以抵抗任何侵略的企图。如果国联在政治上的联

合再加上在經濟上的团結，我相信在国联以內的这些国家的情况要比在国联以外的那些国家的情况好得无法估量，以致后者将迟早被吸收进来。如果工党在我們这个国家当权，它就能够与法国和苏联以及那些主要受社会主义精神鼓舞的小国一同遵行一种以丰富利用而不以充分限制为基础的国际經濟合作政策，这个政策将迅速地影响世界經濟情况。一个在国联贊助之下的經濟发展計划，将作出重大的貢獻以消除导致战争与独裁的情况。因为在国联以內有如此丰富的經濟資源可供适当的利用，大大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程度是可能的，假如各国内部組織允許大量的消費与生产的增加相配合。在这种合作的情况下，将有全面裁减軍备的可能。工党的和平政策将是建設性的——建立一个由一些互相合作但保持各自的特殊政体和互不侵犯內政的国家所組成的世界經濟联邦。

但是現在工党并未当权。它正处在反对一个資产階級政府的地位，而这个政府虽然自称热誠忠于国联，但已經証明它是完全不可信任的。那末，处在对立地位的工党的态度将是怎样的呢？首先，必須完全明确的是，工党对于外交政策多少必須脫离政党政治的那种理論一概不予承認。它不同意：有一种不論是哪一党当权都可由这个国家奉行的政策——一个全国的而且如此超越政党紛爭的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和国内政策方面一样，工党与这些資产階級政党之間存在着深刻的意見的分歧，因为这两种政策是不能分开的。一个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它的国内政策的反映。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所采取的关連到其他国家的形式。英国的資产階級政府所以把国联看作是一种保全和平的工具，是因为和平是英国的利益，但是它还进一步把国联看作是一种保全大英帝国与大英帝国利益的手段。它并不把国联看成是一个还在胚胎时期的世界联邦，因为它的眼光是屬於国家主义的，而不是国际主义的。它

可以在特別时机采取为工党所同意的外交行动，因为料想中的英国利益暂时是符合世界的一般利益的。因此，如某些人所認為的，对国际政治的一般指导原則是要反对英国資产階級政府所作的一切，这种想法是愚蠢的，但是能够被社会主义者贊成的某些特殊的行动例証并不影响这个总命題的真实性，即在劳工反对党与資产階級政府之間沒有一致的外交政策。

第九章 大英联邦和帝国

工党在英国，象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所面临的任务比那些没有或只有少数海外领土的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者所要处理的任务要复杂得多。一方面虽然它在国内是工人和资本家斗争的捍卫者，但是就它和世界上不发达民族的关系方面来说，它又是集体剥削他们的统治民族的一部分。只要社会主义运动仍然只是一种宣传团体而没有获得政权的远景，它自可采取一种纯粹消极的和带批判性的态度。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国内必然受到反抗的资本主义向更广大区域的一种扩张。社会主义者曾充分谴责并揭发了那些剥削黑种、红种和黄种民族的勾当，而这种剥削曾被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宣传帝国观念的人们粉饰得那样美好。然而，早年粗野的帝国主义，主要由于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努力造成的舆论的压力，已经有所改变，因而人们就认识到，先进和落后民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不易解决的问题。过去是不能抹煞的。只是放弃我们所攫得的一切不义的权益，是不合宜、也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工党对于殖民地问题和在此范围内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运用，是下过一番思考工夫的。

然而英国工党，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不同，发觉它本身还面对着许多由于英国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所产生的问题。工党永远不懈地支持这种变程的进展——在这一变程中，旧日的殖民地已经变成了今日的自治领，它的地位和宗主国平等。“威斯敏斯特法典”标志着旧日白种殖民者的殖民帝国概念的死亡，而这些白种殖民者是隶属并屈从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权威和利益的。但是承认地位的完全平等并不能解决这种联系所促起的一切问题。外交政

策、国防、移民和貿易各方面的問題，都需要加以仔細的考察。如果要使这个联邦繼續存在，就須迟早解决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是由于联邦宪法缺乏明确的定义以及联邦本身实际上是一个沒有联盟权力的联邦而造成的。联邦和国联中間的关系以及联邦和国联成員因参加这两大組織所負担的义务，也需要詳加闡明。

因此，我們必須設法陈述工党对联邦和对帝国的看法。

帝国主义

工党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不論它是旧式的，还是新型的。旧式的帝国主义是肯定地依据这个海外領地的观念，而这些海外領地主要是被看成为这个帝国强权的利益和威望服务的。美洲殖民地的丧失，由于需要的关系，对海外領地居民的权利和利益多少加以注意，才在某种程度上变更了这种观念。十九世紀自由貿易原則的采用，对世界各国商人打开了大英帝国的門戶，虽然对欧洲血統人民居住的那些殖民地賦与的自治权，最后使他們采取了不仅反对外国人，而且反对宗主国和其他自治領的關稅政策。大英帝国許多年来未受外来侵襲而得以繼續存在，就它的非自治領单位而論，是由于它是一个自由貿易区域。約瑟夫·張伯倫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想用經濟的联系来把整个帝国連結起来。渥太华(Ottawa)协定，标志着这个政策經過多年鼓动以后获得了胜利。它还結束了这种情况，即在这种情况下，大英帝国能繼續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和四分之一的疆土而不激起世界其他各国的猛烈反抗。

大英帝国是建立在海軍基础上的。英倫三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大陸斗争以外的，这种有利地位促成了这个偉大帝国的建立，并使它受到由于剝削本国工人所得到的英国資本的开发。工人必須供給取得和維持这个帝国的血汗和財富。据我看来，在現代世

界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帝国不能抵御某些国家联合起来的严重攻击，因为这些国家觉得它们受到排斥不能分享世界这样一大部分地区的资源。大英帝国的继续生存，只能依靠世界其他部分的善意并根据全人类的利益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开发世界的资源。我不相信，自治领国家也准备追随一种排外的政策，企图将大英帝国和联邦造成一个经济单位。除了那些拥护帝国观念的人的极大的感情和威望以外，真正的利益还是英国资本家的利益。这里发生了许多困难。近年来，我们常见到在一些依靠英国国内地租和利润而发财的资本家和地主与那些在自治领投资的人们之间进行斗争，也看到在帝国投资和在南美洲投资的资本家之间有利害冲突。

团结大英联邦的巨大困难，是因为实质上它是一个放债者的帝国。1931年的危机主要是由于这个事实形成的：由于主要产品的跌价，放债人无法收到他们的利息，同时由于他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旧世界的工人不能有效地消费新世界的产品。

保守党的帝国主义政策，远不能维系大英帝国和联邦，因为势将丧失前者而分裂后者。保守党想以捍卫帝国的特殊主角自居，这是政治上的奇闻之一。保守党和爱尔兰疏远了，如果它不在紧要关头放弃政权，可能失去南非，甚至还可能失去印度。它的经济基础使它不可能与自治领充分合作，因为资产的调查和它所主张的一切都否定了丰富的利用，而这种财富是发展那些生产主要产品的国家所必须的。

工党和大英联邦

正如我已指出的，大英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单位来考虑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联邦内那些自由而平等合伙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享有完全自治，并且自愿地留在这个帝国内。而第二部

分,从人口的观点来看,是极端庞大的,它包含许多向自治过度的各种阶段的国家以及某些还在直接受我国代表统治的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各自治领,以及爱尔兰自由邦,几乎完全是由欧洲种族的人民居住的。它们同英国构成一个发展经济和政治联盟的理想基础,这一联盟可以提供一個榜样来表明这样一种关系,如何能扩充到一切愿意分享集体安全和合資經營经济资源的国家。南非没有一个占绝对优势的白种人口,它提供了一些必须分别考虑的问题,但它也是这类问题的一部分。

工党所以相信在这些国家中能有最密切的可能的合作;并不是为了树立一种排外性的集团和世界其他国家对抗,而是要向世界指出前进的途径。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民主的,分享一种共同的遗产,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共同的語言和文化。虽然各国愿意保留自由和独立,但它们为了一切民族的共同利益,也愿采取一致的行动。现在统治制度的最后残余既已鏟除,完全的主权既已获得,那末通向初步放弃专制主权以达成更大的统一的途径已经打开了,如果要建立一个世界联邦,这种统一是不可缺少的。这种合作能够在经济范畴内最先生效。新西兰财政部长此次到英国的访问,对于根据社会主义观念可能发展貿易的方式,提供了一些概念。那个自治领的工党政府正在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它的政府已经控制了乳品出口的全部貿易。今天所有这一类的产品都作为政府的财产离开国土,而且这类产品的大部分都找到了英国的市場。然而,当产品到达倫敦时,除“批发合作社”所能承購的之外,就没有能由代表消費者的团体进行購買的其他机构。这些产品进入了资本主义竞争的障地,并且在达到消費者手之前,就必须向无数中間人上稅。我国如果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具有一个“进口公司”的体系,在同消費者組織的密切合作下,就能直接和新西兰政府訂立供应合同。它也能通过一个“出口公司”的

体系，組織貨物出口抵償進口貨。如果它能控制金融系統，就容易辦理信貸事宜。這只是一個例子，但已顯示了我們可能做到的一些事情。

在我執筆時，帝國會議正在開會。不論它企圖取得什麼成就，它將受到一件事實的阻障，這一事實即是參加會議的各國政府只要政權掌握在私人利益手中，就不可能建立任何合理的私有計劃性的體系。這種情形在渥太華會議時就表現得非常清楚。我們可能作出一個重大的開端來規劃糧食和原料的生產與分配，從這個當中最後可能產生一個世界性的經濟資源計劃。從自治領的觀點來看，同樣重要的一件事是，工黨政府為我國制定規劃的方式是把確保充分供養每個男女老少的工作作為國家的主要責任來看待的。這樣就可使自治領特別關心的那種產品獲致最大可能的有效的需求。

當然，採取這種貿易措施必須充分認識到，不列顛並不是各自治領產品的唯一市場，而各自治領也不是唯一的产品生產者。我在前邊已經指出過，我們有必要發展國聯的一個經濟機構。不列顛聯邦成員之間所達成的協定能夠適用於總的世界計劃，這個計劃最後一定能實現。

國 防

自治領是以主權國的地位出席國際聯盟的。它們的地理位置必然影響它們對集體安全問題的態度。我相信它們所作出的貢獻，應該是在國聯範圍以內，而不是通過撇開國聯的大英帝國。聯合政府對阿比西尼亞問題所採取的行動帶來了許多罪惡的後果，其中極大的一個後果就是削弱了自治領對國聯的信仰和對英國政府守約的信心。我並不相信，如果另一次戰爭爆發，自治領會和1914年那樣再次貢獻它們的力量，除非我們所參加的戰爭是毫

无問題地拥护国联和反对侵略者的。如果没有国联这个统一的因素，联邦国家将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追随那些似乎是要促进它們在目前利益并对欧洲和它的事务采取美国那样的态度的行徑。从世界和平的观点着眼，我們最希望这些置身于欧洲宿怨之外的民主国家能够在日内瓦的討論会場中發揮充分的力量。只有通过国联去謀求集体安全，才能获致联邦的每个成員对共同防御作出应有的贡献。

南 非

很明显，在自治領的情况中，大不列颠压迫另一民族的問題是不会发生的，但在南非联邦中，却有一种例外情形。在这里，少数的白种民族統治着大多数的多种原始民族。这里产生的問題和我即将討論有关殖民帝國的問题，是类似的，但是解决这些問題的責任，現在却不是我們的了。我們已把这些責任移交給南非联邦政府了。然而这个自治領政府所遵循的政策，必将对英国在非洲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整个大英帝國內，对土人問題必須有一个一致的态度，如果某一自治領的态度有了严重的分歧，就十分可能危害其他地区白人和黑人之間的良好关系。

殖 民 帝 国

在自治領地区，我們已看到一种稳步走向完全自治的进展。工党的目标，是关怀自治制度能扩展到帝国的全部領土去。目前，有两个例子——紐芬兰和馬尔他由于不同的原因发生了退化的情形。在我即将討論的印度和緬甸方面，則有些进展。在帝国的其余部分，政治制度多种多样，各地人民参政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殖民地扩展的历史是先进民族虐待和剝削落后民族的一种可怖的記錄。英国必須充分受到譴責。然而，在最近半个世紀中，殖

民行政已經有了重大的进步，这一进步主要由于慈善和宗教团体以及国内激进政治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家的鼓励。但也可归功于象弗萊德雷·魯格德(Frederick Lugard)那样的行政官吏的开明工作。如果没有这些工作，托管制和双重委任統治制度的概念大概就不会产生。工党在所有这些措施中充分地尽了它的責任。然而它明了殖民地的行政問題非常繁雜，而我們不可能自行規定某一硬性不变的制度去适合每一情形。然而它已拟定一些原則，可以应用来代替帝国主义。

不論获致大英殖民帝国的历史是怎样，事实依然是大不列顛要对千百万有色人民的福利負責。它不可能很輕易地放弃統制，因为，欧洲文化的冲击力已在所有土人的社团中发生了影响，一般來說帶有破坏土人社会机构的后果。使这些社团适应西方的观念，同时保存它們文明中原有的一切精华的这一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我們若想証明英国保留这些領地是正当的，就不可避免地必須克服这些困难。在这里存在着两种危險：一种是，在灌輸文明的伪装下，土人劳动者将成为只供欧洲資本家剝削的对象；另一种危險是，在打着保存土人固有組織的幌子下，使土人停留在一种愚昧和屈服的状态中。

工党的目标一直是用两个字概括起来的：“社会主义化”和“自治”。自治所采用的精确形式必須按照各种情况来决定，因为有一个严重的理由反对把英国特有的制度移到无法滋生繁荣的土地上去的企图。有一些殖民地已經成熟到一种能够接受比目前所有的更大的自治权的程度。工党政府总是宁願犯过早賦予而不願犯过迟賦予自治权的錯誤。甚至最优秀的殖民政府长官也无法避免地傾向于过分強調，一旦实行自治，就要发生几乎可以肯定发生的行政标准的退化，而不够注重促使落后民族学习自治的必要。

英国血統的少数統治者也常提出虛伪的“自治”要求，企图躲

避国内輿論的打击并实现他們統治土人的野心。工党将永远坚持把最充分的选举权交给土人，因为某类压迫者的剝削很容易換成另一类压迫者的剝削，除非留神注意这部宪法是真正民主的。

在广大的地域上，有些民族对自治还没有准备，在这些領地內，工党認為英国政府必須对那些土著民族以代管者自居。为了充分有效地实行代管原則，英国政府应当替全部英国殖民地接受委任統治的原則。这将意味着，它将接受国联經常視察它在一切落后民族所居住的并且未实行自治的領土上的行政措施，正如其他有委任統治地的列强在它們的委任統治地目前所接受的視察一样。这必然产生这样的結論，从此在这些領土上，我們必須对一切国家遵守門戶开放政策并放弃扩大渥太华协定原則的企图。扩大委任統治的原則将发生其他深远的效果。保卫委任統治地不仅与委任統治的强国有关，与国联也有关。保守党不断为帝国国防和集体安全划分界限的企图将遭到挫敗。欧洲国家在落后民族的待遇方面提高共同标准一事，将大大轻而易举。在相当時間內，全球各地可能产生一种国际行政事务，吸收許多国家的公民但受被同样的理想所鼓舞：这个理想就是提高落后民族的生活和文化水平。

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每一英国殖民地的主要問題，是有关土地、劳动、賦稅和教育的問題。在很多殖民地区，英国殖民者搬用了最肥沃的区域，而把原有居民驅到瘦瘠磽薄的地带去。有人以为，土人本身不能很好地开发他們的土地，而管理殖民地的最經濟的办法就是讓欧洲人享有土地权，使土人为他們工作。就是这个政策，被推行到了东非洲最远的地区。当然，这是資本主义制度下一种完全自然的經濟形式。其結果完全沒有能証明这一論点。东非的生产是大大低于西非，而西非土人的土地所有权是一直被保存着的。工党将保証每个土人的家庭得到充分的土地来維持生活，并且将把殖民地的全部土地看成是主要为土著居民而托管。

土地問題是与劳力供应問題密切联系的,其实,实行剥夺土人的土地所有权,主要是为了逼使他們把他們的劳动力廉价售給白人資本家。为了同一原因,賦稅被强加在他們身上,而这笔錢只有由他們賺得的工資取得。工党將廢止这些伎俩,將課稅的目的只是为了筹划公家必需的收入。劳力迁移和工作条件的适当控制,主要將从土人受到影响的观点来考虑,而不是从公司利潤的观点来考虑。

把土产交易組織起来是为了使生产者的劳动可以得到相当的报酬。只要某些特产还被資本壟断組織所独占,那么这件事就不可能做到。

然而,工党相信土人发展的关键在于受教育。常有一种反对“受过教育的土人”的偏見,这种偏見表示教育和教会損坏了土人的品格,而这种說法的起因是由于受过教育的土人反抗压迫的能力比他的愚昧的同胞們更大些,因此他对于剝削者來說是不方便的。工党政策的目标,將准备使土人去管理他們自己的事务并达成自治。

我已經說过,工党的意图是要彻底抛掉視为英国資本家独占的剝削領域的殖民地帝国的观念。当我们考虑到促起战争的一些振蕩不安的原因,这个意图所引起的論点是极其重要的。目前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殖民領土的要求越来越厉害了。这一要求的立足点是經不起考察的。威望的論点是属于一种世界政治的观念,与工党的世界联邦的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实还与国际联盟的原則相冲突。一些事实也否定了另一种要求殖民地的根据,这种要求的根据是,假如沒有殖民地,一个先进工业国家就得不到原料产地,从而被迫接受一种低級的生活水平。德国获得原料的困难,是由于它本身的財政和經濟政策。那些沒有殖民地的国家的生活水平,如瑞典和丹麦的就与法国和比利时的一样高,或者还高

一些，虽然后两者是巨大的帝国。

然而，不装出伪善的神气，英国是很难使这些答复说服人的。工党并不相信，在各大强权国家之间重新划分殖民领土是有益的。那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处理这些证实了的不平之鸣的方法，就是一律摈弃帝国主义观念，通过国联建立一种国际原料管理制度。很明显，工党将反对把任何土著民族交给一个醉心于种族优越感并已表明完全不能公平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政府而任其恣意摆布。

印 度

现在剩下需要我們考虑的，是那些本身具有文明而在多少世代以来受着英国控制的国家。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工党从来充分承认印度民族有管理自己的权利，但它也认识到，关于在一个有多种不同语言、种族和信仰的民族的大陆上发展自治制度所牵涉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英国的长期统治已造成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特殊部分的印度人民已经获得了很多权利。英国放弃统治而不关心这些权利是否会得到人们的尊重，是不对的。“印度人的印度”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它在人类生活中有什么意义。把印度农民和工人交给他们本国的资本家和地主去剥削，并不会带来特别的好处。民族主义是一种以重大的自我牺牲和理想来维护的信条，但是它可能庇护阶级统治和对少数民族的不容忍以及经济剥削。

在考察印度和缅甸的宪法地位的全部过程中，工党人员始终明了民族主义的本身是不够的。他们总是企求赋予印度人民群众以一种潜在的权力来用政治行动改善他们的经济情况。他们坦率地承认，一个贫穷而文盲的民族未必能逃避富人、特权阶级和受了教育的阶级的剥削，但他们仍坚持给这些人民以前进的可能。他

們也認識到，一个外国种族不可能克服那些与印度人民的全部思想观念密切关連的社会和經濟罪恶。只有印度人民本身能够救自己。他們得到进行自救的充分机会愈早就愈好。同样的看法也可应用于問題容易解决得多的緬甸以及大英帝国的其他某些地区。

总之，工党必須处理有关大英帝国和联邦实际生存的問題，因而將設法在这个区域，如在其他地区一样，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則。在地球的龐大区域上有一个共同的主权的这个事实是有益的，假如这种統一只是走向更大統一的初步。对未来世界和平有絕大利害关系的問題，是如何把白种、黑种、紅种和黄种人的利益調和起来。工党将大无畏地把人类一家的原則运用到这个問題上来。它不承認白种人在这个世界上享有长子繼承的权利。它主張为了全体人类的利益必須开发世界的資源，并主張亚洲民族的生活水平必須提高，而不能使之永远处于欧洲、美洲和澳洲人民的生活水平之下。

第十章 工党与国防

在前一章里，我已經討論了工党关于外交事务的态度并且討論了和平主义者所处的地位。我已經指出，工党虽然主張完全廢除一切武装部队作为終須达到的理想，但并不贊成一种以身作則的裁軍的政策。它并不相信，这个国家廢除它的一切武装部队將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有效的貢獻。

工党虽然承認在目前的世界状态中，我国需要对防止侵略所必要的軍队作出貢獻，但本身是深深爱好和平的。它認為一切战争都是罪恶的，只有在想免除一种更大的罪恶的情形下，才容許使用武力。然而，过去在某些社会主义者中間有一种傾向，認為甚至想了解国防問題也是有些錯誤的。我本人因为提議要增强我国国防防务效力甚至受到責难。向我写这种信的人，似乎有一种糊涂思想，以为一支无效力的軍队多少会比一支有效力的軍队的罪恶小些。我相信，工党男女党员应当了解現代化战争的意义并应决定他們对国防問題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軍备是政策的一种表現。需要有怎样的武装力量，是由这个政府在国内外所奉行的政策来决定的。一个政府如果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那么在一个利用暴力手段是非常例外情况的国家，这个政府就只需要一种微小的軍力作为維持它的权威的最后一制裁。然而在有独裁制度的地方，那里的政府必需时刻准备充足的兵力防止本身遭到暴力推翻，因为在一些集权国家內唯一的变革方法就是武力革命。在我国，法律和秩序是由一种非武装的警察部队来維持的，虽然有皇家武装部队作为后备力量，但多少年来极少使用。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視这个事实，就是說当一

个政府遭受武力挑衅时，它必须准备使用最后的手段保卫它的权威。工党政府如果面对着一一种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情形，就必须动用在它指挥下的一切部队保卫民主政体。因此，它有责任注意：在最后时刻它的权力所凭借的武装部队是忠心的、效力高的和数量充足的。这个政府，作为这个国家的宪政政府，在对抗任何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企图时不仅将受到自己的实际保卫者的拥护，而且会受到一切奉公守法的公民的支持，这是个事实，但它并不意味着这个政府免掉了关心政府要有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的责任，而只能影响必需维持的武装数量。大不列颠也是联邦国家的一员，也是一个大帝国的一部分。多年以来，它是维护整个内部治安的兵力的主要贮藏所，而这个帝国包括着每个文明阶段的各种人民。再者，帝国警察任务所需要的武力数量，取决于这个政府在帝国各部分依赖人民同意的程度，此外，它还决定于帝国各地人民的守法程度。如果在英国威力保护下生活的人民容易受到野蛮民族侵袭的地方，而这些野蛮民族只能由他们认识到英国威力的存在才受到约束，那末，英国政府突然从那里放弃保护责任必定大大背弃信义。大不列颠的国防问题，单从内部安全的观点来看，就有维持武装部队的必要。

我已经在别处讨论过工党关于殖民地、委任统治地和保护国的政策，这个政策和对一切领地的逐步扩展自治这个措施将趋向于减少只留作应付紧急事变的中央后备军的数量。用于对内的军备数量，和用于对外的一样，将决定于政策。

不论这个政府的政治面貌如何，保卫大不列颠、大英联邦和大英帝国以抵抗外来的侵袭是政府的责任。怎样确保这种安全，主要取决于政策。假如英国要遵循帝国主义政策，并由此要求把四分之一的地球留为自己利用和自治领利用，而将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排除在外，那末我们就必需拥有庞大的军队。在我看来，采用

这一政策是純粹的无政府状态。工党完全拒絕那种帝国观念，由于存在这个观念，世界在各大强国之間分成了界限分明的强国領土和势力范围。它拥护一个世界联邦，并贊成由全人类享用这个世界的资源。

我不相信遍布世界各处的英国屬地能够全用本国的准备来保卫。英国从未单独打过一場大战。从国防观点来看，孤立政策是絕望的。工党也拒絕同盟和均势的政策。它坚决主張通过国际联盟求取集体安全。

时常有人企图对国防和集体安全加以区别。他們建議，政府必須保卫它自己的領土，然后，作为一种額外的預防，签订一个保障集体安全的协定。依我之見，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謬論。我不相信我国能孤立地为自身提供防卫。唯一可能的安全保障是通过放弃侵略并将許多国家密切地团結在一种互助的协定中，这一协定将絕對保証立即得到救援。如果在这个集体安全的联盟組織內提供充足的兵力，那么侵略就不会产生。但是很明显，这种方法如要发生效力，就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对任何盟国的一切侵略将被視为对全体盟国的侵略。

再者，許多人似乎还有一种观念，認為大不列顛的安全可以用集体协定来保証，而大英帝国的安全則必須单独留給英国军队来保卫。我不認為这是实际可行的。对大英帝国或大英联邦的任何部分进行攻击，必然会牽連到大不列顛。这种进攻，只能由一个或几个主要强国来尝试。进攻决不能孤立。因此，其結論是，在任何集体安全的計劃中，大英帝国必須作为一个单位来参加。当然，各自治領有权决定它們自己的行徑，但是，如果它們不加入这样一个联盟并超出这个联盟的义务范围去另行訂立条約，它們就会同时削弱它們自己的保卫力量。大英联邦各成員国提供的互助由于在国际联盟更大团結单位內的合作而更行扩大了。

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才相信一种有效的集体安全协定必须是无所不包，以便使全体成员防御一切侵略行为。工党的政策是把委任统治的原则推广到所有的英国殖民领土上去，这一政策自然会把这些领土置于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我已经说过，一种集体安全联盟的武力必须充实到足以防止侵略行动的发生。所需有的数量当然取决于一些潜在侵略者的力量。大不列颠自然会分担为抗拒侵略所必需的兵力。

工党早就承认这点。它从未象它的政敌所提示的那样，追求一种牺牲别人的卑贱的安全。实际上，保守党政府或“联合政府”关于英国军备水平所提出的议案，历来都是以本国的防务需要为理由，而丝毫没有涉及到国联体系中其他国家所能协助抗拒侵略的武装力量。真实的情形是，迄今为止，英国政府从未企图去实现集体安全，而他们的专门顾问总是用孤立的国防观念来思考。

如果只把各国分立的海陆空军的数字加起来并将这个总数与可供潜在侵略者随意使用的兵力作个比较，我们还是无法获得集体安全体系所需要的兵种数量。假如我们不考虑地理的分布情形和动员的时间因素，这种对比是幻虚欺人的。如果缺少战略上的协调一致，一种表面上更强大的兵力实际上可能还不如一支数量较小而指挥统一的敌军。国际联盟成立以来的弱点是，它从未切实考虑过组织武装力量作为对侵略者的一种制裁。这个联盟是由许多各自追求本国目标并指挥着纯属本国系统的军队的国家组成的。假若我们想建成一种真正的集体安全制度，那末个体就必须更进一步地服从整体。正是由于明了许多国家的兵力太弱不足以保证和平，工党才拥护这种建立国际空军警察部队的政策。不论人民是在瞻望一种终极到来而无所不包的世界合作联邦或只考虑目前如何加强国际联盟的力量足以阻止侵略的问题，我相信一件最紧要的事是，必须统一指挥国联盟国的兵力。当前面对着法西

斯侵略者的民主国家的弱点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力量差。相反，甚至今天它们实际上是比较强大的，而在潜在的战争力量方面更是不可估量地远为优越——就是说在人力和物力的资源方面比侵略者丰厚得多。非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掌握着战争物质供应量的绝大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了经济因素的巨大重要性，这种因素曾经在事实上决定了这个战争的结局。现在只因缺乏团结，才使爱好和平的国家显得懦弱。我在上面已经表示过我的信心，我国的社会主义政府能够重建国际联盟并使它成为一个争取世界和平与世界繁荣的工具。它也能够将国际联盟加强到足以抵抗一切侵略，因而提供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条件。获得政权的工党将必须处理它所察觉的现存事务的状态。它的军备政策将取决于它的外交政策。前者的成就越大，走向世界裁军的进展就会更加迅速。

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应该施用什么普通原则到我国国防军的组织问题上去。我们必须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以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准备我们所需要的武装部队；第二，如何保证皇家部队与本国保持最密切的接触。从有联邦组织以来，我国曾经特别提防，不让军队有任何可能的行动来对付人民。陆军年度法令(Army Annual Act)就说明了这个国家时常有一种把常备军看成是自由的潜伏的敌人的猜疑。实际上，除了唯一的克拿事件(Curragh Incident)以外，在英国从未发生过军队企图采取一种与当日执政政府相反的政策事故。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工党一旦执政，皇家部队可能有任何变动的情形，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发生下列情况的理由，我们不必尽力留意军队的组织不使它形成一种对民主政治的潜在危险。

国防的组织

国防军队的组织，是本国地理和历史的产物。它的岛屿地位

使它优先考虑如何維持海上的控制权，因此造成海軍比陸軍重要。历史事件却导致了軍隊服从文职官吏的关系。

这两种因素产生了这个事实：皇家部队除了极偶然的情形以外，历来都是在志願的基础上募集的。我国国防一直是依賴一种职业性的海陸軍，和最近又增加了职业性的空軍，那些不受酬的志願队伍則构成第二綫后备軍。武装部队从来就是放在多少不受人注意的地位。我国从未軍国主义化。在另一方面，軍隊也从未經過民主化，而大多数的軍官一直是从比較富裕的階級中吸收来的。在英国被卷入过的战争中，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外，主要是由职业軍人进行战斗的。我国从来没有为了战争进行过全国总动员。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才第一次动员了全国的力量。那时我們認識到在任何大的战斗中，全国都会卷进去，并且战争的胜利不仅依賴軍隊，而且也依靠后方的經濟組織。

职业陸海軍人在心里习惯方面，大部分是依賴旧傳統而怨恨新改革的。在和平时期尤其如此，这时候高級統帥部的幕僚尽是老年人，而这些老年人的观念是根据过去的經驗形成的。这些人除了保守思想，还有职业利益的打算，因为他們的前途会受到新变化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发生的情形，就为这点提供了絕好的例証。他們不遺余力地要恢复战前的地位。各軍种都企图建立自己的自治权，并遵循自己的战略政策。然而空軍威力的出現，早已改变了整个国防問題。目前英国已处在一种极易受到損害的地位，并且容易受到空襲，这种空襲可能意味着在警报后的几小时內就要灾禍临头。战前防御战略的全盘基础早已改变，但迄今在国防准备中还看不出認識这点的迹象。三軍大臣們在支持他們部門的撥款預算时所发表的演說，很可能是在平面战争的时期写的。海軍还繼續被視為第一道防綫，并得到大部分的撥款。三軍都是独立的，尽管有某些花言巧語的吹噓，三軍之間从来沒

有过真正的战略上的协调。在国际裁军会议上，三军的专家各自维护本军的利益。从事重整军备时，一切的增加主要是属于数量的，而非质量的。整个计划似乎只是就大战结束时复员造成的现有结构增加一些项目，而没有根据新情况进行规划。

工党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打破三军互相排斥的局面，并建立一个真正的国防部和一個根据三种因素考虑问题的训练有素的参谋部。工党将要根据国防问题把各种军备的数量和它们的分配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这个数量必然受到我们所奉行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但是，国防并不只是一件供给一定数目的战士和作战物资的事。重要的事是如何维持军民的士气，因为现代战争的情况是全体平民都处于被侵袭的危险中。国防也要求把全国的經濟资源动员起来。

由此得到的结论是，最高国防权力必须由文职官吏掌握，而职业军人必须明了文官政府所须应付的问题。组织一个国家的国防，要包括对它的资源的策划。

在现代战争的需要中，既有一种巨大危险，也有一种大好机会。所谓有危险是唯恐在组织全国防御和安全的借口下，自由可能被毁灭，而产生社团国家。危险越大，说服人民接受种种限制的机会就越多。在另一方面，这种情势的明显需要，是要实行有规律的计划以代替混乱的竞争。实际上，这意味着采用大部分的集体主义，而坚定地废除既得利益。正是在这里，资产阶级的政府崩溃了，因为这些政府是以私人利益为根据的，而这些私人利益却把利润放在另外一切东西的前面，并将国家的急需当作本身发财的机会。因此资产阶级政府所定的计划带有极大的危险性。这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压制个人的公民权和在工业中的工人权利。这一政府将被私人利益所控制，尤其是那些对军火生产的主要负责者。将会有自上而下的强迫服从纪律。在自由和民主的名义下，自由

将受到压制。

与此相反，工党政府将接管私人的武器和军火制造业，而它的组织基础将是一种由人民自愿强加在他们共同关怀的事情中的纪律，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为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受剥削。工党政府所实行的计划，将不是只为了得到有效的战争机构而强加在人民身上的一种东西，其目的是使全体人民获得可能的最高的生活水平；但这样的计划在战争果真到来时，将附带地使我国对抗战争情势的能力更为加强。一个国家必需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国民应当是体魄健全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甚而从未这样聪明地认识到流汗苦役的情况意味着一个三等国家。第二个重要的条件是国民应当有一股高涨的士气。如果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那么这一条件是无法得到的。当既得利益被容许占有比国家需要更优先的地位时，就无法获得充分利用国家的资源。根据战略和社会经济的观点去布置工业区意味着一定的规划性。交通运输这一重要部门，必须由公家管理下进行调整。食物生产的组织和对进出口贸易的控制，在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证明是必要的。

军火制造的国有化

军火工业的国有化，是工党政纲中最重要的条目之一。在工党行列之外有许多人相信，在军火方面牟利的勾当应当杜绝。他们本能地反对私人从出售战争武器中获得利润的那种观念。近年来，有些公司在猎取军火定单时所采用的手段也被揭发了而且产生了摧毁性的效果。人们发现，国外的生意是经过对重要人物的一一贿赂而进行的，并且为了制造对军事装备的需求，有时故意煽动战争恐怖气氛。由于篇幅关系我在这里不能充分讨论反对私营军火公司的情形。但我想，毫无疑问，这些事实大部分已被证明。其实

只要那些控訴的一部分被証實了，我們在道義立場上就有一種迫切的情形，要求把軍火製造踢出私人牟利的爭逐場合。

許多人都非常同意我的意見，但還有所爭論，他們不相信國家能夠有效地製造軍火，並且說為了確保我們可以獲得一切需要的軍火，有時忍受一點良心的刺痛還是值得的。然而，這種論據，根據上次大戰經驗的啟示，是經不起仔細考查的。那時，私人軍火公司常常不能履行它們的合同。甚至它們履行合同時所索取的代價，是毫無理由的。總之，當事態發展到了緊要關頭，國家把軍火製造商的要求加以實地考驗時，就發現它們並不能在戰時迅速和有效率地擴大生產，而這一點是所謂它們和國家軍火工廠對比時的最大優點之一。還有一點，我們發覺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毫不猶豫地利用國家對武器的急需而勒索過苛的高價，這種高價僅在政府進行了嚴密調查後才被降低。

被人用來反對軍火工業國有化的另外一個論點，就是我們非常難于切實說明“軍備”究竟是由什麼東西構成的。這種論點喋喋不休地說，在這個年頭，幾乎所有的東西包括食品、衣服，還不說鋼鐵，都可認為戰時國家裝備的一部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些“軍火”。雖然這一論點可能有一點表面上的真理現象，但我想答復，第一點，法國政府最近接受了很大一部分軍火製造公司。他們好象把“軍火”一詞的解釋僅限于那些專為作戰使用的物件。確實，他們的解釋是這樣的嚴格，以致在某些情況下，法國政府只接收了某工廠的一個部分而將其餘部分留在私人手中。然而即使情形如此，法國政府現已以人民名義成為很大一部分軍火工廠的主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施耐德·克羅索(Schneider Creusot)公司。

但是，這一特殊論點並沒有對我有多大影響。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我認為國有化所包括的範圍應該遠遠超出軍火公司的界限，如果有少數公司按照嚴格的分類不應劃歸軍火製造業而被政府接

收了，我也完全不觉得后悔。主要的是要一劳永逸地把这种拿人命发财的污点从我国扫除净尽。

民主化

在作战部门的组织方面，有两点必要的因素：运用常识和民主化。在上次战争期间的一切庞大浪费中，有两个例子特别突出：第一，人命的浪费，这是由于常识和成见发生冲突时拒绝运用常识。第二，国家脑力的浪费，这是由于把参谋人员的任命限于正式军官从而不能使用现有的头等人材。很少有人否认，在战前陆军中，有才智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猜忌。正统思想是准则。高级指挥部对于将来所要应付的问题需要一种非常远大的眼光来解决。只了解纯属陆海军的问题，是很不够的。现在的战争牵涉到国家的每一活动，而军官与在其他部门工作的公民接触愈多愈好。最需要的是，必须有广泛的机会来讨论和考虑那些瞬息万变的国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日有新颖的思想能力的军官很少能在军中服务很久。

把军官干部限于一个社会阶级内，就缩小了选择的范围，并且具有如上所说的显著的政治危险。这种限制还会加深官兵之间的鸿沟。这并不是说军官和士兵之间没有好感，而是说，他们之间有一条阶级区别和生活方式的广阔鸿沟，阻碍着士兵的提升。有才智的军官了解，战争的情况已经大变。由上层阶级军官领导着的成群结队的愚民的旧观念已经过时了。今日的要求，是每个战士必须作为独立的个人而行动。他要变成一个掌握复杂机械的、有高度技能的技师。在现代战争中，没有愚人回旋的余地。要改变士官干部的基础，不是一件容易事，而且必定需要时间，假如在变动期间不让现存机构停止工作的话；不过，一个工党政府一定要着手使三军民主化。我相信，人们将发现工党政府在三军军官中

获到一种出人意外的热誠拥护。

我們应作出一个开端，坚持使所有的軍官都从士兵中提拔并使三軍将士都要經過行伍出身的途徑。有些軍事学院，如伍尔威池(Woolwich)、山德赫斯提(Sandhurst)、克兰威尔(Cranwell)、达提福德(Dartford)应由行伍出身有出息的青年补充，选择的標準是根据他們的才具，而不是根据他們的階級关系。訓練方法應該确实依据大学的方法。軍官和士兵的关系，應該更接近一些。世襲的社会等級障碍必須消灭，而在操場外应有同志般的友誼。軍人餐厅和軍人病室不应作为軍官俱乐部的附屬物。一个在役軍人所得的軍餉應該足以維持生活，在复員时有轉业的期望，并在退休时有充足的养老金。可能有一定数目的不能适应新环境的老軍官要退役，同时提升一些头脑更灵活的年紀較輕的軍官。这件事的本身对三軍有莫大的裨益，因为目前的趋势是較高級的位置都被一些思想落后的人据有。假如条件安排得好，我相信这一变动不会有大的麻煩，也不会因为政府的政治主張而发生不順从的問題。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应企图誘导三軍人員采取特殊的政治观点。再沒有比政治上的陆海軍上将更糟的了。在爱尔兰自治法案发生爭論时期，人們对保守党最主要的公共控訴就是，他們容許他們自己賂买陆軍的忠順。战斗部門應該容納各种政治观点的人們，这些人是以公民資格持有这些观点，但是，如文职官員一样，他們不得讓自身的党派关系与他們对任何执政政府的忠誠服务发生冲突。

皇家武装部队在思想見解上应当尽可能地与平民接近。它的成員們不应是一个脱离其他国民的团体。相反，應該保持最密切的接触。

公众利益常常意味着私人的无辜遭殃乃是資产階級政府必然的附帶物之一。工党政府遵从一个成功的和平外交政策，因而

迟早会削减它的军队。三军全体公务人员决不应有任何被裁人员因整批遣散、缺乏生活上的安排而受到苦痛。这里再次表明，只有一个奉行为了全体利益利用国家资源的社会主义政策的政府，才能有效地处理这个由于裁军剩余下来的人员问题。

如我以上所说的，一个工党政府在组织国防军时所根据的基础，是确定不移地要通过国联、提供维持和平所必需的武力。因此，它不是从事于组织国家的、而是组织国际的防御武力。它将努力废除国家的军队，而由国际警察部队来代替。

国际警察部队

我主张，工党政府必须立即倡议在国联组织一支国际警察部队。既然在国联组织背后的武力是由许多不同国家的陆海空军所组成，就会有真正不利和平的势力。负责指挥国家部队的人势必在极大限度内根据国防观念去思考和策划。他们必须养成并保持一种民族的士气。工党政府必须努力培养一种对和平的高度忠诚并建立一种有国际眼光的部队。在这里我没有充分篇幅发挥主张建立国际空军的论点，或者纲领式地叙述组成这支部队的办法。在制定这种发展计划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我只能说，我决不相信这种国际空军的计划是神怪幻想。我认为它具有高度的实践性。我相信，即使只有少数国家在这方面采取初步行动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与此同时，必然是民用航空的国际化。我相信，一种真正的国际航空事业的组成可能是促成国际感情的一种最有力的因素，如果这件事是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进行的话。假如世界上最有威力的进攻武器是由许多国家抽调来的军人掌握着，而这些军人在工作中又产生了一种基于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的同仇敌愾的精神，又假如这些重大的国际运输业务也脱离国家的控制，这将是一种对国际和平所采取的真正建设性的步骤。这个世界将不

仅获得一种伟大的公共服务事业，并且还会培养出一批对全人类无限忠诚并超越对国家主义的比较狭隘的忠诚的干部。

同时，在目前处于反对党地位的工党，必须面对今日的实际情况。关于党的态度，现在有许多误解。工党反对联合政府只堆积庞大竞赛性军备以谋取安全的政策。工党只能容忍作为拥护集体安全政策所需要的军备。它充分感觉到由于法西斯列强的侵略政策在今日欧洲所造成的危险，但是它对资产阶级政府反抗这些法西斯列强的决心毫无信任。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个政府所奉行的政策，是企图玩弄一种以维持势力均衡为根据所搞的同盟老把戏。如果说，现政府所做的是为国防所需要的那是过去的武断之词。我不相信参加武器竞赛将会带来安全。相反，我认为这件事将直接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

因此，工党一直坚决反对这个政府的重整军备政策，其理由，并非是以我国两年前的军备水平在今日仍然是够用的，或竟认为目前的扩军规模并不过度，而是因为缺少任何健全的外交政策的情况下，我们无从知道扩充军备的规模应当是怎样的。把其他列强所作的作为规模的标准，只是参加军备竞赛而已。

然而，反对一种军备计划并不是否认任何军备，正如反对内政部的政策并不涉及撤销公安部队的问题一样。受到大多数选民拥护的政府，是有权推行它的政策的。一个反对党将竭其所能使选民相信这个政府的政策是错误的。再进一步，我们就会进入革命行动的范围。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在什么情况下，非宪法性质的行动是合乎正义而情有可原的。这种场合可能出现在至少少数人竭力反对大多数人所奉行的政策是正义的和必要的时候，但是，如少数人相信某种政策是错误的，就坚持说他们有权阻挠这一政策的实施，这种坚持是不民主的而且会导致社团国家状态的产生。

工党将继续反对现政府的军火政策，因为它相信这个政策是

錯誤的和危險的。它将反对在保卫国家安全的口实下毁灭民主和自由的一切企图。它将毫不含糊地向政府表明，只要政府奉行軍事同盟和势力均衡的政策，战争胜利所必需的全国团结就不会出現。

第十一章 展望

我現在以回想的態度來看工黨。我已略為談到它的起源以及產生它的力量。我已描述了它的組織，討論過它的內部一些困難，指出了它的原則和最後的目的，並且比較詳細地論述了它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將來是怎樣呢？眼光看得很遠是不容易辦到的，而預言則是很危險的。我們正處在一個迅速變革的世界。無限的善與惡的力量被解放出來了。新生的一代即將全力參加將來世界的形成，這個將來世界所服從的影響與我們這一代男女所經歷的影響大不相同。很可能，我的預料沒有考慮到我所見的社会習性的變革的影響，並且我對過去的事例看得太重。然而還必須試作某種預測，如果僅僅是為了最近幾年的話。照我來看，文明世界的將來懸之于均勢，而我國人民有權起決定性的作用。

我並不相信我們所面臨的唯一選擇就是接受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我並不以為不列顛必須遵行莫斯科或柏林的道路。那兩條道路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點。它們的道路都是筆直的，狹窄的和人為的。它們穿過人類的圖景而很少在表面上留意图景中的外形或者以往演成的地方的優美。沿着這兩條道路走的人達到很高的速度，並且看不上老式的曲折道路。因為那個原故就有許多不測之禍。高速度可以給控制機器的人以巨大愉快，但是這對被迫前進的人是意味着無限的不舒暢。真正的問題是走完了路程的人將達到什麼地方？自然，如果他們真能達到的話，那麼在路途上就有可怕的災難的巨大可能性。人們也可能問：當行路的那些人走完這條道的时候，他們將處于一種什麼樣的情況？人們對這個問題不能作肯定的回答；不管人們考慮旅行者是在走莫斯科的大道

抑或走柏林的大道。

关于极权国家，无论是仿照法西斯形式或共产主义形式组成的，我已经发表了反对意见。因而，在这里我不想重提。我并不以为在人类发展的阶段上，极权国家是合于理想的或必需的。依我的看法，极权国家并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退步。它被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不成熟的人民所奉行。他们未体会到这个事实，即进步文明的主要条件就是容忍，并且对于许多问题有不同意见的男男女女能以和平而协调地生活在一起的社会比起一切必须遵照独一无二的定型社会是较高的形式。极权国家的成就是靠使用武力，而它的继续存在也需要使用同样的方法。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是，一切通过警察的服务。只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就无自由可言，而在这种情况解除以前，俄国的经验将不能吸引不列颠大多数的人民。

我以为，使不列颠人民有宽广的容忍和自由，同时允许他们对于重大问题抱不同的意见而仍可以友好往来继续一起生活，这是不列颠的力量，并不是弱点。要把这个社会变成一个事事服从无情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乃是一种后退的步骤。在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东西时，我相信，我国能够给世界提供一个范例，即社会本身如何能适应各种新的情况并能在不破坏其继续性和免除暴力和不容忍的情况下以新的原则做基础。在过去，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避免了其他国家内战所造成的大量伤害。如果认为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也必然在我国发生，我以为，这是误解历史。在过去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以为不列颠的特征是，在仅有的产生军事独裁的场合，独裁者还是继续为容忍而奋斗并不断地寻求自己摆脱专制权力的负担而且要回到宪法主义的途径。克伦威尔之为英国人就和墨索里尼是意大利人一样。

我以为各国国民都愿紧密地遵从他们的国民传统。意大利常

常成为党派相争和人权剥夺的竞赛场。法西斯主义的策略对于教皇党和保皇党的后代来说是毫不新奇的。军人专政成了德国历史的一种特色。俄国是否要回到它长期忍受的专制政体，还是一个疑问。我相信，不列颠将忠于它的传统，并且虽然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但必要的变革将不必通过流血和暴力来取得。不列颠人民有天才来改革旧的制度并使之适应新的目的。我以为，过去所遵循的同一过程应适用于将来以变革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我相信，工党就是实现这种变革的工具。工党是典型的不列颠人，它曾显示过它有适应新情况和新目的的能力。在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代表几乎全部有组织的工人的党。它的纲领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后来，它发展成为一个全民的党，对一切人敞开大门，并且有一个包括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政策。在早期，如果说因为它的呼吁范围太窄不能渴望执政，这可能是适当的批评。在今天来说，这个批评就不正确了。它从社会各阶层男女所取得的力量日益增大。它的权力的成就并不依赖拥护者的量的变更，而是依赖他们的质的变更。它必须使千百万依恋资本主义的工人转变过来相信工党。它必须劝告各阶层基本上靠劳动为生的许多人，使他们知道真正社群的利益是建筑在共同友爱的服务上而不是在分得利润上。

我相信有日益增多的人，虽然比较来说是小康，然而深深不满资本主义制度。有些技术人员和业务管理人觉得他们的努力只是受到阻挠。当他们发明新的机器或对生产作出改良时，他们除了不见效果外就往往发觉他们的劳动结果使许多工人失了业，而他们所增加的生产常常因购买力的分配不当而不能被利用。

大家还有一种认识即在现代的大规模工业中一个人要成为自己的主人，机会是很少的。他只适于作一个公司的仆人。他认识

到他还可能为社群服务而不为一些图利者服务。在经济严重衰退时私人企业所表现的特别不稳定使得为国家或市区服务的前景更为引人注目。但是我以为，驱使这么多处境较好的阶层的个人投入工人队伍的比较有力的动机就是资本主义的不道德和不正义的基础的实现。社会的良知今天在大声疾呼。如果说以前社会的良心使善良人民发出慈善，现在则引导他们去查考产生不正义的制度。如果说以前他们满意于处理结果，现在他们要设法消除其原因。

事实是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的队伍由于那些对这种制度失去信心的人的脱离而不断地缩小。其中有許多人投奔了工人队伍。然而有很多公民不能放弃他们以前对资本主义的支持，仍然惧怕接受社会主义及其一切含意。我相信，他们将逐渐认识到是无选择的余地的。目前他们的踌躇不定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成见，另一部分是由于误解。

工党的任务是把这些仍然踌躇不决的分子争取到工党这方面来。要做到这一点就牵涉到工党本身的容忍性。依我看来，为了吸引那些不能充分接受社会主义信心的新的参加者，并不会冲淡工党的社会主义的信条。相反，我相信只有明确而勇敢的政策才能吸引他们的支持。这不是宣传所需要的一种软弱的自由主义，而是用易于被人了解的语句坦率地说明充分的社会主义信心。

我并不相信在工党组织方面有重大变革的需要。它的基础必须仍然是建筑在有组织的工党党员身上。有人抱怨工党被少数工会官员所把持，这是不正确的。工党的组织是民主的。一切人都可取得个人的党员资格。我预测，在将来的几年中个人的党员人数将迅速增加，这甚而将使地方工党比今天受到更大的影响。我希望工党继续成为群众的党，而加入队伍的那些人将接受民主政治的条件和纪律。在工人运动中沒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一个皇家道

路发生影响。

工党是它的成员所组成的东西。

工党的将来依赖两件事——它赢得我国政权的成功，以及它在取得政权时利用政权的方法。

我确信政权的得到在不久的将来是可能的，如果党的每个成员在促成转变时各尽一分力量的话。国家在预备大步前进。广泛而积极地反对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实际建议这件事，并不是今天有，而是在我初次投入工人运动时就有。大多数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已习惯了国家的指导。他们看到公共所有制和公共管理的原则适用于大企业，如英国广播公司，伦敦旅客运输公司以及邮政局。“社会主义的”这个词已失去了它的许多可怕性。只要对社会主义的信条加以简单而明确的解释，各阶层就有参加的。然而这并不是说，这就没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去做了。取得成功的路途上的阻碍是可怕的。

在考虑将来时，要很好地认识到反对工党的实力。其中最强大的，就象它一贯的那样，是大多数人民缺乏意想。这不是那些已看见曙光的人所能认识到的。他们很清楚地体会到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发展。他们追求结果的基本原因。他们知道，在社会主义他们有一把将打开较好世界宝库的钥匙，但并没有认识到这么多人无力看到他们日常经验的狭窄境界以外的事。在广大人民看来，一切存在的东西就是一串事实。他们决不企图把这些事实与相应的理论联系起来。许多热诚的宣传由于不能体会通常选民的心理而归于浪费。

在近代生意里，最发达的艺术就是贩卖人的艺术。无论是专卖药品、汽车、保险证券，抑或是报纸，都无关重要，但那些关心自己出卖事业的人必须细心研究与人接近的正确方法。在今天的世界上，公民从早到晚受到目击耳闻的不停的宣传。用这种或那

种方法无非是使这一切宣传在人的心中发生效果。无线电、电影、以及高于一切宣传品的报纸都是巨大声势的工具。它们代替着书籍、说教和演说的旧式媒介。它们形成正在生长的一代的心理。这些工具都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站在那些支持社会现状的人们这一面。它们造成一种气氛为社会主义者很难侵入。在习以为俗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对于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家庭成员作必要的安排是困难的。他必须对他的一切概念作一次革命。他必须克服阶级成见，这个成见是象呼吸空气一样自然形成的。这种气氛是资本主义制度抵抗它的攻击者的第一道防线。但在大选时，这一道防线还可巧妙地用各种能以利用的宣传工具来加强。由此可见，在宣传艺术上所用的大量金钱和大量有技巧的专家是消耗很大的。售货员的艺术有许多是靠一贯不断地重复。半真半假或颠倒是非的谎言能在期刊上重复百遍并且能在许多有吸引力的假面具下出现，所以只有那些真正严肃地想过政治问题的人才能武装自己以抵抗它的袭击。

另一种被用来反对工党的强力就是恐怖。每届大选，都有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普通人散布恐惧气氛。有时他们被“俄国共产主义的恐怖”的景象所吓倒。在另一种场合，由于有人散布流言，他们就为其储蓄的安全而发抖。有人无耻地利用大战爆发可能带来的危险来劝选民为“安全第一”投票。凡不能利用特殊威吓的地方，就仍利用一般引起胆怯的宣传。他们向选民说，老法子比较安全，进行新的试验是危险的。这种说法对于一个生在具有多年发展的文化的国家的人民是极端有效的。一个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大规模的企业，并有经济地位的稳定对适度的舒服开着大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寻找可靠职业的趋势比在落后国家或在那些冒险精神仍然活跃的国家里要大得多。一个人具有一个分期付款购置的城外别墅并有每周三镑十

先令的固定工作，用不着告訴他，除了鉄鏈之外他將一無所失。可能他有鉄鏈，但是他抱着不放。

最后，人們必須面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說要走很长一段路程以后我們國家才能洗淨仍被广泛接受的势利行为和中庸理想。不列顛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資本主义者階級并且大体上說來这个階級也是最聰明的。它未必采取其他国家所用过的生硬而未成熟的方法。一般說來它过于聰明，而不肯很明显地暴露思想或伤害人类的情感。它利用改良、和平民主的語言，并且达到它的目的，所用的方法并不是用玩弄人类最坏的直觉的戏法而是对中庸小康之人說：要实现他的一切最高理想不要走改良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道路，要走其他的道路。

大胆面对反对工党成功的实力是对的，因而无需夸大这些实力或低估工党成功所在的影响。我相信不可能敌当这些趋势，因为它们正日益使計劃社会成为必要并且使一个以財富的巨大不平等为基础的階級社会繼續存在不成問題。資本主义是明显地要失败的。經濟衰退的一时恢复給資本主义以短促的新的寿命，但下一次的經濟衰退比前一次更为深刻。工人的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使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容易完成。大量生产的发展正趋于打破社会习性的关口，而这种习性被用来作为階級差别的最强大的支持者。一向屬於支持现状者的信心正在逐渐受到破坏。但是工党的将来首先依賴它的队伍的理想、热誠和智慧。在我国有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为了他們的信仰自願牺牲時間和劳力，这就使得工人能够不顧屬於反对派的金錢、教育、經濟势力和社会特权的一切利益而来創立一个能够爭取政权的政党。这个积极的社会主义者軍隊将在适当时机取得政权并創造他們所希望的不列顛。决定性的因素，我以为，不是領袖人物或者被認為是正統的社会主义的准确學說，它將不是特殊个人的赫赫声望。保證工党胜利的事物

将是社会主义者在他們生活中表现出他們有高度的理想并且要实现这个理想。社会主义者所做的比起社会主义者所說的更能使人受到感化而轉向社会主义。每个人在工人运动中所負担的責任就在于此。善于宣傳的社会主义者的日常行动将助长或妨碍大家所期望的成就。

比其他任何事件危害性都大的就是社会主义者之間缺乏团結以及轉入这些不和睦的痛苦。我不反对說坦白話，并且我以为在宗旨和策略上有存在真正的深刻紛歧的地方试图保持表面的团結，这是愚蠢和不誠实的，但是不必要的猜疑和人身的攻击是有利于我們的敌人的。

当工党受任选民委托的时候，仍要考虑它行使政权的方法。我确信，无论何时选民給工党这项委任，工党的綱領都必須以极大的努力和决心予以执行。迟迟不解决主要的問題是非常有害的。沒有决心和胆怯就会招致失敗。工党政府应该十分明确，它决不忍受任何东西来妨碍它执行人民的意志。在一切偉大的事业中，开始的步驟是困难的，并且决定成功或失敗的就是开始步驟所采取的方法。工党政府并无怨恨或报复的心情，而是对一切人認為正义的事物給予最大关怀，它一定坚决地根据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原則以及联合其他国家建立一个世界联邦的原則来着手重建我国人民生活的任务。



2 029 2120 4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